

1971

村上泰音著



文藝大論

洪雨軒藏版

立教大論自序

立教大論。稿成リテ印刷ニ付ス。幽暗窓下。欠氣一息。茫然トシテ坐スルユト良久ス

竊カニ願フニ。突兀艱澁ナル十餘萬言。果シテ何事ヲ論述セシ乎。茲ニ敢テ辨スルノ要ナカラシ。唯々痛ク我カ法教ノ時弊ヲ矯正シテ。其ノ獨立ヲ圖ラントスルノ赤心ノミアリテ。之レカ首尾ヲ一貫セルヲ信ス。奈何ンセシ。意長クシテ筆短キコトナ

法教家。自ラ法教ノ時弊ヲ嘆ス。豈ニ「形影自相憐」ノ感ナキ能ハサランヤ。然レトモ。否極レハ泰生ス。我カ法教ノ

時弊將々那レノ時ニマテ流行セシムヘケシ。爰ヲ以テ。現今ノ法教育家タル者。宜ク釋尊三千年ノ豫言ニ酬ヒテ。自ラ法教革新ノ重任ニ當ルヘキナリ。今マ此ノ重任ヲ竭クサント欲セハ。希クハ先ツ古往今來。法教ノ變遷スル所以ヲ察シ。且ツ内外ノ形勢ニ照シテ。永ク日本法教獨立ノ基礎ヲ堅クシ。以テ二世保安ノ大道ヲ紹隆センコトヲ要ス。予カ本論ノ施設タル。茲ニ少補アラハ幸甚。識シテ序ト爲ス

明治廿四年夏日

洪雨軒主雷澍泰音

立教大論 全一册		頁數	
第一卷 法教ノ時弊ヲ痛論ス	一	第一章 一己ニ於ケルノ弊	二十八
第一編 法教ノ運動機關ニ中心點ヲ失フ	一	第一段 自侮ノ弊	二十八
第一章 中心點トハ何ソヤ	一	第二段 自尊ノ弊	三十
第二章 公私及ヒ普通特殊ノ區別	二	第三段 情實ノ弊	三十一
第一段 公ノ運動	三	第四段 銅臭ノ弊	三十三
第一節 君主の運動ノ中心	三	第五段 摸倣ノ弊	三十四
第二節 共和の運動ノ中心	四	第六段 因襲ノ弊	三十六
第二段 私ノ運動	八	第二章 集合體ニ於ケルノ弊	三十七
第一節 首領の運動ノ中心	八	第一段 宗派の集合體ノ弊	三十八
第二節 盟約の運動ノ中心	十一	第二段 法教的集合體ノ弊	四十一
第二編 法教界中ニ妖魔ノ巢窟ヲ掃蕩ス	十三	第四編 如何ニシテカ時弊ヲ矯正セン	四十四
第一章 教団ノ荒蕪	十三	第一編 三時說ノ活用	四十五
第二章 金輪ノ辨別	十四	第二編 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教	五十
第三章 妖魔トハ何ソヤ	十七	第一章 歷史的ノ觀察	五十一
第一段 法教的守錢奴	十七	第一段 飲明ノ朝ヨリ天平寶龜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五十二
第二段 法教的投機商	二十	第一節 法教ノ上古	五十二
第三段 法教的偽英雄	二十二	第二節 古宗ノ開立	五十三
第四段 法教的無賴漢	二十三	第三節 寺塔ノ建立	五十三
第五段 法教的佞好人	二十四	第四節 佛事ノ興隆	五十四
第六段 法教的傀儡師	二十六	第五節 王侯貴人ノ信佛	五十五
第三編 各種ノ弊	二十八	第六節 名匠碩德	五十六
		第七節 外患内害	五十六

第八節 眞實未顯……………	五十七
第二段 延曆弘仁ノ頃ヨリ保元平治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五十八
第一節 法教ノ古代……………	五十八
第二節 天台宗ノ開立……………	六十
第三節 眞言宗ノ開立……………	六十
第四節 一世ノ名師……………	六十一
第五節 歸依尊崇……………	六十二
第六節 融通念佛宗ノ開立……………	六十三
第七節 僧侶ノ兵亂……………	六十三
第三段 壽永建久ノ頃ヨリ明德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六十四
第一節 法教中古ノ上……………	六十四
第二節 淨土宗ノ開立……………	六十六
第三節 臨濟宗ノ開立……………	六十七
第四節 曹洞宗ノ開立……………	六十八
第五節 普化宗ノ開立……………	六十九
第六節 眞宗ノ開立……………	七十
第七節 日蓮宗ノ開立……………	七十一
第八節 時宗ノ開立……………	七十二
第九節 俊傑濟々……………	七十二
第十節 遊世ノ誤想……………	七十四
第四段 應永ノ頃ヨリ元龜天正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七十七

第一節 法教中古ノ下……………	七十七
第二節 寂々寥寥……………	七十八
第三節 眞宗ノ中興……………	七十九
第二章 事業的ノ觀察……………	八十
第一節 折伏ニ就テ……………	八十
第二節 治道ニ就テ……………	八十二
第三節 文學及ヒ天文學等ニ就テ……………	八十三
第四節 美術ニ就テ……………	八十五
第五節 水利土功及ヒ殖産ニ就テ……………	八十六
第六節 賑濟ニ就テ……………	八十八
第七節 皇室ノ隆替ニ就テ……………	八十八
第八節 國權ノ消長ニ就テ……………	九十
第三編 徳川時代ノ法教……………	九十四
第一章 法教ノ近古……………	九十四
第二章 徳川創業時代ノ法教……………	九十五
第一節 法教ヲ行政ノ機關ニ用ユ……………	九十五
第二節 法教衰運ノ現象……………	九十七
第三節 法教盛衰ノ關論……………	九十九
第四節 黃髮宗ノ開立……………	百
第三章 徳川守成時代ノ法教……………	百一
第一節 皮相的法教ノ隆昌……………	百一
第二節 神髓的法教ノ衰微……………	百三
第四章 徳川滅亡時代ノ法教……………	百五
第一節 法教衰運ノ極度……………	百五

第二段 愛國的法教家……………	百八
第四編 世間ト出世間トノ懸隔及ヒ混淆……………	百九
第三卷 法教變遷ノ要點ヲ切論スルノ下……………	百十一
第一編 明治時代ノ法教……………	百十一
第一章 法教ノ今代……………	百十一
第二章 明治第一期ノ法教……………	百十二
第一節 明治維新ノ激變……………	百十二
第二節 神佛判然……………	百十三
第三節 神道ノ雄飛……………	百十四
第四節 法教ノ悲慘……………	百十五
第五節 宗判制度ノ廢止……………	百十七
第六節 本願寺ノ所爲……………	百十九
第七節 同盟會ノ組織……………	百二十
第八節 外教ニ對スル處置……………	百二十三
第九節 歸農歸商……………	百二十七
第三章 明治第二期ノ法教ノ上……………	百二十八
第一節 教部省ノ設置。祭教ノ分離……………	百二十八
第二節 理論上ノ平衡。教導職及ヒ三條ノ教則……………	百二十九
第三節 神佛合併大教院ノ建設。倒行逆施……………	百二十九
第四節 法教ノ一大屈辱……………	百三十二
第五節 主客ノ顛倒……………	百三十四
第六節 迂濶迷蒙……………	百三十六

第七段 無用ノ穿鑿……………	百三十九
第八段 十一兼題……………	百四十一
第九段 神佛合併大教院ノ廢止。妄見者流……………	百四十三
第四章 明治第二期ノ法教ノ下……………	百四十五
第一節 僧侶ノ食肉喫葷蓄髮ノ解禁……………	百四十五
第二節 僧官僧位ノ廢止……………	百五十
第三節 僧侶ノ姓氏。僧尼ノ族籍……………	百五十一
第四節 宗門ノ廢合……………	百五十二
第五節 僧侶ノ服制……………	百五十四
第六節 僧侶ノ身代限條規……………	百五十六
第五章 明治第三期ノ法教……………	百五十七
第一節 宗派ノ分立……………	百五十八
第二節 教部省ノ廢止……………	百六十
第六章 明治第四期ノ法教……………	百六十一
第一節 教運挽回ノ兆候。宗祖ノ謚號……………	百六十一
第二節 教導職ノ廢止……………	百六十三
第七章 明治第五期ノ法教……………	百六十三
第一節 法教ノ獨立自治……………	百六十四
第二節 信教ノ自由及ヒ制限……………	百六十五
第三節 宗門ノ紛亂……………	百七十一
第四節 公認教制定ノ可否……………	百七十一
第五節 僧侶ニ於ケル參政權ト兵役……………	百七十二

第二編 既往。現今。將來……………	百八十三
第四卷 法教獨立ノ必要ヲ概論ス……………	百八十三
第一編 東洋ノ形勢ヲ論シテ日本ノ安危ニ及フ……………	百八十三
第一章 東洋ノ大勢……………	百八十三
第一段 印度ノ滅亡……………	百八十三
第二段 安南ノ滅亡……………	百八十四
第三段 緬甸ノ滅亡……………	百八十五
第四段 暹羅ノ安危……………	百八十六
第五段 朝鮮ノ安危……………	百八十七
第六段 日。清。露。英。佛……………	百八十八
第二章 油斷大敵……………	百九十八
第三章 國家衰奪ノ謀略。法教者ノ陋劣……………	百九十九
第四章 法教ト外教トノ趨勢ノ比較……………	二百二
第五章 法教ノ郷土……………	二百四
第二編 日本ノ安危ヲ論シテ法教ノ獨立ニ及フ……………	二百五
第一章 日本ノ安危如何ン。不祥ノ文字……………	二百五
第一段 國力上ヨリ日本ノ安危ヲ論ス……………	二百六
第一節 各國ト日本トノ國力上ノ比較……………	二百六
第二節 弱肉強食……………	二百九
第二段 民心上ヨリ日本ノ安危ヲ論ス……………	二百十
第一節 道德心ノ腐敗……………	二百十一
第二節 宗教心ノ冷淡迷蒙……………	二百十三
第三節 尙ホ恃ムヘキモノアリ……………	二百十七
第二章 日本法教家ノ任務……………	二百十八
第一段 日本ノ法教トハ何ソヤ……………	二百十八
第一節 神道……………	二百十九
第二節 儒道……………	二百二十三
第三節 外教……………	二百二十五
第四節 日本法教……………	二百二十六
第二段 法教家ノ本分……………	二百二十七
第三段 法教家ノ覺悟……………	二百三十
第四段 法教獨立ノ方法如何ン……………	二百三十
第一節 法教ノ盛衰ニ關スル統制上ノ比較……………	二百三十一
第二節 日本ノ地積人口ト寺院住職トノ權衡……………	二百三十五
第三節 法教上ニ於ケル支那ト日本……………	二百四十七
第四節 内外ノ緩急。目下ノ急務……………	二百五十九
第三編 實力。擴張。團結。獨立……………	二百六十一
以上……………	

其未度者皆亦
 已作得度因緣
 自今已後我諸
 弟子展轉行之
 則是如來法身
 常在而不滅也

例言

一 本書ハ嘗テ某新誌上ニ「法教獨立策論」トシテ出版スヘキ廣告ヲ爲シ置キタルナリ時機變遷ノ必要ヨリ之レヲ修正刪補シテ「立教大論」ト名ケタルモノナレハ全册概テ總論ヲ設ムカ如キ感ナキ能ハサラン然レトモ今日ノ時機未タ其ノ具ハレルチ本書ニノミ求ム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レハ他日更ラニ別論ヲ草シテ之レヲ補ヒ且ツ其ノ區域ヲ擴充スルコトモアラン

一 本書第二卷第三卷ハ時弊ノ原由ヲ明カニセンカ爲メ日本法教渡來以降ノ變遷ヲ叙スルハ稍ヤ冗漫ノ譏ヲ免カレサレトモ凡ソ衰頹ノ世ヲ論スルニハ先ツ隆昌ノ世ヲ論セサルヘカラス而シテ各其ノ依テ來ル所ヲ審カニセサレハ能ハス以テ斯ク渡來以降ノ變遷ヲ叙述論評スルコトハ爲シタリ且ツ著者カ毎ニ最モ遺憾トスル所ハ日本法教ノ變遷ニ就テハ世ニ流布スル書多クハ記錄的略史ノ如キニ過キスシテ未タ其ノ神髓的ニ論評セシモノヲ見當ラズ殊ニ明治初年頃ヨリ同十二三年頃ニ至ルノ法教ノ形勢ノ如キハ其ノ星霜尙ホ淺キニモ拘ラス其ノ時勢ノ真相ヲ論評セシモ

ノナキカ故ニ今日ヨリ之レヲ願レハ茫乎トシテ猶ホ夢ノ如キノ感アリ然ルニ老者ハ既ニ逝キ幼者ハ之レヲ知ルニ由ナキニ至ラハ此ノ文事殷盛ノ世ニ於ケル法教時勢ノ真相ヲシテ後世ニ傳フル所ナカラシメント欲ス而カモ偶々傳フル所ノモノアルカ如キモ唯々表面上記錄的ノ書ニ過キサルカ如キハ願フル遺憾トスル所ナリ著者當時年尙ホ少未タ其ノ真相ヲ實見シタリト云フニハアラサントモ其ノ求メテ之レヲ知ラントスルノ志望ハ毎ニ之レヲ老長ニ聞キ種々ノ記錄ニ徴シ且ツ自ら推究考察スル所ニ依テ不完全ナガラモ茲ニ時弊ヲ論スルノ傍ラ些カ其ノ真相ヲ論評シテ以テ後來ノ參考ニ資スル所アラント欲シ敢テ冗漫ノ譏ヲ受クルヲ甘ンヌルコトハ爲セリ

一 本書載スル所ノ統計表ノ如キハ其ノ材料ニ乏クシテ未タ精細明確ナル能ハス殊ニ彼此國力ノ比較ニ就テモ唯々歲入ヲ記シテ歲出ヲ記セス船艦ノ數ヲ記シテ其ノ種類噸數等ヲ記セサレハ未タ國力ノ比較トシテハ不充分チ免カレサレトモ蓋ハ未タ此ノ一册子ノ能ク盡ス能ハサル所且ツ世上專ラ此ノ種ノ事ヲ記セラルノ書アレハ彼此參照シテ其ノ完キチ得ゾトナヤス

著者識



立教大論
第二卷 法教ノ運動機關ニ中心點ヲ失フ
時弊ヲ痛論ス

村上泰音 著

若シ疾風暴雨ノ中ヲ行クニ、輓轡既ニ碎クタルノ傘ヲ翳サハ如何ン、濡レサ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サルナリ、若シ崎嶇峻険ノ路ヲ往クニ、軌輓既ニ折ケタルノ車ニ乘ラハ如何ン、覆ラサ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サルナリ、願フニ日本現時ノ法教ハ、其ノ運動ノ機關ニ於テ、概テ中心點ヲ失ヘリ、既ニ中心點ヲ失フ、何ニ依テカ其ノ運動ノ遂速ヲ期スヘケン

何ヲカ日本現時ノ法教カ、其ノ運動ノ機關ニ於テ、既ニ中心點ヲ失フタル所ト云フヤ、曰ク、日本現今ノ法教家ナル者、敢テ動カサルニアラス、然レトモ其ノ動クヤ、概

子一定ノ規律ニ準シテ動ク者ナキカ如シ、甲ハ東ニ行カントスレハ、乙ハ西ニ行カントシ、丙ハ新ニ就カントスレハ、丁ハ古ニ復セントス、前端ニ繩ヲ糾フ者アレハ、後端ニ之ヲ解ク者アリ、機上ニ緯ヲ織ル者アレハ、機下ニ經ヲ斷ツ者アリ、其ノ規律斯クノ如ク紊レ、其ノ心行斯クノ如ク反ス、是レ其ノ機關ノ運動ニ於テ、既ニ中心點ヲ失ヘルカ爲メナラスヤ

謂ユル中心點トハ乃チ何ソ、若シ主從的結合ニ在テハ、其ノ主宰者ノ心行即チ是レナリ、若シ共同的結合ニ在テハ、其ノ約束ニ成レル統理者ノ心行即チ是レナリ、而シテ主從共同、俱ニ其ノ結合界ヲ聯貫スヘキ一條ノ德義ナカルヘカラス、今マヤ主宰者ノ心行ハ亂レ、約束ノ規律ハ自ラ破ル、而シテ其ノ結合界ノ德義ハ地ニ落ツ、何ニ依テカ法教機關ノ運動ヲ全フスルコトヲ得ン、日本現今ノ法教ハ、實ニ轆轤既ニ碎ケタルノ傘ヲ翳シテ風雨ヲ冒シ、軌輓既ニ折ケタルノ車ニ乘テ嶮路ヲ行クモノト云フヘシ

第二章 公私及ヒ普通特殊ノ區別

爾リ然レトモ其ノ結合ニモ、公アリ、私アリ、普通アリ、特殊アリ、若シ公ノ運動ニ於

テハ、其ノ規律カ司ル所ノ賞罰ノ權力、自ラ強大ニシテ、己レ其ノ範圍外ニ放奔セントスルモ得ヘカラス、之レニ反シテ私ノ運動ニ於テハ、動モスレハ自ラ其ノ規律ヲ紊亂シテ、之レカ制裁ノ途ナキニ至ル、是レ普通ノ場合ニ於テ然ルナリ、然レトモ若シ特殊ナル場合ニ於テハ、公ノ運動ト雖モ支離滅裂シテ、統一スヘカラサルニ至ルモ、終ニ之レヲ救フ能ハサルコトアリ、彼ノ一二宗派ノ近事ノ如キハ、實ニ之レカ證認者ナリ、是レ至竟何ニ依テ然ル乎、規律ノ不完全、固ヨリ之レカ媒介ヲ爲シタルニ相違ナキモ、更ラニ其ノ原ヲ推セハ、主宰者、統理者ノ心行、其ノ宜キニ合ハサルト、宗門一般ノ德義、地ヲ拂ヒタルトニ起因セスンハアラス

第一段 公ノ運動

第一節 君主的運動ノ中心

顧フニ眞宗ニ於ケル公ノ運動ハ、即チ君主國的（主從的）ノ運動ナリ、餘宗ニ於ケル公ノ運動ハ、即チ共和國的（共同的）ノ運動ナリ、君主國的ノ運動ハ、時ニ或ハ專壓ニ流レ、時ニ或ハ威權ヲ弄スルノ弊ヲ免レスト雖モ、其ノ末派一般カ、宛モ臣民ノ君主ニ

對スルカ如キ感情ヲ以テ、法主ニ對スルカ故ニ、其ノ恩賴ニ感スルノ情モ厚ク、其ノ威權ニ服スルノ念モ深シ、是レニ依テ縱ヒ法主ニ何分ノ過行失體アリトスルモ、其ノ地位ノ餘人ヲ以テ代ユヘカラサルコトヲ知ルカ故ニ、過失ヲ説テ家醜ヲ外ニ擧ルノ有害ヲ曉リ、且ツ君臣的ノ情誼ニ於テ、之レヲ爲スニ忍ビサルモノアリ、加之、彼ノ宗ニ於ケル不文法律ハ、一方ニ殊麗深ク鎖シテ、法主ノ行體ヲ容易ニ知ラシメサルト共ニ、一方ニハ主從的ノ結合、其ノ末派ノ者ヲシテ、容易ニ法主ノ行體ニ容喙セシメサルモノアリ、茲ニ於テ乎、眞宗ノ末派ハ、最初ヨリ法主ノ行體如何ノ如キハ、之レヲ覬覦セス、其ノ歷史上及ヒ信仰上ヨリ、法主ノ地位ヲ神聖冒スヘカラサルノ地位ト爲シ、法主ヲ以テ法教運動ノ輻軸ト爲シ、末派一般ハ自ラ之レカ輻輪ト爲リテ、其ノ輻軸ノ堅牢ヲ輔ク、是レ法教ノ性質上ニ於テハ、敢テ論スヘキモノナシトセサレトモ、其ノ眞宗トシテノ經綸上ニ於テハ、實ニ善美ヲ具ヘ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ン

第二節 共和的運動ノ中心

然ルニ自餘ノ宗門ニ於テハ、本來共和的ノ運動ナルカ故ニ、全ク之レト其ノ趣ヲ異ニス、爰テ以テ其ノ一宗本山ノ長者タル者ハ、其ノ心相行體ニ於テ、必ス學德兼備ノ人ナラスンハ能ハス、何トナレハ、宗制上ノ明文ニ於テ、其ノ任期ノ定レルト否ナトヲ問ハス、其ノ一宗統理ノ全權ヲ擧ケテ、掌握スルト否ナトヲ問ハス、其ノ學識德望二者ノ上ニ於テ、永ク一宗統理ノ任ニ堪ユレハ良シ、若シ然ラサルニ於テハ、忽チ末派ノ信用ヲ失ヒ、終ニ宗門ノ頽亂ヲ惹起シテ止マサルニ至ル、此ノ際ニ當リテ、強情ニモ、一旦宗制ノ規定ニ準シテ推撰セラレタルノ長者ナレハ、其ノ末派ノ是非スル所ニ依リテ、苟クモ其ノ地位ヲ失フヘカラス、又タ末派ハ、一旦其ノ宗門ノ統理權ヲ其ノ長者ニ歸セシメタレハ、長者ノ心行如何ニ其ノ當ヲ失スルモ、末派ハ之レニ容喙スヘキノ理アラスト云ハ、如何ン、一應ノ空理ハ猶ホ之レヲ容ルスヘシ、然レトモ法家殊ニ一宗ノ長者トシテノ理法ハ、決シテ之レヲ容サ、ルナリ、何トナレハ空論上ノ中心點ハ、猶ホ長者ニ存スルモ、其ノ信仰歸望ヲ必要トスル實力上ノ中心點ハ、既ニ失却シ畢レハナリ、况ヤ一宗ノ長者ト雖モ、或ル意味ヨリ觀察スレハ、素ヨリ普通一般ノ人間タルヲ免レンス、或ハ其ノ推撰セラル、ノ當時ニ於テ、學德兼備ノ尊宿ノ如ク

ナリシモ、時ニ意外ノ失體ヲ暴露セサルニモ限ラス、或ハ其ノ推撰ノ方法ニ於テ、陰謀密策、衆目ヲ眩惑シテ、多數ノ投票ヲ買得タルヤモ亦タ知ルヘカラス、斯クノ如キノ非行ハ、俗臭芬々タル代議士撰擧ノ競争ニスラ、猶ホ破廉耻トスル所ナリ、况ヤ清淨無染、其ノ德風ヲ以テ、廣ク人天ヲ感化スヘキ一宗長者ノ任撰法ニ於テヤヤ共和的ナル一宗ニ長者タルノ地位モ亦タ艱難ナル哉、其ノ心操行持ニ於テ、既ニ前來陳フルカ如キ失體アリトセンカ、嘗ニ其ノ信仰歸望忽チ地ニ落ツルノミナラス、或ル特殊ノ意味ニ於テ、種々ノ攻撃非難ヲ受クルコトアリ、蓋ハ他ニアラス、彼レカ驅鳥ノ沙彌タリシ頃、檀徒ノ施齋ニ、共ニ供養ノ塵細ヲ論シタル朋友ハ、彼レカ出世ヲ嫉妬シテ寒村小院ニ蟄居セリ、彼レカ長者ノ任撰ニ票數ノ多寡ヲ争ヒタル同輩ハ、彼レカ僥倖ヲ怨望シテ、不平鬱鬱ノ日月ヲ送レリ、茲ニ於テカ、彼レカ長者ノ學德愈ヨ發揮スルトセンカ、彼ノ幼時ノ朋友ハ、己レノ平凡ヲ慚ツルヲ忘レ、鄰里鄉黨ニ向テ、其ノ幼時ノ朋友タリシ榮譽ヲ誇ルヘシ、彼ノ任撰ノ競争者ハ、其ノ學德ノ及ヒ難キヲ省ミテ、彼レカ感化ニ服從セン、然レトモ若シ其ノ學德修ラスシテ、一タヒ失體ヲ暴露セ

ンカ、彼ノ幼時ノ朋友ハ、先ツ之レカ非難者ト爲リテ、其ノ平生ノ嫉妬ヲ露ラサン、彼ノ任撰ノ競争者ハ、先ツ之レカ攻撃者ト爲リテ、其ノ不平ノ意思ヲ漏ラサン、而シテ彼レ等ハ且ツ云フ「彼レ至竟何者ゾ、其ノ學德ノ點ニ於テ、我レ等ニ勝レタル所アレハコソ、我レ等ハ彼レニ服從シテ、一宗ノ長者トモ仰クナレ、其ノ學識德行、我レ等ニ等シキモノアル乎、若クハ劣ルコトアルカ如キハ、我レ等ト雖モ取テ之レニ代ランノミ」ト、茲ニ於テ乎、巧ミニ言質ヲ構ヘテ黨與ヲ嘯集シ、以テ彼レカ地位ヲ奪ハント欲シ、或ハ其ノ虛ニ乘シテ、己レカ奇利ヲ僥倖セント欲ス、見スヤシーザノ方サニ刺殺セラル、ニ當リ、曾テ己レカ子愛セシ信友ブルタスカ、刺客ノ中ニ在ルヲ見テ、彼レハ覺ヘス慨嘆シ「ブルタスカ汝マデガ」ト叫ヒタルニアラスヤ、人心ノ反覆離合、固ヨリ斯クノ如キノミ、終ニ宗門ノ運動機關ハ、其ノ中心點ヲ失ヒテ、惑亂紛雜ヲ極ムルニ至ル、是レ共和的運動ノ最モ短所トスル所ナリ、然レトモ、若シ一步ヲ退キテ、仔細ニ觀察スレハ、其ノ宗門ヲシテ、斯クノ如キノ悲境ニ陷墜セシムルモノハ、至竟其ノ長者タル者ノ、學德二者ノ上ニ於テ、既ニ弱點アルカ爲メナリ、若シ内心慚ツル所ナ

クシハ、自ラ任シテ一宗統理ノ任ニ當ル、讒者ノ言行亦々何ソ意トスルニ足ラン、只
タ其ノ教義宗制ノ指示スル所ニ隨ヒ、自ラ法教機關ノ中心點ト爲リ、斷々乎トシテ進
ムヘキノミ

第二段 私ノ運動

第一節 首領的運動ノ中心

私ノ運動ニ於テ、首領的運動ナルモノハ、公ノ運動ニ於ケル、君主的運動ト、稍ヤ似タ
ルノ點アリ、又タ私ノ運動ニ於テ、盟約的運動ナルモノハ、公ノ運動ニ於ケル、共和的
運動ト、稍ヤ類スルノ點アリ、今マ首領的運動ニ就テ論センニ、凡ソ首領的運動ナル
モノハ、其ノ首領タル者、實ニ之レカ中心點ヲラサルヘカラサルハ勿論ナリトス、而シ
テ其ノ首領ナル者ハ、何ニ依テ首領タルコトヲ得ルヤト云フニ、一ノ平等無差ナル集
合體ヨリ、公平無私ニ撰ハレテ首領ト爲ルコトハ、理論上望ムヘキコトナントモ、更
ラニ其ノ源ニ遡リテ、集合體ナルモノハ何ニ依テ得ラルヘキカヲ追究スレハ、必スヤ
一人若クハ數人ノ實力者アリテ、其ノ集合體ヲ形造セル原動力ト爲リタルコトヲ發

見スヘシ、此ノ場合ニ於テハ、既ニ其ノ原動力者ハ、豫メ首領ト爲ルヘキ實力ヲ具ヘ
タル者ナレハ、其ノ實際上ノ觀察ニ於テハ、首領的運動ハ、首領アリテ後チ集合體ア
ルモノ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果シテ然ラハ其ノ首領タル者ハ、實力上ニ於テモ責任上
ニ於テモ、誠心上ニ於テモ、確然トシテ之レカ中心點ト爲ルノ價直アル人ナラサルヘ
カラス、而シテ其ノ實力上ニ於テハ、己レ其ノ信スル所ノ運動ノ利害ノ爲メニハ、其
ノ集合體多數ノ利害ノ爲メニハ、其ノ妨害ト爲ルヘキ者ヲ別然驅逐シテ、其ノ運動ノ
圓滿遂速ナルコトヲ圖ラサルヘカラス、而シテ其ノ責任上ニ於テハ、其ノ運動ノ利害
興廢、擧ケテ一身ニ荷負スルノ覺悟ナカルヘカラス、而シテ其ノ心行上ニ於テハ、公
明無私己レニ疚シキ所ナキノ潔白ナカルヘカラス、夫レ斯クノ如クシテ、始メテ首領
的運動ノ中心點タルコトヲ得ヘシ、然リ然ルニ、或ハ己レノ信セサル事ノ爲メニ、或
ハ少數ノ利害ノ爲メニ、己レト多數トヲ犠牲トシテ、以テ統理ノ實力ヲ失スルカ如キ
ハ、既ニ其ノ中心點ヲ毀クルモノナリ、或ハ其ノ荷フヘキ責任ヲ放棄シテ、罪ヲ集合
體ノ人ニ歸セシメ、又ハ其ノ責任ニ堪ヘ難キヲ知リテ、爾後ノ顛亂ヲ度外ニシ、挺然

其ノ身ヲ衆禍ノ中ヨリ脱スルヲ以テ、自ラ責任首領ノ本分ヲ盡シタル者ナリト誤認スルカ如キハ、既ニ其ノ中心點ヲ毀クルモノナリ、或ハ誦詐百端、陰謀密策、其ノ首領ノ地位ヲ奇貨トシテ以テ己ノ私利私欲ヲ實行セントスルカ如キハ、既ニ其ノ中心點ヲ毀クルモノナリ、近時彼ノ世間ニ於ケル、甲黨ト乙黨トノ情況如何ソヲ見ヨ、彼ノ甲黨ハ、或ル一二ノ原因ニ依テ、其ノ黨ノ基礎鞏固ナルハ勿論ナリト雖モ、之レカ中心點、即チ其ノ首領ナル者ハ、或ハ隱然ニ、或ハ顯然ニ、其ノ地位ノ確乎不拔ヲ證セリ、而シテ彼ノ首領其ノ人ニ於ケル、心行上ノ染淨如何ソニ就テハ、頗ル不満足ノ點アルニモ拘ラス、其ノ黨員ノ全體カ、舉ケテ之レニ對スルコト、猶ホ衆星ノ北辰ニ向フカ如クナルニ於テハ、首領的運動ノ中心點トシテハ、實ニ見ルヘキモノアルナリ、之レニ反シテ彼ノ乙黨ハ、其ノ首領タルヘキ人、其ノ心行上ノ潔白ニ於テ、其ノ一身ノ歴史ニ於テ、實ニ一大政黨ノ首領トシテ重キヲ有スルニ足ルヘキニモ拘ラス、每ニ其ノ集合體ノ組織ヲシテ、游離飛散ノ中ニ置カシメ、數多ノ小天狗ヲシテ、箇々分裂跋扈セシメ、朋黨相ヒ互ニ苦肉策ヲ用ヒテ、或ハ彌縫シ、或ハ離間シ、終ニ之レヲ制御

スル能ハス、幾回カ分立シテハ、又々幾回カ合同シ、恰モ七回出家セルノ功德アル者カ、七回還俗セルノ罪過アルカ如クナルニ至テハ、彼ノ理論上、政黨離合ノ本色ヲ得タルモノナリト云ハ、云ヘ、其ノ實力上ニ於テ、首領的運動ノ中心點タルノ價直ナキコトヲ痛惜セスンハアラス、此ノ世間政黨ノ比例ヲ以テ、我カ法教上首領的運動ノ中心點ニ反照スレハ、果シテ何等ノ感想ヲカ生スヘキ

第二節 盟約的運動ノ中心

彼ノ首領的運動ナルモノハ、時ニ或ハ專斷抑壓ノ弊ヲ免レスト雖モ、其ノ運動ノ實力ヲシテ、圓滿遂速ナラシムルニハ、其ノ專斷抑壓ノ弊ヲ償フテ尙ホ餘リアルノ効益アリ、然レトモ首領的運動ナルモノハ天賦ナリ(假ニ天賦ト云フ)非常傑出ノ士ヲ得ルニアラサレハ能ハス、之レニ反シテ盟約的運動ナルモノハ、容易ニ之レヲ爲シ得ヘキカ如シ、然レトモ、今マ私ノ運動ニ於ケル盟約的運動ナルモノハ、其ノ運動ノ性質、稍ヤ公ノ運動ニ於ケル共和的運動ト、相ヒ類スルノ點アリト雖モ、其ノ最モ困難ナルハ、彼ノ公ノ運動ニ於テ、免カルヘカラサルノ制裁ヲ與フルカ如キ檢束ノ施スヘカラサ

ルコト是レナリ、此ノ場合ニ於テハ、其ノ集合體中ノ人々、一齊平等ニ己レノ欲スル所ニ隨テ設ケタルノ盟約ヲ以テ、己レヲ制裁スルノ器具ト爲シ、各自誓テ其ノ盟約ニ背カサランコトヲ勤メサルヘカラス、而シテ之レカ實効ヲ奏センニハ、其ノ團體中ニ於ケル德義心ノ聯貫シテ、相ヒ離レサルコトヲ勉メサルヘカラス、故ニ私ナル運動、殊ニ盟約的運動ノ中心點ハ、唯々自制心、德義心ノ兩點アルノミ、而シテ其ノ運動ノ方法ニ於テハ、最モ己レノ信認スル所ノ人ヲ以テ、其ノ運動ノ理事者ト爲シ、然ルヘキ制限ヲ設ケテ、成ルヘクハ之レニ圓滿遂速ノ運動ヲ爲スヘキ自由ヲ與ヘサルヘカラス、是レ彼ノ首領的運動ト、此ノ盟約的運動トカ、其ノ運動ノ趣ヲ異ニシ、一ハ集合體ノ德義、之レカ中心點ト爲リテ、理事者ハ之レカ機關ト爲リ、他ハ首領之レカ中心點ト爲リテ、集合體ハ之レカ機關ト爲リ、一ハ專斷抑壓ノ弊ヲケレトモ、德義心ノ薄弱徒ラニ運動ノ圓滿遂速ヲ欲キ、他ハ運動ノ圓滿遂速ヲ期スルニ利アレトモ、專斷抑壓ノ弊ナキヲ免カレス、故ニ此ノ二種ノ運動ニ於テハ、彼此相ヒ融シテ其ノ利ヲ取り、以テ弊害ヲ防クニ敏ナラサルヘカラス

第二編 法教界中ニ妖魔ノ巢窟ヲ掃蕩ス

第一章 教田ノ荒蕪

我カ法教ノ運動機關ニ中心點ヲ失ヘルコト、略ホ前編論スル所ノ如シ、是レ畢竟何ニ依テ然ル乎、竊カニ考フルニ、是レ真正ナル有志家ニ乏シク、真正ナル結合體ニ乏シク、傑出非凡ノ人物ニ乏シキヨリ、遂ニ種々ノ法教的妖魔ヲシテ、横行跋扈、縱逸ニ我カ教田ヲ荒蕪セシメタルノ結果ナラスンハアラス、彼レ等ハ非道ニモ、我カ法教世界現今ノ氣運カ、尙ホ幼稚ナルヲ好機トシテ、己レカ虛假ノ名譽ト、肉體ノ利慾トニ飽カンコトニ汲々ス、現ニ維新以來我カ法教世界ニ於テ、虛名ヲ博セルコトニ就テハ、二三ヲ爭フヘキ某、曾テ云ヘルコトアリ、曰ク「現今ノ佛者ハ實ニ幼稚ナリ、然レトモ吾レ等カ事ヲ爲スニ容易ナルハ、最モ此ノ幼稚ナル時機ニアリ」ト是レ彼レカ佛者ノ幼稚ナルヲ奇貨トシテ、己レノ虛名利慾ヲ逞フセントスルノ意思ヲ暴露セシモノナリ、是レ人ノ眠レル間ニ乘シテ、物ヲ盜マント云フト何ソ擇ハン、既ニ自ラ現今佛者ノ幼稚ナルヲ知ル、己レ苟クモ先進ヲ以テ居ル、其ノ誠心實意、之レヲ愛護利導セン

トハセスシテ、却テ其ノ時機ヲ僥倖シ、唯タ一身ノ名利ノ爲メニ、我カ教田ノ荒蕪今日アルニ至ラシメタルハ、天地モ容レサル大罪ニシテ、實ニ惡ムヘキノ心行ト云フヘシ

第二章 金鉢ノ辨別

夫レ爾リ、然レトモ、時アリ、命アリ、我カ法教世界ハ、何時マテ彼レ等ニ虚名利慾ヲ恣ニスルコトヲ容ルサンヤ、處々啼鳥ノ聲ニ驚キ、春曉夢覺メ來レハ、夜來ノ風雨既ニ花枝ヲ禿シ去ル、茲ニ於テカ大ニ前事ノ非ナルヲ悔ユ、然ルニ愍然ナル哉、彼レ等ハ他ノ春眠已ニ覺メタルヲ知ラス、否ナ之レヲ知ラサルニアラサントモ、鐵面厚顏、敢テ之レヲ知ラサルノ容姿ヲ街フテ、更ラニ法教世界ヲ欺瞞セントス、此ノ時ニ當リテ、誰レカ又タ彼レ等ニ欺瞞セラル、者アラシヤ、其ノ欺瞞セラレサルハ乃チ良シ、然レトモ茲ニ最モ慨歎スヘキハ、世上ノ多クハ、一度ナラスニ二度ナラス、既ニ彼レ等カ誑詐狡獪ノ罟ニ陥チ、貨財ヲ棄テ、身支ヲ勞シ、他ヲ勸誘シテ事々皆ナ敗レ、以テ徒ラニ他ノ怨恨ヲ惹キ、之レカ分疏ナキニ至ル、此ノ際ニ當リテ、我カ法教ノ爲メ、縦ヒ如何ナル善事利行アリテ起ルモ、縦ヒ如何ナル至要必須ノ事業アリテ生スルモ、彼レ等ハ未タ其ノ金鉢眞贋ヲ辨スルノ智アラス、只タ積年ノ困弊ニ疲レタルト、妖魔ノ籠絡姦計ニ懲リ果テタルトヨリ、今マハ法教ノ大事モ、國家ノ休戚モ、之レヲ念フニ遑ナク、只管眉ニ唾シテ、餘事ヲ顧ミサルニ至ル、嗚呼、嘆スヘシ、惡ムヘシ、此ノ質樸敦厚ノ教民ヲ驅テ、斯クノ如キ猜疑輕薄ノ境ニ陷墜セシメタル者ハ誰ソ

然レトモ、一步ヲ退キテ密カニ彼ノ妖魔ノ初志如何ヲトスルニ、最初ヨリ皆ナ悉ク惡意恂心アリタル者ノミニモアラサルヘシ、既ニ自ラ法教界中ノ事業家、若クハ率先者トシテ衆ニ臨ム、焉ソ丹田一片ノ良心ナキヲ得ンヤ、然レトモ如何ンセン、彼レ等ハ時ヲ見ルノ眼昧ク、己レヲ知ルノ明ナク、我カ教民ヲハ、何時マテモ能ク愚弄シ得ヘキ者ト思ヒ、且ツ己レノ既得セル虚名利慾ヲ懐ラストスルノ情、愈々激昂スルカ爲メ、其ノ自制力ニ乏シキノ結果、無慘ニモ彼レカ半生ノ日月ニ於テ、幽窓孤坐自ラ尾大掉ハサルノ嘆ヲ發スルニ至ル、亦タ愍ムヘキ者ト云フヘシ、此ノ時機ニ當リテ、縷々彼レ等カ惡弊ヲ痛責スルハ、大ニ北クル敵ヲ逐フノ感ナキ能ハス、爲メニ自ラ其ノ

大人氣ナキヲ惜ム、然レトモ彼レ等ノ黨類、及ヒ其ノ下風ニ立ツノ輩ニシテ、動モスレハ氣息ヲ凝ラシテ教界ノ罅隙ヲ覘ヒ、彼レ絶テ諸葛亮ノ才略ナシト雖モ、方サニ時機ノ乘スヘキモノアラハ、一舉シテ祁山ノ敗ヲ復セントスルノ野心ヲ抱ク者ナシトセス、茲ニ於テ乎、已ムヲ得ス彼レ等カ前事ノ非ナルニ徴シテ、其ノ將來ヲ箴砭セスンハアルヘカラス

且ツ夫レ茲ニ最モ切要ナルハ、日本現時ノ法教ハ、到底此ノ儘ニ放過シ行クヘキニアラス、各宗各派、概テ公ノ運動ニ於テ、法教興隆ノ道ヲ講スルアリト雖モ、廣ク法教全體ヨリ看來レハ、既ニ一部分ノ運動タルニ過キス、且ツ公ノ運動タル、區々タル法則習慣ノ束縛アリテ、勇壯活潑ノ運動ヲ爲サシメサルノ嘆アリ、故ニ勇壯活潑ノ運動、能ク法教全體ヲ一貫シテ、其ノ中心點ト爲ルヘキ事業ノ興ラサルヲ得サルモノアリ、然レトモ、我カ教田ノ荒蕪、實ニ今日ノ現象アレハ、其ノ理想的ノ精神ニ於テ、如何ニ雄大真正ナル事業ヲ興サントスルモ、既ニ前陳ノ次第ニ依テ、人ノ之レニ應スル者ナシ、依テ茲ニ一大鑪錘ヲ開キ、其ノ金鍮眞價ノ別ル、所ヲ明ラカニシ、彼レ等ヲシテ

白日青天頭ヲ擡クルニ由ナカラシメ、以テ法教上ニ雄大真正ナル事業ヲ興起セシムルノ道ヲ拓カスンハアラス、著者豈ニ徒ラニ詭辯ヲ弄シテ、他ヲ毀ケントスルモノナランヤ

第三章 妖魔トハ何ソヤ

法教界中ニ於ケル妖魔トハ何ソヤ、既ニ是レ妖魔ナリ、焉ソ能ク其ノ種類ト性質トヲ審カニスルコトヲ得ン、然レトモ明治ノ乾坤、晴天白日、我カ法教界中尙ホ法教的守錢奴、法教的投機商、法教的僞英雄、法教的無賴漢、法教的佞奸人、法教的傀儡師ノ横行跋扈シテ、我カ法教界ヲ魔魅スルニ於テハ、之レヲ妖魔ト云ハスシテ何ソヤ、今マ其ノ妖魔ノ巢窟ニ入テ、一々之レヲ掃蕩セン

第一段 法教的守錢奴

若シ理論上ノ正徑ヲ蹈マハ、法教家ノ資格ニ於テ、第一ニ具スヘキモノハ正法眼ナリ、第二ニ具スヘキモノハ道德心ナリ、彼ノ金錢ノ如キハ、或ハ之レヲ毒蛇ニ譬ヘ、或ハ之ヲ不淨財ト名ケ、以テ之レヲ蓄積セサルノミナラス、手ヲ以テ之レニ觸ル、モ、名

僧智識ノ忌避スル所トセン、然レトモ、日本現今ノ法教ニ於テ、實際上ノ正徑ヲ蹈マハ、斯クノ如キノ理論ハ、只々空理空論タルニ過キス、又々良心能ク斯クノ如クナリト云フモ、是レ小乘聲聞ノ境界ニ陥リタルヲ免レンス、著者ハ其ノ正法眼ト道德心トヲ、單ニ理論上ノ要具トセスシテ、之レヲ實際上ニ具足センコトヲ欲スルト同時ニ、日本現今實際上ノ法教ハ、其ノ盛衰興廢、一ニ金力ト伴ハサルヘカラサルノ機運ニ遭ヘルコトヲ認ム、機運既ニ之レカ必要ヲ促カス、若シ機運ニ背ク時ハ、何等ノ事物ト雖モ、自滅セサルナキヲ知ラハ、現今ノ法教家カ心思ヲ金力ノ具備ニ注ク、決シテ之レヲ輕賤スヘキニアラサルハ勿論、却テ之レヲ敬重セサルヘカラス、而シテ其ノ之レヲ敬重スル所以ノモノハ、彼レカ法教運動ノ一要素ナル金力ヲ具備シテ、能ク其ノ運動ニ補益スル所アレハナリ、然リ然ルニ、日本法教現今ノ弊害ハ、其ノ金力アル者ハ、概テ之レヲ法教運動ノ要資ニ投スルナク、徒ラニ之レヲ蓄積シテ、己レ先ツ守錢奴ト爲リ、利子ノ高低、元金ノ増殖、銀行ノ株券、商業ノ資本、驅々トシテ足ヲ塵埃ノ中ニ投シ、器々トシテ口ヲ錙銖ノ間ニ尖ラシ、僧業ノ本分、法教ノ汚隆ハ如何ニアル乎ハ、午睡ノ夢

ニモ浮アナク、毎ニ一身ノ計ヲ爲スコトニ汲々トシテ、毫モ慚色アルコトナク、以テ簿冊算盤ノ間ニ斃ル、彼レ若シ丹田一片ノ分別心アラハ、先ツ何ニ依テ己レハ僧侶タルカヲ熟慮セヨ、其ノ己レカ本分ヲ忘却セシムルノ能力アル金錢ハ、何レノ處ヨリ得來リタル乎、何ニ依テ生シタル乎ヲ深思セヨ、是レ畢竟釋尊白毫光中ノ一分子タルニ過キス、既ニ白毫光中ノ一分子ナリ、之レヲ以テ己レカ一身ノ計ヲ圖リ、以テ斃ル、ニ至ラハ、其ノ遺胎セル金錢財寶ハ、至竟如何ニ消散シ去ル乎ヲ知レル乎、見スヤ、貨悖テ入ル者ハ亦タ悖テ出ツルコトヲ、又々見スヤ、金ヲ積テ子孫ニ遺ス、子孫之レヲ持ツコト能ハサルヲ、世俗尙ホ然リ、况ンヤ彼レ法教的守錢奴カ非業非分ノ行爲ニ於テ、遺胎セシ金錢ニ於テヤ、著者ハ既往ノ見聞ニ於テ、其ノ法教的守錢奴カ遺胎セシ金錢ノ、或ハ遺徒爭奪ノ種子ト爲ルカ、然ラサレハ陋巷ノ溝渠、淤泥深キ邊ニ向テ投セサルモノ、幾ント是レナキヲ知ル、爰テ以テ乎、法教的守錢奴ノ没後モ亦タ懸然ナルモノナラスヤ

茲ニ於テ更ラニ惡ムヘキハ、法教的守錢奴ノ横行跋扈スルコト是レナリ、凡ソ金錢ノ

勢力アルハ、能ク其ノ用ヲ足シテ我カ法教ヲ利益スル所アレハナリ、然ルニ其ノ金錢ヲ以テ、漫ニ己レノ利欲ヲ恣ニシ、剩ヘ他ヲ侮蔑シ、虐待スルノ器具ト爲シ、他モ亦マ彼レニ對シテ、何等ノ恩惠ヲモ感セサルニモ拘ラス、徒ラニ之レヲ尊敬優遇シテ、益々其ノ横行跋扈ヲ逞フセシムルニ至リテハ、最早ヤ言語ニ堪ユヘキナシ、况ンヤ方今己レ釋尊ノ衣鉢下ニ生長シ、本師ノ衣資ヲ割キテ學業ヲ成就セシニモ拘ラス、終生金庫ノ番人ト爲リテ、以テ法教ノ汚隆ヲ度外ニ措クニ至リテハ、沙汰ノ限リ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然レトモ若シ人アリテ「既ニ是レ法教界中ノ守錢奴、何ソ是レ等ノ痛言ニ驚クノ廉耻アラシヤ」ト云ハ、茲ニ於テ著者又々何ヲカ云ハン

第二段 法教的投機商

法教的投機商トハ乃チ何ソ、世ノ謂ユル時機ニ投シテ奇利ヲ博セントスル猾商ニ肖タル者是レナリ、今マ其ノ手段ヲ以テ法教上ニ跋扈ス、故ニ法教的投機商ト云フ、彼レ一種ノ法教的投機商ハ、先ツ時機ニ投シテ己レノ虛名ヲ賣レリ、烏ナキノ里ニハ蝙蝠モ亦々恣ニ羽翼ヲ張ルナリ、彼レカ虛名ヲ賣ルノ手段ハ、僥倖ニモ其ノ時機ニ投シ

マリ、以テ揚々跋扈セリ、而シテ彼レカ投機の慣用手段ハ、騙術欺誑、籠絡詭計、一トシテ圖ニ當ラサルハナシ、是レ法教世界ノ多數カ、投機の慣用手段ノ爲メニ愚弄セラレタルヲ知ラサレハナリ、茲ニ於テ乎、彼レハ愈々得意ト爲レリ、而シテ飽クマテ法教世界ヲ小見視シ、盲目視シテ、手段ヲ代ヘ、方法ヲ盡シ、働キ得ヘキ限リノ惡事ヲ働キ、長シ得ヘキ限リノ驕奢ニ長セリ、然レトモ元是レ一介ノ投機商ノミ、彼レカ虛名モ早晚下落セサルヲ得ス、下落セル虛名ハ、誰レカ需用ヲ彼レカ供給ニ適應セシメ、佛ノ曰ク「假ヒ之レヲ縱ニスルトモ、皆ナ亦タ久シカラスシテ其ノ磨滅ヲ見ン」ト、終ニ彼レハ金銀ノ辨別ニ遭遇シテ、破窓悽風、空ク舊夢魂ヲ驚カスノ境遇ニ吟呻セリ、又々或ル一種ノ法教的投機商ハ、或ル會盟ヲ組織セリ、或ル團結ヲ捏造セリ、或ル學校ヲ建築セリ、而シテ其ノ口ニスル所、會衆俗的僧侶ノ必要ニ應シ、其ノ感覺ヲ惹起シ、無定見信徒ノ視聽ヲ驚カシテ、其ノ雷同ヲ喚起セリ、以テ其ノ費用ヲ醜集シ、其ノ寄附ヲ勸募シ、自ラ其ノ俸給ヲ貪リ、自ラ其ノ口腹ヲ滿タセリ、然レトモ、元來投機的事業ナリ、安ソソ將來悠久ノ計圖アラン、若シ沙漠上ニ建築セル家屋ノ顛覆スヘ

キヲ知り、源泉ナキ水流ノ涸渴スヘキヲ知ラハ、彼レ等カ事業ノ廢絶スルハ、素ヨリ不可思議ノ次第ニアラス、彼レ等カ募集セル金額ノ盡クル時、是レ事業ノ廢絶スル時ナリ、茲ニ於テ乎、事業ニ責任ナク、心行ニ廉耻ナキハ、敢テ怪ムニ足ラサルナリ、之レヲ法教的投機商ト名ケスシテ、將々何トカ名ケン、世ニ迷惑ナルハ、彼レ等ノ爲メニ賣ラレタル人々ナリ、既ニ斯クノ如ク賣ラル、如何ニ勘辨ニ富ム人々ト雖モ、何レノ時ニマテ其ノ勘辨ノ相續ヲ期スルコトヲ得ン

第三段 法教的偽英雄

古諺ニ曰ク「英雄人ヲ欺ク」ト、若シ此ノ語ヲシテ眞ニ英雄ノ本質ヲ解釋シタルモノナリトセハ、彼レ等ハ實ニ英雄タルノ好資格ヲ具ヘ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然レトモ英雄ノ本質豈ニ斯クノ如キモノナランヤ、爰テ以テ自ラ英雄ニアラスシテ英雄ト云フ者、既ニ自ラ欺キ、以テ他ヲ欺カントス之レヲ名ケテ偽英雄ト云フナリ、然ラハ法教的偽英雄トハ何ソヤ、或ハ己レ平々タル迷界ノ凡夫ニシテ、其ノ分齊ヲモ顧ミス、自ラ稱シテ活如來ナリ、大菩薩ナリト云ヒテ、漫リニ他ノ俗眼世界ヲ欺キ、或ハ己レ非道

非行ノ分齊ナルニモ拘ラス、大神ヲ以テ自ラ稱シ、天爵ヲ以テ自ラ許スカ如キ者ヲ云フ、若シ斯クノ如キ卑劣漢ヲ以テ、苟且ニモ其ノ當テ得タルモノトスルモ、誰レカ斯クノ如キ如來ヲ禮スル者アランヤ、誰レカ斯クノ如キ菩薩ヲ敬スル者アランヤ、誰レカ斯クノ如キ大神ヲ拜スル者アランヤ、誰レカ斯クノ如キ天爵ヲ尊フ者アランヤ、茲ニ至リテ法教世界ニ於ケル名稱ノ濫用知ルヘキノミ
然レトモ斯クノ如キ輩ハ、未ダ他ヨリ法教的偽英雄ノ名ヲ付スルニ足ラス、見來レハ慙ムヘキ愚蒙漢ノミ、然ルニ茲ニ最モ慙ムヘキハ、己レ未ダ其ノ分齊ニアラサルヲモ顧ミス、或ハ一宗長者ノ高位ヲ貪リテ其ノ權威ヲ弄シ、或ハ宗教大改革ヲ唱ヘテ獨リ法教世界ヲ睥睨シタルモ、終ニ龍頭蛇尾ト爲リ、或ハ陰謀密策ヲ以テ一宗ノ攪亂爭擾ヲ惹起シ、其ノ機ニ乘シテ己レカ野心ヲ逞フセント欲スルカ如キ者はレナリ、是レ等ノ輩ハ高ク閻羅ノ明鏡ニ照シテ、彼レカ墮獄ノ罪過ヲ宣告セシメサルヘカラス

第四段 法教的無賴漢

舊幕政ノ時代ニ於テハ、世間無賴漢多キヲ聞ク、彼ノ博徒ト稱スル者、彼ノ俗ニ謂ニ

ル雲助ト稱スル者ノ類、咸ナ無賴漢ナラサルハナシ、現今ノ昭世、亦タ此ノ種ノ者ヲ見ル尠シト雖モ、彼ノ政治界ニ於テ壯士ト稱スル者ノ中、亦タ往々政治的無賴漢アルヲ見ル、然レトモ、思ハサリキ我カ法教界中、大ニ無賴漢ノ横行スルヲ見ントハ、彼レ法教的無賴漢ハ、信佛ノ口實ヲ設ケ、護法ノ假面ヲ被リ、或時ハ暴言ニ、或時ハ強談ニ、或時ハ熱拳ニ、或時ハ棍棒ニ、頗フル破廉耻ノ言行ヲ以テ、己レカ私利私慾ヲ遂ク、彼レ等ノ言行概テ他ノ弱點ヲ突キ、隱事ヲ攪クテ事トスルカ故ニ、或ル觀察ヨリスレハ、時ニ他ノ破廉耻漢ノ面皮ヲ褫キ、他ノ人非人ヲ畏怖セシメテ、其ノ跋扈ヲ防クノ益ナシトセサレトモ、時ニ正義公道ノ人ヲ傷ケ、我カ法教界ノ神聖ヲ汚瀆スルニ至リテハ、實ニ惡ムヘキ者ナレハ、彼レ等カ横行ヲ遮斷スルコトニ勤メサルヘカラス、然ラハ如何ニシテカ之レヲ遮斷セン、他ナシ、法教界中、自餘ノ妖魔ヲ誅伏シテ、彼レ等ノ隙ヲ窺フニ餘地ナカシムルニアリ、顧フニ水腐リテ子子生ス、淨水清流豈ニ子子ノ生スルアラシヤ、嗚呼彼レ無賴漢モ亦タ法教界中ノ子子ナル哉

第五段 法教的佞奸人

若シ趙高カ奸兇佞惡、始皇ノ意ヲ迎ヘテ嚴法ヲ施カシメ、刻刑ヲ行ハシメ、多クノ大臣公子ヲ僇死セシメ、己レ政柄ヲ奪テ以テ秦ヲ亡スノ暴政ヲ輔ケタルヲ知り、若シ石田治部カ身ヲ茶童ヨリ起シテ、終ニ重任ニ累進シ、功勳ヲ猜ミ、賢良ヲ害シ、誠實ヲ誑シ、骨肉ヲ剖キ、彼ノ豊公ノ明捷ヲ以テスルモ、爲メニ隱蔽セラレテ、邪正ヲ辨スル能ハサリシヲ知ラハ、我カ法教的佞奸人ノ最モ畏ルヘク、最モ惡ムヘキヲ識ラン、彼レ法教的佞奸人、素ヨリ趙高ノ佞惡ニ及ハス、石田治部ノ奸兇ニ至ラサルカ如キモノアルモ、我カ法教上、其ノ比例的ニ觀察スレハ、決シテ冷笑ニ付シ去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リ、試ミニ暗夜針孔ヲ穿ツノ烟眸ヲ放テ、彼レ法教的佞奸人ヲ見ヨ、彼レ法教的佞奸人ハ、我カ法教界中何レノ處ニ潜伏スル乎、那ノ邊ニ横行スル乎、彼レ黨ヲ以テ黨ニ結ヒ、類ヲ求メテ類ヲ集ム、決シテ石田治部ノ豊公ニ於ケル、趙高ノ秦皇ニ於ケルカ如キ比ニアラス、彼レ佞奸人中ニハ、斯クノ如ク人臣的ニ佞奸ナル者アルト共ニ、又タ人君的ニ奸惡ナル者アリ、或ハグロースター王位篡奪的ノ隱謀ヲ懷ク者アリ、呂不韋外戚弄權的ノ奸計ヲ回ラス者アリ、彼レ等ハ黃白ヲ利用シテ、貪婪飽クナキノ小人ヲ

懐ケ、彼レ等ハ紛擾ヲ奇貨トシテ虛名虛勢ヲ博セント欲シ、狡獪瘳猛、狐穴ハ狐穴ト通シ、狼食ハ狼食ト争フ、彼レ等ハ他ノ面前ニ諂諛シテ、他ノ背後ニ讒侮シ、彼レ等ハ白日ニ忠實ヲ表シテ、夜陰ニ陷穽ヲ穿ツ、實ニ遊宴ノ中ニ鳩毒ヲ含ミ、笑裏ニ刀劍ヲ帶フルモノト云フヘシ、世人ハ我カ法教界中ニ、此ノ奸兇佞惡ノ者アルヲ識ラサル乎、又々ハ著者カ造言世人ヲ惑ス者トスル乎、信セスンハ請フ近來二三宗派ノ内ニ入テ、隱顯出沒、虛々實々ノ奸策行ハレ居ルヲ見ヨ、苟クモ正路ヲ蹈テ怖レサル者ハ、其ノ時機ヲ洞觀シ、献身的ノ運動ヲ以テ、法ノ爲メ、國ノ爲メ、彼レ等ヲ誅伏セスンハアラス

第六段 法教的傀儡師

傀儡師、傀儡師、豈ニ頸ニ木偶函ヲ懸ケ、市鄙ノ軒下ニ一厘半錢ノ惠ヲ請フ者ノミニ限ランヤ、世人ノ謂ユル白衣宰相、黒幕大臣ノ類ノ如キ者、咸ナ傀儡師ナラサルハナシ、近時我カ法教界中ノ運動ヲ見ヨ、或ル會盟ノ組織ニ於テ、或ル雜誌ノ發行ニ於テ、彼我兩立、仇敵對峙スル者、概テ傀儡師ノ處爲ナラサルハナシ、或ル會盟ノ如キハ、世

間未タ其ノ名ヲモ耳ニセサル法教的青年書生ノ結合ヲ表示セリ、又々或ル會盟ノ如キモ、無學、無經驗、粗暴、無賴ノ不平黨ヲ以テ組織セリ、又々或ル雜誌ノ如キハ、全篇總テ臭惡鼻孔ヲ穿テ、汚穢嘔吐ヲ催スノ文字ヲ臚列シ、彼此互ニ讒謗罵詈、血ヲ洗フニ血ヲ以テシ、火ヲ救フニ油ヲ以テス、共ニ世道人心ヲ害スルコト甚シトセス、然ルニ是レ等ノ惡文字、概テ皆ナ匿名ヲ以テシ、若シ然ラサレハ名實共ニ價ナキ無賴書生ノ名ヲ以テス、其ノ酷シキニ至リテハ、名實相應シテ實力ヲ有スヘキ發行人、編輯人ノ名義スラ曖昧模糊ノ中ニアリテ、又々窺知ス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リ、是レ皆ナ棚頭ニ傀儡ヲ弄シテ、裏面ニ絲ヲ線ツル者アルニ由ラスンハアラス、是レ法教的傀儡師ニアラスシテ何ソヤ、彼レ傀儡師、何等ノ卑怯者ソ、彼レ傀儡師、何等ノ横着者ソ、暗夜窓外ヨリ瓦礫ヲ擲ツノ行爲ヲ以テ、我カ法教界ノ時弊ヲ矯正セント欲ス、縱ヒ良心ヨリ出テタリト假定スルモ、其ノ策ノ拙ナルヲ慙マスンハアラス、然ルニ彼レ等カ十中ノ八九ハ、彼ノ時弊ヲ矯正セント欲スルカ如キ念慮ハ、彼レカ腦巔ヨリ脚痕ニ徹シテ、秋毫タモ得ヘカラス、只々盲者カ暗夜ニ闘争シテ、傍ラニ燈ヲ提クルノ人アルヲ

知サルカ如キノミ、爰ヲ以テ若シ黒幕一下シテ、彼レ等カ傀儡棚頭ニ現ハル、ニ至リテハ、吉良上州ノ絲ヲ牽テ、淺野内匠ヲ讒セシ者、淺野内匠ノ絲ヲ牽テ、吉良上州ヲ傷ケシ者、共ニ是レ同一家ノ傀儡師タルヲ免レンス、時弊ヲ救フニ將タ何ノ價直カアラシ、願フニ昔時ノ佛者ハ、其ノ名ヲ匿シテ陰徳ヲ積ミ、今時ノ佛者ハ、其ノ名ヲ匿シテ惡事ヲ行フ、古今ノ徑庭夫レ斯クノ如シ、是レ等ノ法教的傀儡師、而被テ褻テ其ノ鐵顔ヲ暴露セシメスンハアラス、嗟呼我カ日本法教界中、妖魔ノ跋扈、遂ニ此ニ至レル乎

第三編 各種ノ弊

妖魔ノ巢窟、斯クノ如ク狼藉ニシテ、我カ法教界ヲ魔魅スルコト、斯クノ如ク酷シキモノハ、是レ畢竟何ニ依テ然ル乎、願フニ左ノ諸種ノ弊害ヨリ來ルモノナラント信ス

第一章 一己人ニ於ケルノ弊

第一段 自侮ノ弊

謙遜辭讓ハ素ヨリ美德ナラスンハアラス、殊ニ孔子孟學派ノ道德トシテハ、太々美ナル

モノアルヲ見ル、我カ法教界中ニモ、三寶ニ敬順シ、大己ヲ尊重スルト云フカ如キ、彼ノ單純ナル謙遜辭讓ノ美德ヨリ、更ラニ善美ノ實アルヲ見ル、然レトモ、此ノ謙遜辭讓ヲ死守スルノ餘リハ、遂ニ自侮ノ弊ニ陥リ易シ、西人云ヘルコトアリ「自重ノ精神ナキハ東洋人ノ短所ナリ」ト、是レ未タ其ノ實相ヲ穿タサルノ言タルヲ免カレザレトモ、亦タ決シテ無稽ノ言ト云フヘカラス、我カ東洋ノ弊習ハ、彼ノ孔孟學派道德ノ死守ニ依リ、上長ヲ敬重スル篤キニ失スルヨリ、之レカ權衡ノ不平均ハ、自己ヲ輕侮スルノ弊ヲ生セルコト、爭フヘカラサルノ實アリトス、又々我カ法教世界ニ於テ、三時説ノ誤解ヨリ、今時第一ノ持戒者ト雖モ、猶ホ昔時第一ノ破戒者ニ及ハサル遠シト盲信シ、且ツ徒ラニ老朽崇拜ノ主義ヲ骨張スルノ餘リ、遂ニ古ヲ尊ヒ、今ヲ卑ミ、他ヲ重シトシテ、己レヲ侮ルノ弊ヲ醸セリ、彼ノ著者カ謂ユル妖魔ナル者、概テ我カ法教界中ニ先覺者ノ面貌ヲ粧ヒ、老朽部分ニ屬スル者ナラスンハアラス、是レ後進少壯ノ法教家カ自ラ侮リ、彼レ等ヲ崇拜シテ、其ノ跋扈ヲ逞フセシムルノ弊ニ依ルモノナシトセス、豈ニ鑑ミサルヘケンヤ

第二段 自尊ノ弊

三十

自尊自重ノ念ハ、己レヲ立テ、自ラ守ルニ缺クヘカラサル要素ナリ、然レトモ、自尊ノ精神、自ラ弊害ナキ能ハス、抑モ人生ノ用意タル、或ル點ニ向テハ、自尊自重ノ精神ヲ維持スルト共ニ、或ル點ニ向テハ、自ラ其ノ缺所短所ノ多キコトヲ省ミサルヘカラス、自尊ノ精神ヲ以テ、之レヲ絶對的ニ維持スルハ最モ不可ナリ、且ツ自尊ノ弊害タル、時ニ或ハ驕慢ニ流レ、時ニ或ハ無謀ニ陥ル、人生最モ其ノ己レヲ愆リ易キハ、得意ノ時ニ多シトス、若シ才略智謀勇悍等ヲ恃ミテ、天下我レホトノ者アラジト念ハ、其ノ初一念、既ニ惡魔ノ其ノ身ヲ墮フナリ、彼ノ那勃烈翁第一世カ、身ヲコルシカノ一孤島ニ起セシヨリ、稀世ノ英雄、之レニ與フルニ時運ヲ以テセシカハ、進前敵ナク、鐵蹄恣マニ全歐洲ヲ蹂躪シ、文勳武功、威名赫々、遂ニ佛國ノ帝冠ヲ戴クニ至リタルモノ、主トシテ自尊ノ精神ノ資クル所ニ由ラスンハアラス、然レトモ征魯ノ大敗、一タヒ其ノ帝位ヲ奪ハレテヨリ、エルバノ孤島ニ流竄セラレ、雄心勃々自ラ抑ユル能ハス、更ラニ佛國ニ歸リテ再ヒ帝位ニ即クト雖モ、其ノ席未タ暖カナラサルニワートル

ローノ大戰、又々敗レテ虜ト爲リ、大西洋ノ一孤島セントヘレナニ幽囚セラレ、遂ニ島中ニ卒スルニ至ルモ、亦々自尊自負ノ弊害ニ出テスンハアラス、其ノ孤島ニ生レテ孤島ニ卒シ、自尊ニ興リテ自尊ニ亡フ、萬世ノ豪傑、因果尙ホ昧マシ難シ、天下算フルナキ斗筭ノ人、蓋ソ自尊ノ弊害ヲ慎マサランヤ

第三段 情實ノ弊

或ル人曰ク「情實ハ道理ノ判斷ヲ愆ルト、眞ニ言フ所ノ如シ、彼ノ兒童ノ喧嘩ニ於テ阿婆カ己レノ兒孫ヲ良カラント思ヒ、猛勇男兒カ、一婦女ノ爲メニ枷鎖セラレテ、時ニ本然ノ勇氣ヲ折キ、人君カ奸臣ヲ寵シテ其ノ明ヲ蔽ハレ、良師カ惡弟子ヲ愛シテ其ノ名ヲ汚ス、是レ情實カ道理ノ判斷ヲ愆リタルモノナラスンハアラス、彼ノ官海ニ存スル所ノ情實ノ弊ノ如キハ、政費節減、冗員沙汰、一タヒ幾分ノ非免ヲ行ヒ、再ヒ幾分ノ登庸ヲ爲ス、彼處ニ免シテ、此處ニ任シ、前ニ減シテ、後チニ増ス、斯クノ如キ朝三暮四ノ制、至竟情實ノ弊ヲ脱スル能ハサルニ因ル、又々瑣々タル内縁ニ拘牽セラレテ、或ハ主務吏カ一二ノ商賈ノ爲メニ官業上ノ利益ヲ獲セシメ、或ハ區々タル私情ニ

三十一

纏綿セラレ、爲メニ不能ヲ擧ケテ能ニ代ユルコトアルカ知キ、今後ノ官海其ノ弊害ノ痕ヲ斷ツヘシ、既往ニ於テハ未タ其ノ實ナキヲ斷言シ難シ、然レトモ彼ノ世間ノ事、安ソソ法教者ノ關係スル所ナランヤ、轉シテ我カ法教界中ニハ、果シテ此ノ弊ナシトスヘキヤ否ヤト云フニ至リテハ、啞然トシテ其ノ答フル所ヲ知ラス、試ミニ一二ノ例ヲ引カハ、彼ノ某々宗門ニ在テ、或ル譎黠商賈ノ爲メニ一宗ノ公金ヲ私貸シテ亦タ返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ト爲シタルカ如キ、又タ或ル小黠智ニ富メル惡僧ヲ任用シテ、本山ノ重役ヲ負ハシメ、之レカ爲メ莫大ノ負債ヲ生シテ、其ノ宗門ノ體面ヲ汚シ、其ノ本山ノ維持ニ苦ムト云フカ如キ、又タ彼ノ譎詐百端、陰險縱橫、其ノ一宗ノ紛擾ニ際會シテ、彼此ノ間ニ纏綿纏綿ノ奸策ヲ施シ、朝ニハ甲者ノ腹心ニ入り、暮ニハ乙者ノ股肱ト爲リ、小康ヲ萬一ニ僥倖シテ、己レカ私慾ト虛榮トヲ恣ニセントスルノ野心アルヲ知ラス、自餘ニ人モアルヘキニ、斯クノ如キ小奸物ニ托シテ、一宗紛擾ノ調停平和ヲ期セントシ、却テ宗綱ノ紊亂ヲ來シテ、又タ截斷スヘカラサルノ大事ヲ惹起スルカ如キ、又タ或ル殘狼羊皮ヲ被スルノ兇兒タルヲ知ラスシテ、自ラ之レヲ登庸シ、又タ

或ル敵ノ間諜者タルヲ知ラスシテ、之レヲ己レカ手腕ト恃ミ、以テ日夜ニ心事ヲ告ケ、又タ宗務ノ重職ニ、或ル首鼠兩端的ノ人物ヲ採用シテ、他ノ攻撃非難ヲ受ケ、又タ或ル忠ニ似タルノ大奸物ヲ擧ケテ、一宗本山ノ重任ヲ負ハシメ、其ノ表面談笑和氣ヲ糝フニモ拘ラス、日夜其ノ貫首ノ爲メニ陷穽ヲ穿チ居ルヲ辨知セス、又タ或ル汚行穢心、世ノ擧ケテ唾棄セサルナキ人物ヲ拉シ來リテ、宗務當路者ノ名ヲ冠ラシメ、以テ愚俗ノ輕瞞ヲ招ク等、其ノ原因或ハ一宗長者ノ不明ニ出ツルナシトセサレトモ、主トシテ情實ノ弊害ヲ避クル能ハサル所アルヨリ、遂ニ藕絲大象ヲ繫クノ奇觀ヲ呈スルモノナラスンハアラス、苟クモ身ヲ以テ公共ノ重任ニ當ル、世間ト出世間トニ論ナク、安ソソ情實ノ弊ヲ破ラスシテ可ナランヤ

第四段 銅臭ノ弊

銅臭ノ人ヲ醉ハシムルコト、猶ホ酒ヨリモ太シキモノアリ、一代ノ名士、銅臭ノ爲メニ墮落シ、苦面ノ人鬼、銅臭ノ爲メニ笑フ、俚諺ニ云フ「地獄ノ沙汰モ金次第」ト、又タ云フ「阿彌陀モ金ヲ以テ光ル」ト、穿テリト云フヘシ、然レトモ、飛鳥、空ノ必要ナルヲ

知り、游魚、水ノ必要ナルヲ知ラハ、人間世界又タ黄金ノ必要ナルヲ知ルヘシ、若シ正當ノ徑路ヲ蹈テ之レヲ求ム、誰レカ之レヲ銅臭ト名ケン、其ノ銅臭ト名クル所以ノモノ、帶フヘカラサル處ニ銅臭ヲ帶フルヲ云フナリ、蓋シ銅臭ノ存スル所、理ヲ非ト云ヒ、邪ヲ正ト云ヒ、多數ヲ害シ、少數ヲ益シ、善人ヲ譏リ、惡人ヲ讚メ、奸臣ヲ忠臣ト云ヒ、明君ヲ暗君ト云ヒ、邦國ヲ賣リ、主義ヲ賣リ、人ヲ賣リ、己レヲ賣ル、嗚呼、銅臭ノ弊害、豈ニ奸吏袖下ノ物ニ限ランヤ、銅臭ノ弊害、安ソソ羅馬法王ノ贖罪券ノミ是トセンヤ、我カ日本現今ノ法教世界、又タ銅臭鼻ヲ穿ツテ見ル、彼ノ銅臭者流、或ハ清高潔白ノ士ヲ奇トセン、清高潔白ノ士モ亦タ彼ノ銅臭者流ヲ奇トシテ、彼レ等カ鐵面皮ヲ褫カスンハアラス

第五段 摸倣ノ弊

摸倣ニ長スルコトハ日本人ノ特性ナリトハ、毎ニ聞ク所ナリ、往昔、三韓漢土ト交通ノ路開ケテヨリ、制度、文物、衣服、工藝、概テ彼レニ摸倣セリ、維新創業、歐米各邦ト交際スルニ當リテハ、凡百ノ事、其ノ摸倣ノ太シキ、更ラニ往昔ノ比ニアラス、而シテ

彼レノ長ヲ取テ我カ短ヲ補ヒ、彼レノ善ニ倣フテ我カ弊ヲ破ル、文運武歩、日就月將ノ上ニ於テ、其ノ効實ニ甚シトセス、然レトモ、物一利アレハ一害之レニ從フハ、數ノ免レ難キモノナル乎、彼レノ國土民風ニ適シテ、未ダ我カ國土民風ニ合ハサルモノト雖モ、性急之レヲ輸入シテ、直チニ實行セシメント欲シ、彼レニ於テ殘羹雜飯ヲ乞ヒ來リテ、我カ珍膳羞味ト爲サント欲シ、其ノ甚シキニ至リテハ、國體ノ神聖ヲ傷ケ、國民ノ性情ニ反キ、國力ノ進度ニ違ヒ、國權ノ萎縮ニ關シ、社會ノ風尚ヲ敗リ、民人ノ衛生ヲ害フカ如キコトヲスラ、毫モ顧慮スル所ナクシテ、直ニ摸倣ヲ彼レニ取ラントスルニ至ル、國民タル者、戒飭セスンハアルヘカラス、然ルニ最モ憂フヘキハ、摸倣ニ倣スルモノナリ、蓋ハ又タ何ソ、曰ク、近時我カ法教世界カ、他ノ世間ノ惡弊ヲ摸倣スルコト多キ是レナリ、顧フニ古來我カ法教世界ニ於ケル、師弟、本末、水乳和合ノ中ニ於テモ、師弟ノ大義、本末ノ名分、整然トシテ一絲亂レサリシハ、實ニ我カ法教世界ノ美德ナリトス、然ルニ近時ノ情態ヲ見ヨ、徒弟ハ師僧ヲ蔑ミシ、末寺ハ本山ヲ侮瞞ス、世間ノ惡少年ノ多キ、庠序ニ在テ其ノ教員管理者ニ向テ、辭職ヲ勸告スル者アレハ、

我カ法教學校ニモ、黨與ヲ募リテ亂暴ヲ働キ、同ク辭職ヲ勸告ス、世間民權ノ說勃興シテ、人民、政府ニ詰責シ、其ノ主務官ヲ訴人スレハ、我カ法教内ニモ其ノ末寺信徒ノ分齊トシテ、其ノ管長ヲ法衙ニ拘牽ス、斯クノ如キノ惡弊、素ヨリ師弟本末ノ秩序ニ於テ、上位ニアル者、其ノ德具ハラス、其ノ力微ナルニ起因スヘシト雖モ、又々主トシテ世間ノ惡弊ニ摸倣シタルノ罪ナラスンハアラス、又々或ル一種ノ弊害ニ至リテハ、世間ニ雜誌熱流行スレハ、早クモ其ノ傳染ヲ我カ法教部門ニ感シ、己レ未タ私信ノ寒暄ヲ叙スルニスラ苦難ナルノ身ヲ以テ「盲者蛇ヲ恐レヌ」ノ古諺ヲ實用シ、厚顔ニモ粗漏杜撰ノ文字ヲ臚列シ、經綸ニ益ナキ急進突飛ノ意義ヲ骨張シテ、恬然自ラ文壇上ノ人ヲ以テ任ス、之レモ亦タ摸倣ノ弊害ヨリ得來リタル結果ナリ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

第六段 因襲ノ弊

乳臭未タ去ラサルノ口ヲ以テ、漫ニ法教ノ經綸ヲ議スル、素ヨリ其ノ所ニアラス、然レトモ、現今ノ時勢、阿爺ハ兒童カ地誌書ヲ讀ムヲ聞キテ、微カニ天竺ノ穹窿盡クル邊ニアルノ國ナラサルヲ判シ、老婆ハ孫女カ雷霆ノ理義ヲ解クヲ聞キテ、始メテ往

年、蚊帳ヲ張り、線香ヲ薰シタルノ猥褻ヲ耻ツ、豈ニ老朽尊大ノ弊ヲ因襲シテ、文明ノ進運ヲ防障スヘケンヤ、顧フニ我カ法教世界ニ於テハ、因襲ノ弊、彼ノ世間ヨリ尙ホ甚シキモノアリ、俗臭極マル封建時代門閥ノ餘弊、銅臭ト情實トヲ以テ滿マサレタル衣體僧階ノ高下、海老ニ似タルノ腰骨、洋燈ヲ欺クノ頂顛、法教ノ進運ヲ資クルニ於テ幾許ノ價直ソ、彼レ等徒ラニ法教ノ進路ニ壅塞シテ、青天白日、癡人面前ニ猶ホ夢ヲ説カントス、而シテ彼レ等カ弊害ノ最モ甚シキ、其ノ驕慢ヤ高ク、其ノ執拗ヤ強ク、區々タル寺格、僧階、年臘等ノ差別ニ拘泥シテ、毫モ人才登庸ノ路ヲ辨セス、幾度カ難局ニ當リテ、幾度カ失敗シ、終ニ宗綱ヲ紛糾錯綜シテ、復々解クヘカラサルニ至ルモ、尙ホ内心忸怩タラサルモノ、是レ因襲ノ弊ニアラスシテ何ソヤ、試ミニ明治二十餘年間ニ於ケル法教ノ爲體ヲ回想シ、且ツ目下二三宗派ノ現況ヲ洞觀セハ、著者ノ言論決シテ誣ヒサルヲ知ラン

第二章 集合體ニ於ケルノ弊

大厦ノ將サニ覆ラントスルヤ、孤柱ノ能ク支フル所ニアラス、法教今日ノ形勢ヲ挽回

セントスルニハ、必ラス傑出非凡ノ人ニ依リテ、撥亂反正ノ効ヲ奏スル乎、集合團結ノ力ニ依リテ、愛國護法ノ實ヲ擧クル乎、二者其ノ一ヲ擇ハサルヘカラス、而シテ其ノ前者ノ如キハ、素ヨリ非常ナル因縁會遇ノミ、通常ナル人爲ノ力ニ依リテ得ヘカラス、然ラハ先ツ後者ニ依リテ其ノ目的ヲ達セサルヘカラス、是レ集合體ノ必要ナル所以ナリ、而シテ集合體ニモ、自ラ宗派の集合體ト、法教の集合體トノ別アリテ、其ノ弊害ニモ自ラ差異ナキ能ハス、請フ之レヲ左ニ辨セン

第一段 宗派の集合體ノ弊

一宗一派ヲ目的トシテ立ツル所ノ集合體ニ於テハ、其ノ利トスル所、毎ニ結合力ノ鞏固ナリ易キコトニ在リ、何トナレハ、縦ヒ平生ニ於テ、一種ノ運動ヲ企テサル時ト雖モ、共ニ一ノ宗祖ヲ戴キ、共ニ一ノ法式ヲ行ヒ、共ニ一ノ宗派ヲ思ヒ、共ニ一ノ風習ニ慣レ、共ニ俱ニ師弟、朋友、檀越、信徒ト提携誘掖スルノ便アリ、然レトモ、更ラニ一大活眼ヲ開キテ、目下ノ必要ヨリ觀察スレハ、宗派の集合體ノ弊ハ、實ニ鮮少ナラサルモノアリ、何トナレハ、宗派の集合體愈々勢力アレハ、法教の集合體ハ益々萎縮ス、人ハ

自ラ能力ニ度アリ、一人ニ濃厚ナレハ、萬人ニ淡泊ナラサルヲ得ス、宗派の集合體ノ隆盛層一層スレハ、法教界中ノ墻壁層一層高ク爲ルモノナリ、彼ノ一家ヲ富マスハ國家ヲ富マスナリ、國家ヲ富マスハ世界ヲ富マスナリトノ理論ハ、以テ一寺ヲ利スルハ宗派ヲ利スルナリ、宗派ヲ利スルハ法教ヲ利スルナリトノ理論ト併行スルモノナレトモ、著者ヲ以テ之レヲ見レハ、俱ニ是レ實力上ノ界限線ヲ認レリ

試ミニ彼ノ世界トハ何ナルカヲ見ヨ、恩怨親疎、多數ノ國家カ對峙屹立セル上ニ下セル總名タルニ過キス、故ニ國家ヲ統轄結合スルノ勢力ハアリト雖トモ、世界ヲ統轄結合スルノ主宰者ハアルコトナシ、爰ヲ以テ學理、若クハ宗教等ハ、各國平等ナルヲ得ヘシト雖モ、若シ直接實際ニ國家ノ利害ニ關係スヘキ生産力、若クハ兵力等ニ至リテハ、世界各國皆ナ悉ク不平等ナリ、若シ彼ノ兵力ノ上ニ於テ、甲乙數國互ニ連衡合從シテ、其ノ利害ヲ共ニスルコトナシトモ、蓋ハ平等ナルカ爲メニ連衡合從スルニアラスシテ、不平等ナルカ爲メニ連衡合從ノ止ム能ハサルモノアルナリ、而シテ其ノ富國強兵ノ大本タル生産力ノ如キニ至リテハ、一ノ國家外、決シテ平等主義ヲ及

ホスヘキモノナシ、我レニ一絲ヲ増セハ、彼レニ一絲ヲ減シ、彼レニ半錢ヲ益スレハ、我レニ半錢ヲ損ス、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只管己レカ國家ノ爲メニ争フ、若シ夫ノ空漠ナル學理的ノ議論ヲ除キ、實際上ノ觀察ヲ以テスレハ、何レノ處ニカ國家ヲ富マスハ世界ヲ富マスナリト云ヘルカ如キ法則ヲ須ヒン、何トナレハ、國家ハ絶對的ニ維持スヘキモノニシテ、世界ハ對峙的ニ屹立スヘキモノナレハナリ

然リ、然レトモ、宗派ノ法教ニ於ケルハ、決シテ國家ノ世界ニ於ケルカ如キ比例ニアラス、世界ニハ之レカ主宰者ナクシテ、篡奪興亡、其ノ力ニ一任スルモ、法教ハ之レヲ統一スルノ主宰者、即チ釋迦無上尊ノ在ルアレハ、十二宗、三十餘派、其ノ一宗一派ト雖モ、法教ノ範圍外ニ跳出スヘキモノアラサルハ勿論、俱ニ是レ相愛相敬シテ、白毫ノ餘光ヲ分タサ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ナリ、彼レ宗意安心至竟何物ゾ、其ノ信仰修學ノ熱度ヨリ、各々自家ノ宗派ヲ以テ、最尊無上トスルニモ拘ラス、釋尊隨緣ノ說法ヲ根據トシテ、其ノ一類一種ヲ撰擇セシモノタルニ過キス、彼レ宗派ノ開立、至竟何事ゾ、其ノ宗祖ノ信仰修學最モ篤キ所ニ向テ、時機處縁ニ應シタルニ過キス、若シ活眼ヲ開キ

テ達觀スレハ、法教ノ本體、素ヨリ現今ニ於ケル一宗一派ニ依リテ圓滿セララルヘキモノニアラス、釋尊大寂定中ノ靈、又々必ス現今ノ宗派カ圓滿具足ノモノナラサルコトヲ照鑑シタマハン、然レトモ法教ノ事タル、素ヨリ總別廣狹ノ理論ヲ以テ、其ノ圓滿ト不圓滿トヲ判スヘキモノニアラス、其ノ信仰ニ於テ堅ク、其ノ修學ニ於テ深ケンハ、何レノ宗派ト雖モ、之レヲ圓滿ノモノト爲スヘシ、其ノ一宗一派ノ範圍ヲ超出シテ、漠然法教ノ總體ヲ理解スルト云フカ如キヲ以テ、決シテ圓滿ト云フヘカラス、詮スル所、法教ノ圓滿不圓滿ハ、之レヲ信修スルノ人ニアリテ、名相理解ノ邊ニアラサルコトヲ知ラサルヘカラス、故ニ其ノ宗意安心ノ上ニ於テハ、敢テ是非スヘキニアラスト雖モ、其ノ集合體トシテ、時勢的ニ運動スルニ至リテハ、結局、其ノ結合力ノ鞏固ナルニモ似ス、外教又々ハ社會ニ對シテ、其ノ勢力ヲ微弱ニシ、若クハ其ノ勢力微弱ナルニアラサレハ、他ノ宗派ヲ壓倒シテ、己レノ宗派ノミ外ニ向テ雄飛セント欲スルニ至ル、此ノ二者ノ弊害ハ、宗派の集合體ノ每ニ免レ難キ所ナリトス

第二段 法教的集合體ノ弊

若シ夫レ法教的集合體ニ至リテハ、前段云フ所ノ如キ害ナキハ頗フル慶フヘキコトナリトス、然レトモ、若シ法教的集合體ニ於テ其ノ方法用意宜シキヲ得サル時ハ、又々其ノ弊害ノ甚シキモノアリ、顧フニ法教一貫ノ教理ニ於テハ、教主釋尊ノ眞前ニ於テ、總テノ道俗共ニ是レ兄弟姊妹タリト雖モ、既ニ其ノ宗派ヲ異ニス、而シテ一宗中スラ、宗意解釋ノ小異少差、又々ハ些々タル本山開闢ノ由來ニ於テ、一宗統一ノ運動ヲ見ル能ハス、數箇ノ別派分立スルノ止ムヘカラサルヲ見ル、安ンン法教各宗派ヲ打シテ一團ト爲シ、以テ圓滑無礙ノ運動ノ爲シ易キヲ得ンヤ、然レトモ法教獨立ノ體面ヲ維持シ、我カ國家ノ鎮護ニ與テカアラントセハ、彼ノ混スヘカラサル宗意安心ニ關スルコト、及ヒ宗制ノ規定ニ依テ獨立スヘキコトヲ除クノ外ハ、成ルヘク法教全體、同心協力ノ運動ヲ爲サ、ルヘカラス、茲ニ於テ乎、法教的集合體ノ通患トスル所ハ、其ノ集合體ノ巨大ナルニモ似ス、其ノ勢力ノ頗フル稀薄ナルコト是レナリ、其ノ稀薄ナル所以ハ、各自無責任ニ流レ易キヨリ來ル、以テ遂ニ各自我見ヲ主張シテ、宗派的ノ運動ニ陥リ易キコト是レナリ

先ツ彼ノ無責任ニ流レ易キノ弊害ヲ云ハ、甲者ハ法教的運動ノ假面ヲ被リテ、己レカ宗派ノ勢力ヲ張ラントシ、其ノ酷キニ至リテハ、法教的集合體ノ中ニ於テ、宗派的ニ勢力アル甲乙宗派ノ鬭爭軋轢ヲハ、他ノ微弱ナル宗派ハ之レヲ傍聽シテ、彼此共ニ贊成スル能ハス、頗フル迷惑ナル地位ニ立チテ、竊カニ不平ヲ洩ラスコトスラナシトセス、又々乙者ハ宗派的權力ヲ法教的ニ混用スルカヲ疑ハレンコトヲ慮カリテ、互ニ讓ル所アリ、且ツ微弱ナル宗派ハ、本來強大ナル宗派ノ背後ニ屬スルヲ以テ、常トシ、其ノ義務ノ負擔ニ於テモ、自ラ大宗派ニ及ハサル所アレハ、其ノ所見ヲ抑ヘテ發スル能ハサルノ憾アリ、又々丙者ハ己レ平生ノ地位タル、其ノ宗派内ニ在テ高等ナル門閥僧階ヲ有スルノ身ヲ以テ、法教全體ノ團結ニ屬セハ、他ノ宗門、又々ハ自宗ノ門閥僧階卑キ少壯法教家ノ說ニ服從セサルヘカラサルコトアリ、又々少壯法教家ニ於テモ、毎ニ老大法教家ニ先ンシテ所見ヲ陳フルモ、或ハ敬ヲ失スルニ忍ヒサルアリ、或ハ其ノ機々投合セサルノ點アルヲ慮リテ沈黙スルアリ、斯クノ如キ種々ノ弊害アリテ、以テ法教的集合體ノ運動ノ實地ニ奏効セサルコトハ、歴々實驗ニ徴シテ疑ハサルナリ、

茲ニ於テ乎、我カ法教家カ智徳ノ進度尙ホ卑ク、法教的運動ニ、宗派的、老大的、門閥的ノ觀念ヲ混用シ、若シ其ノ所見ニ逆フコトアレハ、自ラ無責任ニ流レテ、法教的集合體ノ勢力ヲ稀薄ニシ、若シクハ之ヲ絶無ニシテ、毎ニ幾分ノ結合力ト、費用ト、時間トノ總テヲ擧ケテ雲散霧消セシメ、毫モ顧念セサルニ至ル、嗚呼法教的集合體ノ弊害モ、亦タ酷クシト云フヘシ

第四編 如何ニシテカ時弊ヲ矯正セシ

法教界中ニ於ケル各種ノ弊害ハ、延テ種々ノ妖魔ヲシテ、横行跋扈、恣ニ我カ教田ヲ荒蕪シ、以テ彼レ等カ巢窟斯クノ如ク狼藉ナルニ至ラシメ、其ノ諸種ノ運動ニ於ケル主動者ノ心行ト、一異相關シテ以テ其ノ機關ニ中心點ヲ失ハシム、苟クモ我カ法教ノ獨立ヲ企圖シ、我カ國家ノ鎮護ヲ計畫セント欲セハ、宜ク先ツ此ノ時弊ヲ矯正セサルヘカラス、果シテ然ラハ、如何ニシテカ此ノ時弊ヲ矯正スルコトヲ得ン

凡ソ事物ノ改良進歩ヲ圖ラント欲セハ、先ツ其ノ事物ノ性質由來ヲ審カニセサルヘカラス、我カ法教時弊ノ矯正ニ於テモ、實ニ又タ然リトス、顧フニ我カ法教ノ時弊、實ニ今日アルニ至リタルモノ、豈ニ星霜淺シトセンヤ、若シ頭ヲ回ラシテ我カ國法教變遷ノ跡ヲ追尋セハ、如何ニ時弊ノ萌發成長シ來リタル乎ヲ識認スルコトヲ得ン、是レ時弊ヲ矯正スルニ就テ、將サニ履ムヘキノ順序ナリトス、今マ卷ヲ改メテ縷述論評スル所アラン

第二卷 法教變遷ノ要點ヲ切論スルノ上

第一編 三時説ノ活用

若シ法教ノ通説ニ依テ考フレハ、正像末ノ三時説コソ、眞ニ我カ法教ノ今日アルヲ豫言シタル萬古不磨ノ鐵案ナルヘシ、今マ著者ハ敢テ此ノ通説ニ抗抵スルモノニアラスト雖モ、若シ法教隆替ノ原則カ、果シテ斯クノ如ク確定シテ動カスヘカラサルモノナリトセハ、恰カモ卑キニ就テ流ル、水ノ復タ逆流セザルヲ見テ嘆嗟スルカ如ク、世ハ頼ミナキモノト爲リ果ツヘシ、况ンヤ彼ノ世間ノ通説ハ、上古ノ野蠻ヨリ、次第ニ文明ニ進化スト云ヒ、我カ出世間ノ通説ハ、正法ヨリ次第ニ末法ニ遷移スト論破シ去テ誤謬ナキモノトセハ、此ノ逆比例ヨリ生スル所ノ結果ハ、我カ法教ヲシテ、益々世間ニ

遠サカラシメ、我カ法教ハ草蒙野蠻ノ時代ニ適スル法教ニシテ、文化開明ノ時代ニ適スル法教ニアラスト爲シ、以テ世道人心ニ益ナキニ至ラシメサレハ已マス、我カ法教隆替ノ原則、豈ニ斯クノ如キモノナランヤ

抑佛説ニシテ正像末ノ三時説アル所以ノモノハ、其ノ佛意ノ存スル所、決シテ法教ノ澆漓浮薄ヲ消極的ニ觀念シテ、絶望ノ境ニ達セヨトノ趣意ニアラス、法久シケレハ自ラ弊ヲ生シ、物長ケレハ自ラ腐敗ヲ免カレサルハ自然ノ法理ナレハ、此ノ説アルニ依リテ、愈々積極的ノ觀念ヲ以テ企望ノ境ニ達セヨトノ趣意ニ外ナラス、若シ強テ然ラストシテ、坐カラ法教ノ自滅ヲ招クカ如キユトアラハ、嘗ニ佛ノ見孫タラサルノミナラス、眞ニ法教世界ノ罪人ナリ

百萬ノ空論ハ一ノ實事ニ若カス、法教若シ時機國土ニ適セサレハ、果々何ノ功德カ之レアラシ、佛若シ現今ノ世ニ出興アラハ、宜ク現今ノ時機國土ニ適ヘル法教ヲ開闢アラシ、果シテ然ラハ法教普通ノ論者カ、認メテ以テ末法ト爲スモノ、實ニ是レ正法ナルナリ、其ノ正法ノ價直、何ソ昔時ノ正法ト高低アラシヤ、是レニ由テ之レヲ觀レハ、

儼然タル靈山ノ一會、猶ホ今日ニ存スルヲ見ルナリ、然ルニ或ル一種ノ偏僻論者ハ、佛説ノ要所、應機隨時適土ノ三者アルヲモ顧ミス、徒ラニ日本現今ノ機根ヲシテ、三千年前ニ於ケル印度ノ機根ト齊シカラシメント欲シ、若シ其ノ空想ノ如クナラザレハ、嗚呼、末法濁惡ノ世ナリト云フ、又々何ソ誤レルノ甚シキヤ

顧フニ彼ノ正像末ノ三時説タル、詮シ來レハ法教アリテ後チノ説ナリ、故ニ此ノ三時説ノ勢力ハ、決シテ法教ノ隆替存亡ヲ規定スルノ價直アルモノニアラス、若シ之レアリトセハ、龍樹、馬鳴ニ依テ興レル法教、素ヨリ佛在世ノ法教ニ及ハサルヤ遠シ、達磨、慧能ニ依テ興レル法教、素ヨリ龍樹、馬鳴ノ時代ニ於ケル法教ニ及ハサルヤ遠シ、親鸞、日蓮ニ依テ興レル法教、素ヨリ達磨、慧能ノ時代ニ於ケル法教ニ及ハサルヤ遠シ、法教何ソ古今ニ依テ其ノ價直ヲ異ニスルモノナランヤ、彼ノ小乘聲聞的ノ法教ハ、尙ホ之レカ等差ヲ立ツヘシト雖モ、我カ大乘菩薩的ノ法教ハ、決シテ此ノ等差ヲ立ツルヲ許サルナリ、唯々之レヲ空論的ニ死守スルト、實際的ニ活用スルトノ差アルノミ、而シテ茲ニ最モ警誡スヘキハ、漫ニ大乘ノ名ヲ假用シテ、却テ破大乘ノ見ニ

陷ルカ如キハ、其ノ小乘的ノ論議ニモ尙ホ及ハサルコト遠シトス

以上論スルカ如キ理由ナルニ依リ、著者ハ法教時弊ノ原因ヲ、彼ノ三時説ニ依テ論セ
ントスルモノニアラス、別ニ他ノ方面ニ向テ、其ノ原因ヲ推究セント欲スルモノナ
リ、又ヲ必ス斯クナカルヘカラサルナリ

爰ヲ以テ著者ハ、先ツ斯ク斷言ス、正像末ノ三時説タル、其ノ自然ニ放任シ去テハ、法
教ノ真理、素ヨリ變遷アルヘキニアラサレトモ、之ヲ信修スル僧侶、信徒ノ行持、心
操、自ラ澆季ニ流ル、カ故ニ、此ノ三時説ノ所立ニ依リテ、其ノ行持、心操ヲ堅固善良
ナラシムルニアリト

次ニ斯ク斷言ス、若シ我カ法教ヲシテ、單ニ遁世離塵ノ法門ダラシメ、毫モ世道人心
ニ益ナキモ、自ラ足レリト爲スモノナリトセハ、其ノ僧侶タル者ハ、深山窮谷ニ隱遁
シテ、草衣木食猿鶴ヲ維レ友トシ、敢テ破ルヘキ戒法モナキニ至ルヘシト雖モ、如何
ンセン、我カ眞實ノ法教ハ、斯クノ如キ聲聞自利ノ法教ニアラスシテ、世運ト共ニ開
進セル信徒ニ布教傳道シ、活潑々地ニ我カ正法ヲ末世悠久ニ興隆スヘキモノナレハ、

僧侶タル者、宜ク時機國土ニ適合セル布教ヲ爲スハ、其ノ世ニ生レテ正法紹隆ノ任ニ
當レル僧侶ノ本分ニシテ、一ハ教主釋尊ニ對スルノ義務モ此ニ存シ、一ハ後世之レテ
紹クノ法孫ヲシテ、其ノ紹クニ堪ヘシムルノ義務モ此ニ存スルヲ知ル、其ノ獨善ヲ樂ミ
テ、單ニ己レノ淨行ヲ汚サンコトヲ厭ヒ、我カ法教ヲシテ益、世間ト遠サカラシメ、以
テ其ノ滅亡ヲ招クカ如キハ、僧侶タル者ノ痛ク戒愼スヘキ所トス、故ニ縱ヒ千百年ノ昔
時ニアリテモ、我カ法教ヲ紹隆スヘキ僧侶カ、其ノ時機處ニ適合スルノ布教ヲ爲ス能
ハスシテ、自ラ衰滅ヲ招キタランニハ、既ニ是レ末法ナルナリ、而シテ現今及ヒ現今以
後ニ於テモ、我カ僧侶カ能ク時機處ニ適合セル布教ヲ爲シ、聲聞獨善ノ悲境ニ陷ラス
シテ、殷ニ二世道人心ヲ裨益シ、以テ法教ノ真理ノアル所ヲ知ラシメ、之レニ依テ自他
共ニ安心立命ノ地歩ヲ獲得スルコトヲ得ハ、其ノ何レノ時、何レノ國ニ拘ラス、我カ
正法ハ儼然トシテ存在スルヲ證スヘシ、彼ノ正法千年(又タハ五百年)像法千年、末法
萬年ノ説、豈ニ世尊ノ深意ヲ知ラスシテ、膠柱死守スヘケンヤ、請フ次編ニ至リテ、我
カ國古來ノ佛者カ、如何ニ法門ヲ相續シテ、其ノ隆替興亡ノ跡ヲ異ニセシメタルカヲ

第二編 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教

法教ノ真理ハ、其ノ時代ト國土トニ依テ變遷差異アルモノニアラス、然レトモ、興廢存亡ノ由テ來ル所、布教傳道ノ功績ノ有無ニ至リテハ、大ニ其ノ制度、文物、國俗、民風ト伴ハサ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リ、然ラハ日本ノ法教ヲ興隆スルニハ、既ニ一千三百數十年ノ久シキ、其ノ隆替興亡ノ跡ヲ追究スルヲ以テ足レリトス、何ソ支那又タハ印度等ニ於ケル隆替興亡ノ跡ヲ逐フテ、其ノ繁冗ヲ招クテ須ヒン

著者ハ日本法教ノ變遷ヲ論スルニ、大ニ三大時期ニ分テント欲ス、一ハ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教、二ハ徳川時代ノ法教、三ハ明治時代ノ法教是レナリ、然ル所以ハ、此ノ三大時期ニ於ケル、大ニ我カ法教ノ盛衰趣向ヲ異ニスルモノアレハナリ、蓋ハ以下論スル所ニ就テ明瞭ニスル所アラン、而シテ今マハ前ノ一大時期、即チ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教ニ就テ、其ノ變遷ノ要點ヲ論セント欲ス

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教、即チ佛教渡來ノ時代ヨリ、織豊二氏ノ迭ニ興亡セル時代ニ至ルノ法教ハ、概シテ殷盛ナルノ法教ナリ、而シテ其ノ前大半ハ、概チ法教創業ノ時期ニ屬シ、其ノ後一半ハ、概チ守成ノ時期ニ屬スト云フモ可ナラン、且ツ夫レ我カ法教ヲ此ノ一大時機ニ於テ、斯クノ如ク殷盛ナラシメタル所以ノモノハ、其ノ原因種々アルヘシト雖モ、其ノ重要ナルモノヲ擧クレハ、社會ノ景狀概チ單純ナリシ事、傑出非凡ノ高僧番々出興セシ事、王侯、大臣、士大夫等ノ歸依尊崇厚カリシ事等ハ、重モナル原因ナルヘシ、且ツ或ル一方ヨリ觀察スレハ、我カ法教カ獨立自治ヲ主眼トシテ、皇室官府等ノ保護ハ、但タ其ノ補助タルニ過キス、而シテ大ニ法教上ヨリ、事業的ニ我カ國家ヲ利益シタルノ功ナクシハアラスト思フ、語テ代ヘテ之レヲ云ハ、我カ法教ハ其ノ道德上ヨリ世ヲ感化シタルト共ニ、其ノ智識上ヨリモ大ニ我カ國ノ文明ヲ助長シタルニ依ルモノナリ、我カ法教ハ既ニ斯クノ如クノ能力ヲ以テ世出世併ヘ益シ、智徳共ニ増進ス、興ラサ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ヘカラサルナリ、今マ此ノ一大時期ヲ通シテ、堅ニ歴史的事業的トノ二種ニ割キ、以テ興隆變遷ノアル所ヲ論セン

第一章 歴史的ノ觀察

歴史的ノ觀察トハ乃チ如何ノ、上、欽明ノ朝ヨリ、下、元龜天正ノ頃ニ至ルマテノ一大時期ニ於ケル、我カ法教ノ變遷ヲハ、年代ヲ逐フテ觀察論評スルヲ云フ、以テ下ノ事業的ノ觀察ニ對スルナリ、而シテ其ノ變遷ノ蹟ヲ叙スルニモ、自ラ左ノ段節ヲ分ツノ必要アルヲ見ル

第一段 欽明ノ朝ヨリ天平寶龜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第一節 法教ノ上古

佛陀法教ノ名聲ヲ我カ國ニ聞クコトハ、實ニ欽明ノ朝以前ニアリトス、然レトモ彼ノ百濟王ノ貢品トシテ、佛像經卷ノ我カ國ニ入リシハ、實ニ欽明天皇十三年ニアルヲ以テ、之レヲ我カ國法教渡來ノ起原ト爲スコト、既ニ世出世ノ通説ナリ、而シテ當時ノ法教カ如何ニ我カ朝廷、及ヒ大臣宰相ノ間ニ遇セラレタルカハ、既ニ世ノ熟知スル所、又タ何ソ縷説スルコトヲ須ヒン、然ルニ欽明ノ朝ヨリ、天平寶龜ノ頃、即チ最澄空海二師ノ出世以前マテ、凡ソ二百四十年間ハ、之レヲ我カ國法教ノ上古ト云フヘキ時代ナリ、請フ此ノ時代ニ於ケル法教ノ形勢ヨリ論出セン

第二節 古宗ノ開立

顧フニ當時ノ法教モ、當時ヲ以テ觀察スレハ、實ニ殷盛ナル法教ナリシナリ、先ツ宗門ノ傳來開立ヲ以テスレハ、高麗ノ慧觀僧正ニ依テ三論宗ノ傳來セラレシヨリ、成實宗モ亦タ同時ニ傳來セラレ、元興寺ノ道昭法師ニ依テ法相宗ハ傳來セラレ、唐ノ鑑真和尚ニ依テ律宗ハ傳來セラレ、而シテ其ノ布教傳道ノ實ヲ云ハ、智藏、道慈、及ヒ智光、玄徽、道詮ノ諸師ニ依テ三論宗大ニ興リ、智通、智達、智鳳、智鸞、智雄、玄昉等ノ諸師ニ依テ法相宗大ニ振ヒ、審祥、良辨等ノ諸師ニ依テ華嚴宗隆盛ニ赴キ、俱舍、唯識、修驗ノ諸宗モ既ニ此ノ時代ニ於テ勃興ス、其ノ法教ノ傳來年猶ホ淺ク、加フルニ其ノ反對ノ氣焰モ自ラ熾シナリシ日ニアリナカラ、斯クノ如キノ機運ニ達ス、豈ニ隆昌ナラストセンヤ

第三節 寺塔ノ建立

若シ夫レ寺塔ノ建立ヲ以テ云ハ、先ツ蘇我大臣ニ依テ向原寺ヲ創立セラレシヨリ、聖德太子ニ依テ四天王寺、及ヒ法隆寺ヲ建立セラレ、尋テ推古天皇ノ詔勅ニ依テ、元

興、大安、頂法、禪林等ノ諸刹ヲ開創セラレ、崇福寺ハ元明天皇ノ詔勅ニ依テ開立セラレ、長谷寺、東大寺、石山寺、及ヒ諸州ノ國分寺ハ、聖武天皇ノ詔勅ニ依テ開闢セラレ、招提寺ハ大炊天皇ノ詔勅ニ依テ開立セラレ、西大寺ハ稱徳天皇ノ詔勅ニ依テ建立セラレ、粉川寺、神護寺ハ光仁天皇ノ詔勅ニ依テ開創セラレ、園城寺ハ大友與多磨ノ奏請ニ依テ勅立セラレ、善光寺ハ譽田善光ニ依テ開闢セラル、法教ノ上古ニ於ケル寺塔ノ建立モ亦々旺盛ナリシト云フヘシ

第四節 佛事ノ興隆

若シ夫レ佛事ノ興隆ニ就テ云ハ、僧侶タル者、或ハ勅ニ依テ入唐傳法シ、或ハ勅ニ依テ宮中ニ講經シ、或ハ勅ニ依テ大藏經ヲ寫シ、或ハ勅ニ依テ經文ヲ疏釋シ、又々ハ論議シ、或ハ勅ニ依テ無遮會、孟蘭盆會、維摩會、仁王會、放生會、布薩會、最勝會、御齋會等ヲ開修シ、或ハ僧尼ヲ度シ、或ハ僧位、僧官ヲ設ク、或ハ僧尼ヲ宮中ニ安居セシメ、或ハ僧封ヲ賜リ、或ハ金光明經ヲ天下ニ頒チ、或ハ僧尼ニ勅シテ誦經ノ聲調ヲ倣ハシメ、或ハ公驗ヲ僧尼ニ授與シ、或ハ僧侶ニ大菩薩、大和尚、大僧正、大僧都等ノ法

號ヲ賜ヒ、或ハ勅シテ佛像佛器ヲ造ラシメ、或ハ勅シテ天下毎戸ニ佛舎ヲ構ヘ、像經ヲ安シテ供養セシメマヒシ等、有ラユル佛事興隆セスト云フコトナシ、是レ信教ノ自由ナト云ヘルコトノ喧シキ今日ヨリ追想スレハ、些カ議スヘキ所ナシトセス、然レトモ當時ノ法教カ日ニ月ニ隆運ニ赴キタルノ形跡ハ、右等ノ事柄ニ徴シテモ既ニ明瞭ナル所ナリトス

第五節 王侯貴人ノ信佛

佛事ノ興隆夫レ斯クノ如シ、次ニ王侯貴人ノ信佛ヲ云ハ、欽明、敏達、用明、崇峻、孝徳、齊明、天武、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淳仁、稱徳、光仁等ノ歷代聖主、及ヒ聖徳太子、光明皇后、蘇我稻目、蘇我馬子、藤原鎌足、藤原不比、中將姫、和氣清麿等、皆ナ信佛者ニアラサルハナシ、中ニ就テ天智天皇ノ左手ノ無名指ヲ斬テ、其ノ捨身供養ノ切ナルヲ表シタマヒ、聖武天皇ノ親ラニ寶奴ト稱シタマヒ、光明皇后ノ數多ノ乞丐ヲ沐浴セシメマフ等ハ、佛ヲ信シ、法ニ歸シタマフコトノ深キ、實ニ測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リ、且ツ夫レ聖武上皇禪位ノ後チ、落飾シテ沙門勝滿ト稱シタマヒ、孝謙天皇落

髮シテ尼ト爲リ、法號ヲ法基ト稱シタマヒタルカ如キハ、實ニ王侯貴人ノ信佛ヲ表示スルニ足ルノミナラス、又々大ニ僧尼ノ地位カ最モ高貴ノモノタルコトヲ證スルニ足ル

第六節 名匠碩德

此ノ時期ニ當リテ、我カ僧侶中、名匠碩德ヲ以テ稱セラレタル者、實ニ夥シトセス、今マ其ノ後世ニ嘖々タル者ヲ擧クレハ、觀勒、惠觀、智藏、道慈、玄寂、道詮、僧旻、道昭、智達、智鳳、智鸞、智雄、智光、玄昉、善住、法藏、道基、小角、善珠、常騰、信寂、行賀、玄賓、義淵、行基、道璿、審祥、鑑真、良辨、賢璟、泰澄、勝道等ノ諸師、其ノ道德學識各、甲乙ナキニアラサルモ、皆ナ分ニ隨テ當時ノ法教ヲ興隆スルニ、與テカアリシモノト云フヘシ

第七節 外患内害

夫レ然リ、我カ法教ハ實ニ斯クノ如ク隆盛ニアリシナリ、此ノ際ニ當リテ、其ノ始メ、外ニハ物部尾與、中臣鎌子、物部守屋、中臣勝海等、大ニ佛ヲ排斥シテ寺塔ヲ燒キ、

佛像ヲ棄テ、僧尼ヲ還俗セシムル等ノ惡事ヲ爲シタリト雖モ、法教興隆ノ趨勢、亦々如何ントモスル能ハス、内ニハ道鏡ノ太政大臣禪師、又々ハ法王ノ位ヲ得ルニ至リテ、其ノ野心ヲ逞フセントスルノ兆ヲ露ハシタリト雖モ、後チ貶セラレテ之レカ爲メ我カ法教ノ危害ヲ招クコトナカリシハ、愈々邪ノ正ニ勝タサルコトヲ證スヘシ

第八節 眞實未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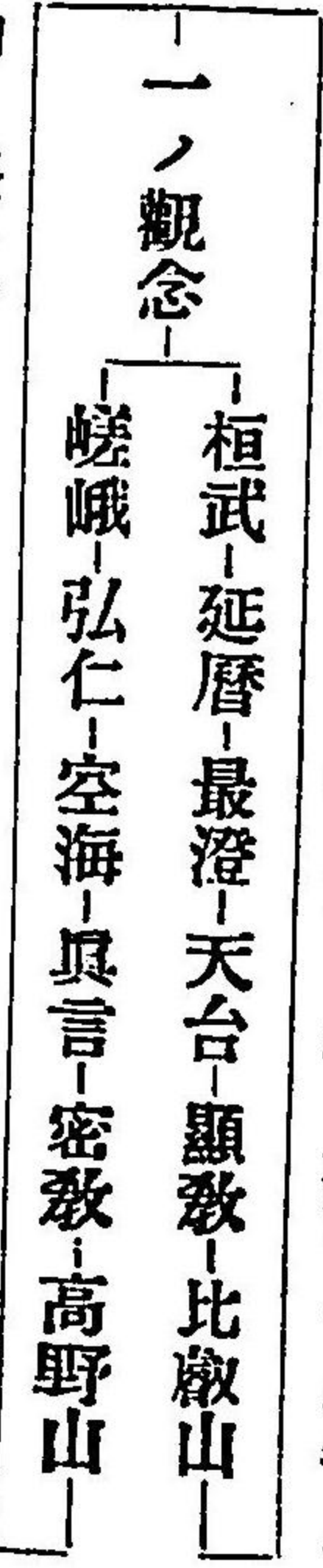
著者顧フニ當時ニ於ケル我カ法教ハ、實ニ斯クノ如ク殷盛ニシテ、大ニ後世法教ノ開發ニ向テ、著明鴻大ノ基礎ヲ定メタルコトハ、國家ノ爲メ、法教ノ爲メ、頗フル怡フヘキ次第ナリト雖モ、當時ノ法教ハ、其ノ本然ノ性質ニ於テ、未タ完全ノ進歩ヲ爲シタリト云フヘカラス、謂ユル王侯貴人ノ尊崇ノ厚キニ於テ、堂塔伽藍建立ノ盛大ニ於テ、數多ノ古宗開立ノ功績ニ於テ、器械的文明ノ開發ニ於テ、斯クノ如キノ殷盛ヲ極メタルニハ素ヨリ異論ナシト雖モ、我カ法教本然ノ性質、即チ其ノ法教ノ法教タル精神骨髓ニ至リテハ、其ノ開發タル、彼ノ最澄、空海ノ二大師ノ出世以後ニアルモノナラント信ス、是レ著者カ當時法教ノ殷盛ニ鑑ミテ、轉々今昔ノ感ナキ能ハサルト共

ニ、又々僅カニ名相流布ノ法教ニ止リ、百事未ダ其ノ眞面目ヲ發顯セス、總テ上古ノ時代ニ屬スルノ實アルヲ認ムル所以ナリ

第二段 延曆弘仁ノ頃ヨリ保元平治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第一節 法教ノ古代

桓武、嵯峨ノ兩尊號ト、延曆、弘仁ノ二曆號トハ、我カ法教ノ歴史ニ於テ、特ニ異常ノ觀念ヲ與フルモノナリ、是レ最澄、空海二師ノ出世、天台、眞言兩宗ノ開立ト、相ヒ伴フヲ以テナル乎、著者ハ何レカ主念タリ、何レカ伴念タルヲ問ハス、以上ノ觀念ノ中、其ノ一起ル時ハ、他ノ觀念ハ總テ一鎖ニ聯貫シテ生スルコトヲ覺フルナリ、而カモ一鎖ニ聯貫スト雖モ、自ラ左ノ二系統ヲ引テ相ヒ紊レサルモノアルヲ見ル



斯クノ如ク雙々兩々相ヒ對シテ念頭ニ浮フモノ、二帝、兩師、大ニ我カ法教ノ歴史中、上古ノ區域ヲ出テ、古代ノ區域ニ入ルノ實ヲ示サシタルモノナクンハアラス、然ル

ニ當時斯クノ如キ悟角ノ勢力アリタルニモ拘ハラズ、今マ天台、眞言二宗ノ未派ニ著シキ寺數ノ差アルモノハ、一ハ皇城ノ鎮護トシテ、重モニ帝都近畿ニ布教シ、一ハ全國ヲ教化シテ、靈跡普チカラサルナキノ致ス所アルヘシト雖モ、亦々眞言ノ宗旨カ、彼ノ厄除トカ、加持トカ云ヘルカ如キ、法教信徒ノ歸嚮ニ向テ、其ノ機ニ投スルモノアリシニ由ルコトハ、争フヘカラサル事實ナリトス

嗚呼、他ニ依テ興ルモノハ他ニ依テ衰フ、上古ノ時代ニ開立セル諸宗ハ、概テ南都ニ盛ンニシテ、名師良匠又タナキニアラスト雖モ、延曆、弘仁以後、保元、平治ノ頃ニ至ルノ法教ハ、幾ソト天台、眞言ノ二宗アルニ依テ我カ法教アルノ觀ヲ呈セリ、鳥羽天皇ノ御宇ニ至リテ、中川ノ實範上人、大ニ律幢ノ傾頽ヲ中興シ、尋テ崇徳天皇ノ御宇ニ至リテ、大原ノ良忍法師、融通念佛宗ヲ開創スト雖モ、彼ノ台言二宗ノ殷盛傳播ト素ヨリ雌雄ヲ争フヘキニモアラス、於戯、桓武、嵯峨二朝ノ尊崇保護ニ加フルニ、最澄、空海二師ノ高德博學ヲ以テシ、且ツ番々出興ノ名師良匠ノカヲ以テス、此ノ上下幾ソト四百年ニ涉ル我カ法教ノ古代史ハ台言二宗ノ歴史ナリト云フモ不可ナシ、而シテ

此ノ二宗カ、此ノ時期ノ中、堅ニ二大線ヲ畫シテ、春蘭、秋菊、如何ニ其ノ芬芳香薫ヲ
闢ハシタル乎ヲ見ヨ

第二節 天台宗ノ開立

先ツ天台宗興隆ノ蹟ニ就テ考フルニ、延暦七年、最澄上人(傳教大師)比叡山ヲ開闢
シ、詔ヲ奉シテ入唐傳法セラレシヨリ以來、大ニ桓武、嵯峨、淳和、文德、清和、陽成、光
孝等、歷朝諸帝ノ尊崇ヲ受ケ、義真、圓仁(慈覺大師)遍昭、圓珍(智證大師)良源(慈慧
大師)源信(惠心僧都)覺運、明尊、行尊等ノ鉅匠名德番々出興シ、中ニ就ク傳教大師ノ
法孫智證大師ニ依テ、三井園城寺ヲ開創セラレ、粟田ノ青蓮院ニ於テ地神盲僧ヲ統轄
セシメラレ、且ツ行尊僧正ヲ熊野三山ノ檢校ニ任シテ、修驗道ヲ統理セシメラレタル
モ此ノ時代ニアリ、彼ノ眞言ト韻頡シテ、其ノ馳駢ニ後先ヲ見サルモノ實ニ所以ナキ
ニアラサルナリ

第三節 眞言宗ノ開立

次ニ眞言宗ノ最モ殷盛ナリシ所以ノモノハ、空海上人(弘法大師)彼ノ傳教大師ニ先

ダチテ奉勅入唐シ、傳燈歸朝ノ後チ、始メテ其ノ法義ヲ槇尾寺ニ開闡セラレシヨリ、
尋テ嵯峨ノ朝ニ至テ尊崇最モ厚ク、弘仁七年高野山ヲ開キ、更ラニ東寺ヲ賜フテ秘密
傳法彌勒山教王護國寺ノ號ヲ得、或ハ淳和天皇ヨリ高雄山神護寺ヲ賜フテ、神護國祚
眞言寺ト爲シ、或ハ仁明天皇ニ奏シテ、宮中ニ眞言院ヲ置キ、七日ノ御修法ヲ行ヒ、立
テ、之レヲ永式ト爲シ、宗義大ニ顯揚ス、示寂ノ後チ、野山ハ眞濟僧正ニ依テ傳燈シ、
東寺ハ實惠僧都ニ依テ長者ノ職ヲ立ツ、爾來、清和、宇多、醍醐等諸帝ノ尊崇歸依厚
ク、源仁、眞雅、聖寶、益信等ノ高僧碩德、踵ヲ接シテ興リ、彼ノ仁和、醍醐二寺ノ開創
モ、實ニ此ノ時代ニアリ、而シテ此ノ時代ノ將サニ終ラントスルニ際シ、大ニ一新機
軸ヲ出シテ、其ノ法義ヲ興隆シタルモノ、實ニ根嶺ノ覺鑿上人(興教大師)其ノ人ナリ
トス、是レ眞言一宗ノ歴史ニ一大横線ヲ畫シ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又々熾ンナラスヤ

第四節 一世ノ名師

天台、眞言ノ隆盛夫レ斯クノ如シ、更ラニ眼睛ヲ一轉スレハ、守敏、護命、義空、法藏、
仲算、裔然、空也、性空、眞興、永觀等ノ諸師、皆ナ一世ノ高僧碩學トシテ大ニ當時ノ法

教ヲ興隆スルニカアリ、中ニ就ク空也上人ハ、醍醐天皇ノ皇子タル身ヲ以テ、薙髮染衣、大ニ念佛ノ弘通ニ於ケルカ如キ、又々仲算上人、聰明絶倫ノ資ヲ以テ、博ク内外ノ教學ヲ綜ヘ、特ニ相宗ニ熟達シテ、其ノ法義ヲ顯揚シタルカ如キ、又々裔然法師入宋シテ、刊本大藏經ヲ將來セルカ如キ等、共ニ其ノ効果ノ著明ナルモノト云フヘシ

第五節 歸依尊崇

次ニ王侯貴人ノ奉佛信教其ノ深キコト、敢テ上古ノ時代ニ譲ラス、桓武、嵯峨ノ二帝ハ更ラニモ云ハス、平城、仁明、清和(素真ト號ス)陽成、宇多(理空ト號ス)醍醐(金剛寶ト號ス)朱雀(佛陀壽ト號ス)村上(覺貞ト號ス)圓融(金剛法ト號ス)華山(入覺ト號ス)三條(金剛淨ト號ス)一條(精進覺ト號ス)後朱雀、後三條(金剛行ト號ス)白河(融覺ト號ス)鳥羽(空覺ト號ス)崇徳、後白河(行真ト號ス)等歷朝諸帝ノ法皇位ニ於ケル、檀林皇后ノ禪林開創ニ於ケル、高岳親王(真如ト號ス)ノ出家ニ於ケル、覺行皇子、及ヒ其ノ他諸皇子ノ法親王位ニ於ケル、菅原道實ノ法華會ニ於ケル、武藏守公雅ノ淺草寺建立ニ於ケル、慶保胤ノ往生傳著述ニ於ケル、關白頼通ノ平等院ノ建立ニ於ケ

ル、大江匡房ノ續往生傳撰述ニ於ケル、攝政忠通ノ法性寺ノ建立ニ於ケル、其ノ殷盛ノ一斑ヲ窺フニ足ルモノアリトス

第六節 融通念佛宗ノ開立

前節既ニ一言セルカ如ク、此ノ時代ノ末期天治元年ニ當リ、大原ノ良忍法師(聖應大師)ハ崇徳天皇ノ勅ヲ奉シテ融通念佛宗ヲ開立セラル、學、顯密ヲ兼テ、深ク淨土ノ法音ヲ究ム、其ノ法化甚タ廣大ナラスト雖モ、一宗開立ノ功又々甚シト云フヘカラス

第七節 僧侶ノ兵亂

抑モ此ノ時代ニ於テ斯クノ如ク我カ法教、殊ニ台言ニ宗カ旺盛ヲ極メタルニモ拘ラズ、茲ニ一ノ痛惜スヘキモノアリ、蓋ハ彼ノ南都、北嶺、三井、根來等ノ僧徒、動モスレハ互ヒニ嗚訴暴起シ、其ノ甚シキニ至リハ、甲ヲ戴キ、冑ヲ帶ヒ、壘ヲ築キ、糧ヲ蓄ヘ、第ヲ襲ヒ、寺ヲ燒ク等、苟クモ出家沙門ノ分齊トシテ、爲スヘカラサル爭亂ヲ爲シ、殊ニ山徒、寺衆ノ間、交々惡シキコト云フヘカラス、爲メニ山徒ノ圍城寺ヲ焚クカ如キハ前後數ナク、彼此甲乙、鬪爭ヲノミ事トシ、遂ニ彼ノ白河天皇ヲシテ、三不如意

ノ嘆ヲ發セシメ奉ルニ至リテハ、當時ノ法教カ如何ニ旺盛ナリシカヲ知ルコトヲ得ルト共ニ、其ノ法教ノ本分ニ對シテハ、非行非分ノ舉動アリシコトヲ磨滅スヘカラス、嗚呼、悲ヒ哉

第三段 壽永建久ノ頃ヨリ明德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第一節 法教中古ノ上

彼ノ欽明ノ朝ヨリ、保元、平治ノ頃ニ至ルノ法教ハ、上下通シテ六百餘年、其ノ中、上古ト古代トノ區別ハ立テ得ヘシト雖モ、彼ノ行基、道昭、空海等ノ諸師カ、時ニ或ハ朝廷ノ手ヲ離レ、獨立介歩シテ事業的ノ運動ヲ爲シタルヲ除キ、其ノ他ハ總テ是レ單純ナル貴族的ノ法教ナラサルハナシ、何トナレハ、凡ソ法教ノ隆盛旺昌ヲ致シタル所以ノモノ、概テ皆テ王侯貴人ノ尊崇保護ニ依ラサルナケレハナリ、其ノ名僧知識ト稱セラレ、以テ世出世間ノ推重ヲ受ケタル人々中ニハ、其ノ學德共ニ常流ニ超越シタルハ勿論ナルヘシト雖モ、當時王朝ノ隆盛ナル、上ノ好ム所、下、之レヨリ甚シキノ謂ニシテ、王侯貴人ノ尊崇深キ僧衆ハ自ラ其ノ名聲ノ高キヲ得、隨テ布教傳道ニモ著シキ便

利ヲ得テ、益、其ノ德化ヲ及ホシタルハ爭フヘカラサル事實ト云フヘシ、若シ之レテ今日ノ世ニ照サハ、如何ニ學識才德兼テ具ハルト雖モ、其ノ身、民間ニ在テ赤貧洗フカ如クナルニ於テハ、世人ノ多數ハ其ノ人ヲ見ルノ明ナク、隨テ驥足ヲ伸フルノ時ヲ得スシテ、終生草莽中ニ埋没セルノ例ナレトモ、若シ僥倖ノ機會ヲ得テ、一旦官海ニ足ヲ投シ、縦ヒ俗眼ヲ欺クノ行爲ニモセヨ、周旋奔走、時勢ト共ニ進退シテ、位記、勳等、高俸、爵祿ヲ得ルニ至ラハ、大言壯語モ自ラ事實ト伴ヒ、他ノ俗人世界ノ尊崇信用モ、擧ケテ其ノ身ニ蝟集シテ、利達テ一世ニ恣ニシ、名譽ヲ萬世ニ遺スノ便アルカ如シ、古今、世出世、人情豈ニ變遷アラザヤ、是レニ由テ之レヲ觀レハ、彼ノ保元平治以前ノ法教ハ、未ダ獨立自治ノ運動ヲ爲ス能ハス、只タ我カ國ニ於ケル法教文明ノ旭日カ、將サニ地平線ヲ離レントスルノ曙光タリシニ過キサルトヲ認ムヘキナリ

法教ノ隆替變遷、豈ニ世運ニ追隨セスト云フヘケンヤ、平家ノ專橫正サニ其ノ極ニ達シ、大ニ王權ノ衰フルヤ、我カ法教モ之レニ隨テ其ノ興隆ノ原則ヲ一變セリ、然ル所以ハ、彼ノ王侯貴人的ノ法教ハ大ニ其勢力ヲ殺キテ、士庶人的ノ法教ト爲レルヲ以テ

知ルヘシ、是レ時運ノ必要上、當サニ來ルヘキノ現象ニシテ、決シテ疑フヘキノアラ
 ス、爾來數百年間ノ法教、其ノ一盛一衰、毎ニ世運ノ一興一亡ト伴ヒ來リタルコトハ
 絲毫モ參差ナク、實ニ感スルニ餘リアルナリ、然ル所以ハ、以下次第ニ論述スルコト
 ナ期シ、今マハ正シク壽永、建久ノ頃ヨリ、延テ明德ノ頃ニ至ルマテ、上下二百年間ヲ
 ハ法教中世ノ上ト爲シ、以テ論述スル所アラントス。
 抑モ此ノ法教中古ノ上ナル時代ハ、世間ニ於テハ如何ナル時代ソ、彼ノ源平ノ兵亂ヲ
 經テ、賴朝ノ弱府ヲ鎌倉ニ築キタルノ前後ヨリ、北條九代執權ノ世ヲ過キ、新田、足利
 ノ戰亂ヲ經テ、正シク南北朝ノ和睦成ルノ頃ニ至ルノ時代ニシテ、其ノ中間、彼ノ北
 條ノ治世ヲ除キ、前後實ニ國家多事ノ時代ニテアリシナリ、顧フニ此ノ時代ニ於テ、
 我カ法教ノ旭日ハ、朦朧タル曉雲ヲ排ヒ、輝々赫々、正サニ天ニ中スルノ勢ヒヲ示セ
 リ、而シテ彼ノ世運ト共ニ一大段落ヲ畫シタリ、是レ我カ法運ノ彼ノ世運ト追隨シタ
 ル一證左ナラスヤ

第二節 淨土宗ノ開立

此ノ時代ニ於ケル法教興隆ノ現象ハ、實ニ我カ國數多ノ大宗派カ、前後東西、續々開
 立セラレタルニアリ、而シテ其ノ劈頭ニ顯現シテ、彼ノ專修念佛ノ法門ヲ開闢シタル
 ハ、黒谷ノ源空上人(圓光大師)其ノ人ナリトス、上人ハ實ニ身ヲ天台ヨリ起シ、凡ソ
 大藏ノ經論、八宗ノ奧義、擧ケテ精究セサルナキモ、晚ニ惠心僧都ノ往生要集ヲ讀テ、
 大ニ發悟スル所アリ、奮然素業ヲ棄テ、淨土門ニ入り、專ラ善導ノ觀經疏ニ依テ、大
 ニ一向專念ノ宗ヲ唱テ、王侯相巫、歸依淺カラスト雖モ、承元ノ初メ南北衆徒ノ誣告
 ニ依リ、四國ニ流サレテ遂ニ五回ノ星霜ヲ過キ、赦サレテ復テ京都ニ還ル、高齡八十
 化緣既ニ盡ク、然レトモ、吉水千尋、溢レテ四大流ト爲ル、是レ辨阿、證空、隆寛、覺明
 ノ四師ニ依テ各開立ヒテレタル、鎮西、々山、長樂、九品ノ四派是レナリ、而シテ後チ
 ノ二流、既ニ涸渴セリト雖モ、鎮西、々山ノ二流ハ、滔々トシテ盡キサルモノアルヲ見
 ル

第三節 臨濟宗ノ開立

次ニ二十餘流ノ傳燈ヲ以テ、當時ノ勢威稜々タル公家武門ノ歸依尊崇ニ投シタルモ

ノハ、臨濟ノ一宗是レナリ、先ツ其ノ最初榮西禪師(千光國師)ニ依テ建仁寺ヲ創立セラレ、尋テ道隆禪師(大覺禪師)ニ依テ建長寺ヲ創立セラレ、圓爾禪師(聖一國師)ニ依テ東福寺ヲ創立セラレ、普門禪師(佛心國師)又タハ大明國師)ニ依テ南禪寺ヲ創立セラレ、祖元禪師(佛光國師)ニ依テ圓覺寺ヲ創立セラレ、疎石禪師(夢想國師)ニ依テ天龍寺ヲ創立セラレ、妙葩禪師(普明國師)ニ依テ相國寺ヲ創立セラレ、妙超禪師(大燈國師)ニ依テ大德寺ヲ創立セラレ、慧玄禪師(圓成國師)ニ依テ妙心寺ヲ創立セラレ、五山十刹、列序整然、中ニ就ク南禪寺ハ、大官寺トシテ他ノ諸派ヲ統ヘ、法孫ノ繁榮ハ、妙心ノ一派殊ニ其ノ熾ナルヲ見ル

第四節 曹洞宗ノ開立

彼ノ數派ノ臨濟宗ト相ヒ前後シテ興レルハ曹洞宗ナリ、道元禪師(承陽大師)身ヲ縉紳ノ家ヨリ抽シテ、普ク天台ノ宗乘ヲ領シ、後チニ榮西禪師ニ建仁寺ニ參シ、更ラニ入宋シテ天童ノ如淨禪師ニ嗣法シ、歸朝ノ後チ、當時ノ執權北條時賴招クニ名藍ヲ以テスレトモ應セス、後嵯峨天皇、紫衣ヲ賜ハントモ再三辭シテ受ケス、然レトモ許サ

レシテ之レヲ受クレトモ、終身着用スルコトナシ、又タ玄明長老、最明寺殿ヨリ、越前六條堡ニテ、數千石ノ寺領ヲ附スルノ寄進狀ヲ持チ來リテ、衆ニ誇ル所アレハ、其ノ心操汚穢ナリトテ終ニ之レヲ擯出セラレ、高ク時流ニ超越シテ、王侯大臣、勢位權門ニ親近セス、彼ノ深草閑居ノ曉キヨリ、永平演法ノ夕ヘマテ、孤身獨立、彼ノ法教渡來以降、王侯貴人ノ尊崇保護ヲ得ルニアラサレハ布教傳道又タ望ミナキノ舊風習ヲ蟬脫シテ、以テ超然彼ノ臨濟諸派ノ上ニ出テ、其ノ四世ノ法孫瑩山禪師(弘徳圓明國師)ニ至テ總持寺ヲ開闢セラレ、尋テ峨山門下二十五哲ヲ出ダシ、二十五哲ノ中、通幻門下又タ十哲ヲ出ダシ、其ノ他ノ諸法系ヲ合シテ、遂ニ法孫全國ニ彌漫シテ、今日ノ汪洋汎濫ヲ見ル、彼ノ十種ノ奏問素ヨリ是非ナク、又タ總持寺ヲ以テ日域曹洞出世ノ道場ト云ヘルカ如キ勅允ヲ賜ハルモノ、幾分カ貴族的臭味ヲ帶フルノ實ナキ能ハサルカ如シト雖モ、既ニ其ノ源流ニ於テ、獨立自治ノ基礎ヲ立テ、以テ法教ノ運動上一新生面ヲ開キタルハ、實ニ道元禪師ヲ以テ嚆矢ト爲ス

第五節 普化宗ノ開立

數多ノ大宗門、前後競ヒ起レル中ニ於テ、最爾タル一ノ小宗門ヲ開ケルモノハ普化宗ナリトス、覺心禪師(法燈國師)入宋シ、普化禪師ノ宗風ヲ傳ヘテ歸朝セルノ後チ、紀州由良ノ興國寺ニ開法ス、然ルニ彼ノ一月寺ノ古山、鈴法寺ノ活總ノ二居士、寶伏居士ニ參シテ此ノ禪風ヲ宣揚シ、次第ニ變シテ一種異様ノ宗門ト爲ル

第六節 眞宗ノ開立

他ノ方面ニハ臨濟、曹洞ノ二宗、朝野靡然トシテ之レニ歸向シ、自ノ一方ニハ淨土ノ宗門大ニ其ノ繁榮ヲ示シ、進前敵スヘカラサルノ時ニ當リ、親鸞上人(見眞大師)嶄然トシテ世ノ毀譽褒貶ノ外ニ立チ、淨土門中新々ニ眞宗ヲ開立ス、其ノ宗意ハ他方回向ノ信心ヲ以テ、往生淨土ノ眞因ト爲シ、信後相續ノ稱名ヲ以テ、報謝佛恩ノ行業ト爲シ、而カモ蓄妻噉肉、別ニ戒律ヲ要セサルヲ以テ宗規ト爲ス、此ノ時代ニ於テ、此ノ宗門ヲ開ク、其ノ活眼達見、表裏玲瓏、豈ニ破戒偽善ナル凡僧輩ノ遠ク企及スヘキコトナランヤ、凡ソ法教ノ興隆セラル、ヤ、徒ラニ言行ヲ高尙ニ托シテ、持戒清淨ヲ尙フニアラス、只々其ノ心行ノ眞實一如ニシテ、佛祖ニ愧チス、世人ニ慚チス、且ツ自ラ良

心ヲ欺カサルニアリ、親鸞上人ノ明、素ヨリ茲ニ存ス、其ノ空師ノ事ニ坐シテ北越ニ流竄セラル、コト五年、後チ赦サレテ東北諸州ヲ遊化スルコト二十餘年、或ハ雪ヲ衾トシ或ハ石ヲ枕トス、常陸ノ國稻田ニ至リテハ、開宗ノ本書ヲ著ハシ、下野ノ國高田ニ於テハ、專修寺ヲ創シ、近江ノ國木邊ニ於テハ錦織寺ヲ興シ、其ノ示寂ノ後チ、其ノ季女覺信尼ハ、孫如信上人等ト共ニ、洛東大谷ニ本願寺ヲ創立シ、爾來宗門大ニ振フ、其ノ信根ノ堅固ナルコト、其ノ勢力ノ強大ナルコト、十餘宗中、又々等匹ヲ見サルニ至ルモ、敢テ所以ナキニアラサルナリ

第七節 日蓮宗ノ開立

凡ソ我カ法教中ニハ、淨行持戒ノ人モアリ、博學達識ノ人モアリ、高德慈仁ノ人モアリ、然レトモ、其ノ勇往果敢、剛毅不撓ノ精神ニ富メルノ一事ニ至リテハ、諸宗諸派ノ中、先ツ指テ日蓮上人ニ屈スヘシ、上人身ヲ安房ノ國ノ絶端ナル一漁村ヨリ起シ、出家辨道、深ク天台ノ宗意ヲ究メテ、法華一乘本跡二門ノ宗義ヲ開顯ス、立正安國論ノ一篇、大ニ開宗ノ氣焰ヲ吐ク、諸宗勃興、傳道普及、亦寸地ヲモ餘サ、ルノ日ニ出テ

、大膽ニモ他ノ諸宗ヲ痛罵シ、執權ノ威勢ニモ敢テ屈從スル所ナク、自ラ奇禍ヲ招キテ、或ハ伊豆ニ流サレ、或ハ龍口ノ斷頭場ニ臨ミ、九死ヲ一生ノ中ニ得、或ハ佐渡ニ竄セラレ、空ク竹窓ノ月ヲ見ル、精神一貫、只々宗義ノ爲メニシテ、敢テ一身ノ安危ノ爲メニ其ノ心念ヲ動搖セス、遂ニ法華經、本國、妙顯、久遠、本門等ノ諸刹ヲ開創シテ、以テ其ノ偉業ヲ遺ス、彼ノ四箇ノ格言ノ如キ、其ノ自ラ信スルノ厚キヨリ出テタル亦ヲ論ナシト雖モ、當時、諸宗林立、高僧雲ノ如キ間ニ出テ、殊ニ他ノ以テ依倚トスル權門ノ忌諱ヲ冒シテ、新タニ一宗門ヲ開ラカントス、其ノ止ムヲ得サルノ方便ヨリスルモ、亦タ是非ナキ次第ト云フヘシ

第八節 時宗ノ開立

既ニ斯クノ如ク諸宗勃興ノ後チニ於テ、又タ一ノ小宗門興リタリ、之レヲ一遍上人ノ開立ニ係ル時宗トス、門流十數派アリト雖モ、一ニ藤澤ノ清淨光寺ヲ以テ之レヲ統ヘ、遊行上人ノ名、廣ク世ニ傳フル所ト爲ル

第九節 俊傑濟々

諸宗諸派ノ開祖、又タハ其ノ相續者トシテ、高僧名師、數多出興アリタルト共ニ、其ノ一世ニ俊傑アリシ人、亦タ實ニ濟々アリシナリ、彼ノ皇圓、重源、叡空、良忠、公圓、慈鎮、一山、南浦等ノ諸師ノ如キハ、實ニ屈指ノ人ナリトス、殊ニ笠置ノ解脫上人、後鳥羽ノ朝ニ帝師トシテ、徒歩節ヲ曳キ、徐ロニ宮中ニ入ル、傍ラ人ナキカ如ク、既ニシテ法王座ニ即キ、法義ヲ開演スルニ當リテハ、詞辨流暢、滿座感動セサルナキカ如キ、又々泉湧寺ノ俊枋上人、遠ク入宋シテ内外ノ書、幾ント二千卷ヲ齎ラシ、歸朝ノ後チ後鳥羽、順德二帝ノ戒師トシテ、大ニ台律二宗ヲ中興セラレタルカ如キ、又々梅尾ノ明惠上人、博ク諸宗ヲ兼學シテ、殊ニ華嚴ノ一宗ヲ中興シタルカ如キ、又々西大寺ノ叡尊律師(興正菩薩)内、密教ヲ持シ、外、律宗ヲ興シ、傍ラ唯識ニ涉獵シテ、德風大ニ海内ニ震ヒタルカ如キ、又々東大寺ノ凝然上人、學識該博、殊ニ華嚴ノ英匠トシテ、千有餘卷ノ書ヲ著ハサレシカ如キ、又々東福寺ノ虎關禪師、元亨釋書ヲ編述シテ上レルカ如キ、咸ナ此ノ時代ニ俊秀傑出ナル者ニアラサルハナシ、法教中古ノ上半、豈ニ熾ンナラスヤ

今時ノ謂ユル官海ニ在テ、政治ノ煩累ヲ厭フ者、其ノ隱遁ノ處ヲ求ムルニ、動モスレハ麝香間祇候、宮中顧問官等ノ職ヲ望ミ、若シ其ノ望ミヲ達スレハ、自ラ無上ノ榮譽ト爲ス、實ニ是レ榮譽タルニ相違ナシ、然レトモ其ノ無上ノ榮譽ニシテ、眞ニ陛下ノ聖鑑ニ照シテ、鞠躬奉侍セハ可ナリト雖モ、己レ政界ノ煩累ニ堪ヘサルノ身ヲ以テ、尙ホ名譽利達ノ念ヲ放棄スル能ハス、畏レ多クモ宮中ヲ以テ政界ノ隱遁處ノ如ク誤想シ、自ラ名ツクルニ閑散ノ地位ヲ以テシ、夙夜之レヲ熱望シテ止マス、而カモ稍ヤク他ノ推薦ヲ得テ優握ナル恩遇ニ沐スルコトアルモ、更ラニ忠君愛國ノ心行ナク、却テ自ラ神仙洞裏ノ官ヲ誇ルカ如キハ、其ノ罪過輕キニアラス、近時廢セラレタル彼ノ元老院ノ如キモ、其ノ弊ノ及フ所、動モスレハ之レヲ政界ノ隱遁處ノ如ク思惟シタルモノナキニアラス、嗚呼、堂々タル日本帝國ノ立法院、縱ヒ其ノ構成完全ナラス、其ノ勢力薄弱ナルモノアリシニモセヨ、焉ノソ斯クノ如キ隱遁處アルコトヲ容ルサンヤ著者ハ此ノ類例ヲ以テ、頗ル法教中古ノ世ニ於ケル、或ル法教者ニ惜ム所ナキ能ハ

ス、彼ノ現今ノ隱遁者カ、眞ニ隱遁スル能ハスシテ、却テ宮中清高ノ官ヲ望ムモノハ、他ニ斯カル榮譽ノ隱遁處ナキニ苦メハナリ、若シ昔時ニ在ラハ、我カ法教界ハ或ル意味ニ於テ、誤テ無上ノ榮譽アル隱遁處ト認メラレタレハ、彼レ等ハ定メテ我カ法教界中ニ隱遁シタルナラン、然ル所以ハ、昔時ニ於ケル公家武門、及ヒ庶人ハ、彼ノ列聖奉佛ノ厚キヲ見奉リ、法皇、法親王等ノ聖牀ヲ我カ法教界ニ投シタマヒ、殊ニ皇帝躬ヲ大阿闍梨ト稱シタマフ等ノ事アルヲ羨望シテ、出家沙門ノ身ト爲ルコトノ、浮世ヲ厭フ者ノ最上ナル榮譽ト思ヒ、其ノ榮譽ナル出家沙門ノ身ニハ「何ノ苦モナキ水鳥ノ、脚ニヒマナキ我カ心」ト云ヘルカ如キ「大休大歇自知了、枕上更無ニ閑夢安」ト云ヘルカ如キ、布教傳道、報君護國ノ大任アルコトヲ辨知セス、徒ラニ薙髮染衣シテ、遁世ヲ是レ事トスルノ奇觀ヲ呈シタリ、今マ一二ノ例ヲ擧クレハ、彼ノ遠藤盛遠ノ文覺上人ト成レルカ如キ、熊谷直實ノ蓮生法師ト成レルカ如キ、佐藤憲清ノ西行法師ト成レルカ如キ、藤原藤房ノ授翁禪師(圓鑑國師)ト成レルカ如キ、其ノ在俗ノ昔日ニ比シテ、豈ニ龍頭蛇尾ニアラスヤ、殊ニ文覺上人ノ如キハ、既ニ出家入道ノ身ヲ以テ、雄心勃

々自ラ禁スルコト能ハス、遂ニ頼朝ヲ勸メテ兵ヲ伊豆ニ擧ケシメタルカ如キ、其ノ本分ヲ失却シテ、俗臭未タ全ク脱セス、又々西行法師ノ銀猫ヲ遺ツルノ灑洒、或ハ掬スヘシト雖モ、海内ヲ周遊シテ唯々諷詠自ラ樂ムニ過キサレカ如キハ、我カ法教ノ上ニ於テ何等ノ所詮カアル、又々蓮生法師ノ如キ、昔日ハ源家一方ノ雄將トシテ、鬼神ヲモ挫クヘキ武勇ヲ具スルニモ拘ラス、一タヒ須磨浦邊ノ落花ニ、世相ノ無常ヲ覺リテヨリ、只管、紙衣ノ甲冑ヨリモ輕キコトヲ樂ミタルカ如キハ、英雄ノ末路、豈ニ憐ムヘキモノナラスヤ、又々授翁禪師ノ如キハ、其ノ昔シ新田、楠、二氏ト鼎峙シテ、敢テ讓ラサルノ忠節ヲ抱キタルニモ似ス、如何ニ三諫容レラレストハ云ヘ、妙心二世ノ閑日月、豈ニ二氏ニ慚ツル所ナシトセンヤ、要スルニ是レ我カ法教界ヲ以テ、徒ラニ世ヲ厭フ者ノ隱遁處ナリト誤想シタルノ過ナラスンハアラス、若シ正理公道ヲ履テ鞠躬盡力スル所アラハ、焉ソ政治界ノ煩累ヲ厭ハン、若シ忠君報國ノ念ヲ抱キテ、其ノ君側ニ侍スルニ於テハ、宮中ノ官、焉ソ閑散ノ地ト云フヲ得ンヤ、逸スレハ世間モ却テ閑散ナラン、若シ其ノ本分ヲ盡スニ於テハ、法教世界ハ實ニ濟世度生ニ閑ナキモノナ

リ、何ソ之レヲ隱遁ノ處ト誤想スルコトヲ得ンヤ、然レトモ、彼ノ文覺、西行、蓮生、授翁、四師ノ心相行爲ノ如キ、未タ決シテ容易ニ非議スヘカラス、然ルニ之レアルカ爲メニ、他ノ常流人士ヲ誤リ、以テ我カ法教ヲハ、厭世教ナリ、世間ノ隱遁處ナリト誤想セシメタルモノハ、其ニ其ノ過ヲ分タサルヘカラス、茲ヲ以テ彼ノ當時ノ隱遁者ヲシテ、今日ノ世ニ在ラシメハ、決シテ出家沙門ヲ望ム者ニアラスシテ、却テ宮中ノ仕官ヲ望ム者タルヤモ亦タ未タ知ルヘカラス、著者ハ毎ニ今日ノ法教カ、頗ル下落セルヲ嘆スルト共ニ、斯クノ如キ隱遁者ヲ容ル、コトナキニ至リタルヲ喜ハスンハアラス

第四段 應永ノ頃ヨリ元龜天正ノ頃ニ至ルノ法教

第一節 法教中古ノ下

日輪天ニ中スト見ルノ時ハ、將サニ傾カントスルノ時ニシテ、月輪既ニ盈ツルト思フノ時ハ、將サニ虛ケントスルノ時ナリ、一盛一衰、一興一亡、何ソ常ノ定相アラン、願フニ我カ國法教中古ノ上半ハ、日輪既ニ地平線ヲ離レテ、天ニ中スルマテノ時期ナリ、月光上弦ヨリ盈チテ、正シク圓滿ト爲ルノ時ナリ、而シテ其ノ中古ノ下半、即チ應

永ノ頃ヨリ、元龜、天正ノ頃ニ至ルノ法教ハ、未タ遽カニ衰兆ヲ呈セスト雖モ、先ツ其ノ隆昌盛大ノ絶頂ヲ經過シタルモノ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

第二節 寂々寥々

法教中古ノ下半ハ、上下實ニ二百年ノ長日月ヲ有ス、然ルニ此ノ間ニ於ケル法教ハ、我カ法教ノ眞面目トシテ、果シテ何事ヲ爲シタル乎、彼ノ足利義滿カ、榮華ノ餘リニ金閣寺ヲ創立セシモ、實ニ此ノ時代ナリ、彼ノ足利義政カ、銀閣寺ヲ建立シテ、其ノ信佛ノ意ヲ表シタルモ此ノ時代ナリ、此ノ中古ノ下半ニ於ケル各宗諸師ハ、其ノ紹介ヘキノ業ニ於テ、中古前半ノ諸師ニ對シ、内心忸怩タル所ナカリシ乎、其ノ泰平ノ餘事トシテ、幾分ノ補益アル美術、及ヒ學藝ノ事ヲ除キ、其ノ法教ノ本分トシテ、果シテ何等ノ事ヲ爲セシ乎、彼ノ文安四年、東大寺ノ興福寺ト戦争シタル、彼ノ寛正六年、山徒ノ本願寺ヲ襲フタル、彼ノ文明七年、延曆寺ノ僧徒、六角高頼ト戦フタル、彼ノ天文元年、日蓮宗徒、六角定頼ト共ニ本願寺ヲ攻メタル、彼ノ元龜二年、叡山ノ衆徒、淺井、朝倉ニ黨シテ織田信長ノ爲メニ撃ツレタル、彼ノ天正四年、本願寺、織田信長ト石山ニ

戦フタル、同十三年、根來寺ノ衆徒、羽柴秀吉ニ敵シテ自ラ其ノ滅亡ヲ招キタル、皆チ是レ此ノ時代ニ於ケル著ルシキ現象、殊ニ厭フヘキ現象トシテ、史上ニ斑點ヲ施スコト、實ニ前後其ノ比ヲ見サルナリ、彼レ戦亂者ハ、自ラ負フテ誇ル所ノ理由アラソ、縦ヒ如何ナル理由アリトスルモ、其ノ本分ヲ度外ニシテ、寂々寥々、又タ傳フヘキナク、只タ厭フヘキ兵亂ノ多キヲ以テ、中古下半ノ史乘ヲ充填スルカ如キハ、其ノ上半ノ時代ニ對シテ、實ニ責ヲ缺クノミナラス、其ノ近古以後ノ法教ニ對シテモ、大ニ其ノ禍源ヲ開キ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

第三節 眞宗ノ中興

然ルニ此ノ中古ノ下半ニ於テ、能ク自ラ法教者ノ面目ヲ顯ハシタル者、只タ一人ノ兼壽上人(慧燈大師)ヲ見ル、師ハ實ニ本願寺第八世ノ燈ヲ紹キ、夙ニ眞宗ノ式微ヲ嘆シ、東走西馳、單ニ其ノ恢復ヲ圖リ、殊ニ北陸ニ遊化シテ、吉崎ノ房舎ヲ開キ、節儉勤勉、能ク其ノ任ニ堪ヘ、遂ニ祖燈ノ明滅ヲ挽回シテ、中興ノ鴻業ヲ樹ツ、其ノ功又大ナリト云フヘシ、嗚呼、此ノ時代ニ於テ將サニ後世ニ傳フヘキハ、只タ此ノ一事ノミ、

之レニ反シテ何ソ他ノ各宗各派カ、其ノ衰兆ヲ顯ハスコトノ甚シキヤ、是レ中古ノ下半カ、日輪將サニ傾キ、月光既ニ下弦ニ向フコトヲ證明シタル所以ナリ

第二章 事業的ノ觀察

著者カ茲ニ事業的ノ觀察ト云フモノ、我カ法敎家カ其ノ本分ナル布敎傳道ノ餘暇、世間普通ノ事業ニ於テ、世ヲ濟シ、人ヲ利シ、且ツ間接ニ我カ法敎ノ聲價ヲ高カラシメタルノ行爲ヲ云フ、而シテ時ニ或ハ其ノ事業ノ爲メ、我カ法敎ノ本分ヲ疎濶ニシ去ルノ觀ナキ能ハサルモノアリト雖モ、蓋ハ只ク弊害ノ依テ然ラシムルモノニシテ、敢テ茲ニ論難スヘキモノニアラス、而シテ今マ之レヲ事業的ノ觀察ト名クル所以ノモノハ、彼ノ布敎傳道上ノ變遷ノ如ク、歴史的ノ順序ヲ逐ハス、其ノ事業ノ種類ニ依リテ分ツカ故ナリ、請フ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敎家カ、如何ニ濟世利民ノ事業ニ於テ、我カ法敎ノ聲價ヲ高メタルカヲ論セント欲ス、是レ慶長、元和以後ノ法敎ニ對シテ、一大變遷ヲ徵證スルノ要件タルヲ知レハナリ

第一段 折伏ニ就テ

兵ハ逆德ノ事ナリ、其ノ之レヲ用ユル、世間尙ホ忌ム所ナリ、况ンヤ法敎柔和忍辱ノ道ニ於テチヤ、然レトモ其ノ正ニ反シ、理ニ違ヒ、國ヲ紊リ、王ニ敵スルカ如キニ至リテハ、未タ必スシモ之レヲ輕々ニ付シ去ルヘキニアラス、故ニ其ノ修法ノ力ニ依リテ怨敵ヲ降伏シ、國賊ヲ誅滅センコトヲ祈願スルナリ、佛說ニ謂ユル降魔、又タハ折伏ナト云ヘルハ、大ニ是レ等ノ事ニ適用スヘキノ實アルコトヲ信ス、彼ノ天慶ノ亂ニ於テ、平貞盛、藤原秀郷ノ兩將、平將門ヲ征討スルニ當リ、廣澤遍照寺寬朝僧正、詔ヲ承ケテ高雄神護寺護摩堂ノ本尊不動明王(弘法大師ノ開眼ニ係ル)ノ像ヲ奉シ、將門ヲ降伏スルノ法ヲ修シカリト云フカ如キ、又タ能州總持寺峨山禪師、二十五哲ノ一人ナル源翁禪師(勅賜法王心照禪師)勅ヲ奉シテ(一說ニハ、峨山禪師命ヲ承ケ、源翁禪師ヲシテ代之カシメタリシナリト云フ)野州ニ到リ、其ノ法力ニ依テ殺生石ヲ退治シタリト云フカ如キ、其ノ例ナリトス、且ツ夫レ蘇我馬子、諸皇子ト謀リ、兵ヲ率ヒテ物部守屋ヲ討セントスルヤ、厩戸皇子、髮ヲ束テテ軍後ニ從ヒ、四天王ノ像ヲ其ノ頂ニ戴キ、自ラ誓テ曰ク「我レ若シ勝テ得ハ、必ス寺塔ヲ建テ四天王ヲ奉セン」ト、馬子モ

又々嘗テ曰ク「敵ニ勝ツノ後チ必ス三寶ヲ興隆セン」ト、又々古來ノ英將猛士、戰ニ臨ムニ平素自ラ信スル所ノ佛軀ヲ守本尊トシテ懷ニ抱キ、以テ其ノ守護ヲ念スルアリ、著者ハ今マ其ノ折伏ニ就キ、敢テ功力ノ有無ヲ論セントスルモノニアラスト雖モ、往時ノ法教カ、普通ナル布教傳道ノ外ニ於テ、斯ク信力堅固ノ現象ヲ呈シタルト、其ノ怨敵ヲ降伏スルノ加被力ヲ祈誓シテ、以テ國家ノ安寧幸福ヲ求メタルハ、決シテ法教ノ教理ニ辜負スルモノニアラサルヲ證シ、敢テ後世ニ照ラス所アラント欲ス

第二段 治道ニ就テ

次ニ國家ヲ治ムルノ道ニ於テハ、古來我カ法教カ如何ニ國家ヲ補益セシカヲ知ラサルヘカラス、先ツ我カ國家憲法アルノ紀原ハ、實ニ推古天皇十二年、麻戶皇子ノ制定シタマヒタル十七憲法ニアルコト、世人皆ナ之レヲ知レリ、而シテ其ノ憲法タル、我カ法教ノ力ヲ以テ、國家ヲ治ムルノ要領ト爲セルコト、歴々分明ナリトセハ、我カ法教カ國家ノ治道ニ實際上ノ要素タリシコト、又々疑フヘクモアラス、又々彼ノ大江匡房、三朝ノ帝師トシテ、國家ノ治道ヲ講頌セシモノ、元來儒術ノ涵養ニ基クモノアリ

ト雖モ、又々大ニ我カ法教ノ力ヲ假テ、其ノ全キヲ得タルモノ、實ニ續往生傳ノ著ニ於テモ窺知スルヲ得ヘキナリ、又々彼ノ承久ノ事ノ如キ、執權ノ弊ニ於テハ、云フニ堪ヘサルモノアル北條ノ時代ニ於テモ、其ノ治ヲ云フ者、亦々必ス北條ノ時代ヲ稱セサルナシ、殊ニ時頼(最明寺入道)美政ヲ以テ一世ヲ治メ、且ツ後代ニマテ其ノ傳フヘキモノアルハ、大ニ我カ法教ノ涵養ニ基因スルノ功ナクンハアラス、而シテ彼ノ泰時ニ至リテハ、其ノ温仁ノ政ヲ數クコト七世ノ間、齊肩アルヘカラス、且ツ恭謙以テ士ニ下ルモ、亦々當時武人中ノ一人ノミ、而シテ大ニ命世ノ才ヲ抱クニモ拘ラス、治ヲ高辨上人(梅尾明慧)ニ問フ、上人曰ク「凡ソ治ハ寡欲ニ在リ」ト、是レ痛ク北條氏ノ病ヲ刺スノ金鍼ト爲リ泰時其ノ聞ク所ヲ以テ、終身之レヲ服膺ス、而シテ自ラ曰ク「我レ乏テ承ケテ執權ト爲リ、罪戾ヲ免ル、ヲ得ルハ師ノカナリ」ト、斯クノ如キノ類、古來大ニ我カ法教カ國家ノ治道ニ補益セシ所尠シトセス

第三段 文學及ヒ天文學等ニ就テ

文學ノ進歩ハ大ニ神韻幽致ノ發顯ニ依ラサルヘカラス、是レ利ノ爲メニ動キ、名ノ爲

メニ造レル文章ノ、密ニ其ノ地位卑陋ニシテ價值ナキノミナラス、却テ真正ノ文學ヲ濫ルノ罪アルカ如シ、而シテ其ノ神韻幽致、高尙精妙ナト云ヘルコトハ、大ニ法教思想ト密着ノ關係ヲ有シテ、其ノ之レアルモノハ頗フル發達シテ、事物ノ現象其ノ神髓ニ逼ルト云ハンヨリハ、寧ロ直ニ是レ神髓ナリト云フノ點ニマテ造詣スルアリ、是レ古來我カ法教カ、大ニ文學ノ發達ヲ助長シタル所以ナリトス、彼ノ空海上人ノ四十八字假名ノ製作ハ今マ更ラ云ハス、其ノ書法ノ非凡ニシテ、空前絶後ナルカ如キ、又タ彼ノ道元禪師ノ正法眼藏ノ文法、及ヒ筆蹟、親鸞上人ノ教行信證ニ於ケル文法ノ如キ、西行法師及ヒ兼好法師ノ和歌ノ如キ、大智禪師、及ヒ一休禪師ノ詩ノ如キ、其ノ脫俗非凡、他ノ摸倣スル能ハサル處ニ、自ラ一家獨得ノ長所ヲ具ヘタルモノニシテ、直ニ是レ法教ノ高遠廣博ヲ發表スルノ實アルナリ、而シテ天文其ノ他ノ學術ノ如キハ、古昔我カ法教者ニ依リテ世ニ傳ヘラレシモノ、概テ皆ナ是レナリ、彼ノ推古天皇十年、既ニ百濟ノ觀勒僧正來朝シテ、曆書、天文、地理、遁甲方術等ノ書ヲ獻シタルカ如キ、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僧旻師ヲ國博士ト爲シタルカ如キ、持統天皇二年、法藏、道基

ノ二師ヲ陰陽博士ト爲シタルカ如キ、又タ彼ノ鑑真、長秀、惠清、法榮、滿理、法蓮、智玄等ノ諸師カ、當時ノ醫學ニ長シテ、或ハ本草ノ學ヲ授ケ、或ハ治眼ノ方ヲ傳ヘ、或ハ侍醫ト爲リ、或ハ貧者ノ病ヲ救ヒタルカ如キ、其ノ功益又タ鮮少ト云フヘカラス

第四段 美術ニ就テ

我カ法教カ美術上ヨリ我カ國家ヲ益シタルコトハ、彼ノ彫刻術、建築術、圖書術、縫織術等ニ於テ、最モ著シキ證明ヲ得ルナリ、先ツ彫刻、建築ノ二術ニ於テハ、京都及ヒ奈良其ノ他ノ古梵刹ニ就テ、之レテ見ハ、著者カ多言ヲ要セスシテ實ニ數多ノ驚クヘキモノアルヲ知ラン、次ニ圖書術ニ至リテハ、書ノ十三科中ニハ、佛、菩薩、金剛、鬼神、羅漢等ノ科アル事、隋唐ノ世ニ當リテ、佛像、尊天、及ヒ變相圖等ヲ本邦ニ傳ヘシヨリ、其ノ畫格漸ク世ニ行ハレシ事、彼ノ三韓ノ交際開ケシヨリ、漸ク彼レノ畫工ヲ獻シテ、我カ國ノ漢畫ハ茲ニ權輿シ、後チ法教ノ傳來ニ隨伴シテ、韓人ノ畫ヲ善クスル者、踵チ接シテ來朝シ、是レヨリ佛像彩色ノ畫大ニ世ニ行ハレタル事、且ツ延慶ノ頃、僧可翁ニ依テ北宗畫ヲ傳ヘラレ、狩野派ノ畫、實ニ茲ニ起リタルカ如キ、覺融僧正ニ

依テ鳥羽繪ノ濫觴ヲ爲シタルカ如キ、後花園天皇ノ世ニ當リ、僧等揚(雪舟)明ヨリ歸ル、在明三年畫法益進ミ、世以テ神品ト爲セルカ如キ、又々彼ノ明兆殿司(吉山)ノ畫道精妙ヲ極メタルカ如キ、其ノ他我カ法教育家ニシテ大ニ此ノ道ヲ興隆シタル者多キハ、或ハ心ヲ淨邦ニ澄マシメ、或ハ機ヲ禪定ニ養フタルカ如キノ結果ニ依ラスンハラス、次ニ縫織術ニ至リテモ、皆ニ彼ノ中將法尼藕絲ノ曼陀羅、又々ハ空念上人淨土繡髮圖ノ如キノ神品妙技ナルノミナラス、古來大地名藍ニ藏スル法衣、華鬘、幢幡、法被、打敷等ニ至ルマテ、精良綺麗、大ニ世ノ縫織術ノ進歩ヲ助ケ且ツ其ノ摸範ト爲ルモノ少ナカラス、是レ我カ法教カ、是レ等ノ術ニ於テ、利益ヲ世間ニ與ヘタルノ著シキ證憑ナリトス

第五段 水利土功及ヒ殖産ニ就テ

山ヲ開キ、原ヲ拓キ、田ヲ墾キ、道ヲ修シ、井ヲ鑿リ、水ヲ疏シ、橋ヲ架シ、船ヲ渡ス等、凡ソ水利土功ニ關スル事、古來佛者ノ手ヲ假テ成就セルモノ、實ニ枚擧ニ遑アラス、今マ其ノ概略ヲ列叙センニ、先ツ役行者ノ富士山ニ於ケル、泰澄大師ノ白山、立山、石

動山ニ於ケル、弘法大師ノ羽黒山、月山、湯殿山、高野山ニ於ケル、慈覺大師ノ鳥海山、大山、燒山ニ於ケル、勝道上人ノ日光山ニ於ケル、行基菩薩ノ温泉嶽ニ於ケル、傳教大師ノ比叡山ニ於ケル、承陽大師ノ傘松峯ニ於ケル、日蓮上人ノ身延山ニ於ケル、又々彼ノ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中ニ於ケル山嶽ノ如キ、其ノ他諸處ノ高山峻嶺、概テ我カ佛者ノ手ヲ假リテ開闢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リトス、又々聖武天皇ノ御宇、行基、泰澄ノ二師、及ヒ吉備公、勅ヲ奉シテ諸國ノ郡邑境界ヲ分チ、且ツ田地段別、并ニ斗量ノ制ヲ定メタルカ如キ、又々桓武天皇ノ遷都ニ際シ、傳教大師、平安城ノ市街ヲ九條ニ畫シ、阡陌自ラ井々條々トシテ通行ニ便ナラシメタルカ如キ、又々道昭法師ノ路傍ニ泉井ヲ鑿リ、諸津ニ渡舟ヲ設ケ、河流ニ橋渠ヲ架シ、卑濕ニ溝渠ヲ疏シタルカ如キ、行基菩薩モ亦々自ラ衆ヲ率ヒテ橋梁ヲ造リ、陂塘ヲ築キ、曠野ヲ拓キ、田畑ヲ墾キタルカ如キ、皆々歴々史乘ニ徵スヘシ、次ニ殖産ノ點ニ於テモ、現今、海外貿易品ノ中、一二ヲ爭フノ重要品タル茶ノ如キハ、先ツ其ノ始メニ於テ、嵯峨天皇近江ニ行幸ノ時、梵釋寺ノ永忠師、手ツカラ煎茶ヲ奉リシニ、天皇大ニ嘉賞シタマヒ、詔シテ畿内近國ニ植ヘシメ

クマフモ、爾後數百年ヲ經テ茶種殆ント盡キタリシニ、彼ノ建久ノ頃、榮西禪師茶種ヲ宋ヨリ持テ歸リ、之レヲ筑前ノ背振山ニ種ヘ、後チ梅尾明惠上人、背振山ノ茶ヲ梅尾及ヒ宇治ニ種ヘ、且ツ製茶ノ法ヲスラ創メラレシヨリ、遂ニ今日ノ繁殖ヲ見ルニ至リタルカ如キ、其ノ他陶器ノ如キ、織物ノ如キ、各種ノ礦物ノ如キ、或ハ佛者ノ發見發明ニ係リ、或ハ傳來頒布ニ係リ、或ハ需用供給ノ路ニ於テ、直接又タハ間接ニ、其ノ利益ト進歩トヲ助長シタルコト、其ノ功實ニ大ナリト云フヘシ

第六段 賑濟ニ就テ

賑救恤濟ノ事、元來佛者ノ慈悲願行中ニ存スヘキナリ、何ソ故ラニ之レヲ擧ケン、然レトモ、今マ其ノ一斑ヲ記述シテ、古今變遷ノ差アルコトヲ證セスンハアラス、彼ノ有名ナル大阪四天王寺ノ施藥、療病、悲田、敬田ノ四院ヲ始メトシテ、古來處々ニ慈善惠愛ノ事業ハ、實ニ著シキモノアリシナリ、何ソ能ク近古以後ノ佛者ノ及フ所ナランヤ

第七段 皇室ノ隆替ニ就テ

數百歳ノ後チ、著者之レヲ筆ニスルモ、尙ホ斷腸苦惱ニ堪ヘサルモノアリ、彼ノ足利ノ末路ニ於テ、我カ一天萬乘ノ聖主後柏原天皇ハ、如何ナル境遇ニ沈淪シタマヒシヤ、多年天下兵亂ノ後ヲ享ク、殊ニ前將軍義植、兵ヲ西國ニ起シ、北條早雲及ヒ兩上杉ハ皆ナ干戈ヲ關東ニ動カシ、且ツ天下頻年飢饉相ヒ續キ、路上餓孍ニ接シ、山野ニ鮮血ヲ灑キ、恐レ多クモ又タ我カ皇室ノ隆替興亡ヲ問ヒ奉ル者ナシ、天皇元龜元年ヲ以テ位ニ即キタマフト雖モ、爾後二十年ノ尙シキ、其ノ調度ノ難キヨリ、即位ノ大典ヲ擧サセタマフコト能ハス、此ノ際ニ當リテ、内府實隆ノ勸メニ由ルト雖モ、黃金壹萬兩ヲ獻シ、之レヲ經費ノ資トシテ、以テ稍ク大永元年、即位ノ禮アルヲ見ルニ至リタルハ、我カ佛者カ斯カル時機ニ瀕シテスラ、我カ皇室ニ忠節ナルヲ見ルニ足ル、尋テ後奈良天皇ノ朝ニ至リテモ、正シク十年ノ長キ、又タ即位ノ大典ヲ擧クサセタマフ能ハス、然ルニ將軍義晴ハ如何ニ之レヲ看過シ奉リシ乎、天下ノ勇將猛士、豪農巨商ハ如何ニ之レヲ看過シ奉リシ乎、遂ニ即位ノ禮ヲ資ケ奉ルナシ、此ノ際ニ當リテ、天文五年、重子ヲ本願寺ヨリ經費ヲ資ケ奉レリ、是レ等ノ黃金何レノ處ヨリ得來リタル

乎、一文半錢、滴々消々、多クハ是レ村翁野嫗ノ囊底ヨリ流出セシニ過キサルナリ、而シテ其ノ流出スル所以ノモノ、彼レ等カ我カ法教ノ饒益、即チ彌陀ノ光明ニ攝取セラハル、ヲ歡フノ餘リ、夜業ヲ營ミ、寒熱ニ堪ヘ、以テ積集奉納シタルノ施物ナラスノハアラス、嗚呼、斯クノ如キ施物ヲ假テ、以テ皇室ノ大典ヲ資ケ奉ル、當時ノ有司ハ我カ皇室ニ對シテ、果シテ忠勤ヲ盡シタリト云フヘキ乎、嗚呼、我カ法教、殊ニ本願寺微カリセハ、當時ノ有司及ヒ一般ノ國民ハ、何ヲ以テカ我カ皇室ニ忠勤ヲ表シタリシ乎、豈ニ恐レ多キコトナラスヤ

第八段 國權ノ消長ニ就テ

史ニ豊太閤明ノ封冊ヲ裂クノ事ヲ載ス、今マ其ノ意ヲ按スルニ曰ク、慶長元年九月一日、明使至ル、此ノ時朝鮮使モ亦タ至ル、秀吉明使ヲ伏見城ニ引見ス、諸將帥皆ナ陪坐シ、儀衛甚タ盛ンナリ、方亭、前ニ在リ、惟敬、金印ヲ捧シテ階下ニ立ツ、頃焉ニシテ秀吉、黃幄ヲ開テ出ツ、侍衛叱ヲ呼フ、使者乃チ封冊、金印、冕服、及ヒ諸位ノ衣冠五十餘具ヲ進ム、行長二使ヲ導キ入ル、二使懼伏シ、敢テ仰キ見ル能ハス、秀吉親ラ之レヲ慰

勞ス、二使以テ誦讓ト爲シ、流汗背ニ決ク、葡萄シテ進ム能ハス、行長助ケテ稍クニ禮ヲ畢ル、三日使者ヲ饗シ、既ニ罷ム、秀吉喜テ曰ク「我レ今マ明國ニ王タルヲ得タリ」ト、乃チ冕ヲ戴キ、緋衣ヲ被シ、家康以下七人ヲシテ各章服ヲ着ケシメ、以テ禮ヲ行フ、惟敬等謂ヘラク「和議既ニ成ル」ト、時ニ承兌長老ヲシテ冊書ヲ讀マシム、行長私カニ長老ニ囑シテ曰ク「冊書必ス惟敬説ク所ノ如クナラサラン、太閤若シ冊命ノ義ヲ聞カハ必ス怒ル、請フ其ノ辭ヲ婉曲ニシ、文ニ臨ンテ其ノ忌諱ヲ避ケ、告クルニ實事ヲ以テスル勿レ」ト、長老敢テ聽カス、乃チ入テ冊ヲ秀吉ノ傍ラニ讀ム「爾チヲ封シテ日本國王ト爲ス」ト云フニ至テ、秀吉果シテ色ヲ變シ、大ニ怒リ、冕服ヲ脱シテ之ヲ地ニ抛チ、冊書ヲ取テ之レヲ扯裂シ、且ツ高ク罵テ曰ク「行長言フ、明主我レヲ封シ明王ト爲スト、故ニ命シテ師ヲ班ス、我レ既ニ日本ヲ掌握ス、我カ國ニ王タルニ至テ何ソ鬻虜ノ封ヲ待タン、然レトモ、若シ我レニシテ我カ國ニ王タラハ、天朝ヲ如何ンセン」ト、乃チ行長ヲ召シ、盛氣之レヲ誦讓シテ曰ク「汝チ敢テ我レヲ欺罔シ、以テ我カ國ヲ辱カシム、我レ將サニ汝チト明使トヲ戮殺スヘシ」ト、行長股栗、罪ヲ三奉行ニ諉シ、

書牘數通ヲ出シ以テ證ト爲ス、長老モ亦之レヲ救解ス、秀吉意少ク釋ケ、因ミニ清正、三成、吉隆等ヲ召シテ曰ク「宜ク速カニ明使ヲ還ラシムヘシ、朝鮮和ヲ求ムルモ決シテ許スヘカラス、我レ將サニ再ヒ大兵ヲ興シテ朝鮮ヲ勦滅セントス」ト、終ニ其ノ使ヲ拒テ見ス、明日方亨等已ニ發ス、時ニ秀吉等憤怒尙甚シ、朝鮮使者ヲ斬ラント欲ス、長老諫メテ漸ク止ム」如上ノ一段ノ因縁ヲ考察セハ、我カ國當時ノ形勢カ如何ニアリシ乎ヲ熟了スヘシ、既ニ數百年ノ久シキ兵亂止ム時ナク、殊ニ天文、永祿、元龜、天正ノ間ニ於テハ、武門ノ一族偏ニ兵馬ノ間ニ功名ヲ貪ルノ念ニ走り、敢テ文事ヲ顧ルノ暇ナシ、茲ヲ以テ如何ナル英雄豪傑ト雖モ、文事ノ邊ニ至リテハ、概テ盲目漢タルヲ免カレス、其ノ僅カニ文字ヲ讀ムノ能アル者ト雖モ、只テ和語ヲ以テ綴成セル文章ヲ讀ミ得ルニ過キスシテ、其ノ漢文ノ如キニ至リテハ、未タ容易ニ讀ミ得ル者スラアラサリシナリ、此ノ際ニ當リテ、國文ト漢文トニ論ナク、我カ國ノ文學ヲ縷々將サニ絶ヘナントスルニ相續セシ者ハ、大ニ我カ法敎家ノ力ニ依ルハ、世ノ擧ケテ認知スル所ナリ、此ノ著大ナル功績ハ、端ナクモ承兌長老ヲ驅テ、我カ國權ノ消長如何ニ

關スル危急ノ灘頭ニ立タシメタリ、若シ今日ノ世ニ當リテ、彼ノ外國使臣ノ齎ラシ來レル國書ヲ、我カ僧侶ノ力ヲ假テ讀ムコトヲ得ルモノトセハ乃チ如何ン、彼ノ承兌長老ニ委シテ明ノ封冊ヲ讀マシムルカ如キハ、實ニ止ムヲ得サルニ出テタルヤ知ルヘシ、若シ長老ヲシテ尋常一樣ナル腐儒僧ヲラシメハ、豈ニ彼ノ秀吉ヲ欺惑スルノ猾智ト、其ノ事ニ斡旋スルノ地位アル行長ノ言ニ負キテ、秀吉ノ憤怒ヲ買フカ如キコトヲ爲サンヤ、其ノ行長ノ言ヲ斥ケテ、正シク冊書ヲ朗讀セシモノ、偏ニ是レ我カ國權ノ消長ニ關スルモノアルコトヲ徹見スレハナリ、然ルニ若シ長老ヲシテ、奸臣行長ノ言ニ從ハシメ、狂クテ一時秀吉ノ懼心ヲ買フノ彌縫策ヲ取ラシメハ、彼ノ明使ヲ優待シテ自ラ明王タルコトヲ信シ、以テ這般ノ用意ヲ爲サシメ、如何ニ我カ國辱テ外國ニ曝ラシ、遂ニ我カ皇帝ノ臣民タル秀吉ノ政廳スラ、其ノ武威凜然、儀容整肅タルコト、四百餘州ノ使臣ヲシテ、戰慄恐懼、仰見スル能ハサラシムルノ國威ヲシテ、一敗地ニ墜サシメ、徒ラニ文盲國ノ笑ヲ博スルニ至リタルヤ必セリ、是レニ由テ之レヲ觀レハ、當時ニ於ケル我カ國權ノ命脈僅カニ一比丘ノ手ニ依テ繫カレタルヲ見ル、自餘ニ於

テ當時以前ノ法教カ、我カ國ニ重キヲ置カレタルコトヲ知ルヘシ(然ルニ後世承兌長老ノ功績ヲ妬メル腐儒者流ノ言ニ曰ク「秀吉何ソ其ノ封冊ヲ開クニ先立チテ其ノ文意ノ存スル所ヲ知ラサランヤ、其ノ儀容整然、然ル後チ始メテ怒ルモノハ、彼レ使者ヲシテ恐懼甚シカラシメンカ爲メノミ」ト、嗚呼彼レ腐儒者流ハ、我カ法教ヲ妬ムノ餘リ、秀吉ヲ以テ半文錢ノ價直ナキ一ノ戯劇者ト爲サント欲ス、秀吉如何ニ權謀ニ長スト雖モ、知テ故ラニ髯虜ノ冠冕ヲ其ノ頭上ニ戴クノ癡漢ナランヤ、其ノ豫メ文意ヲ察スルノ明ナクシテ、深ク明王タルコトヲ喜ヒタルカ如キハ、武威ニ誇レル英雄ノ心事、甚タ單純放大ナルヲ見ルニ足ル、然ルニ秀吉ヲ以テ、苟且ニモ豫メ知テ戯劇ヲ演スル者ト爲ス、我カ法教ヲ嫉妬スルハ乃チ良シ、自ラ無識ヲ披露シテ、笑ヲ識者ニ取ルニ至リテハ、實ニ愍マサルヲ得ス)

第三編 德川時代ノ法教

第一章 法教ノ近古

彼ノ元龜天正以前、即チ中古以上ノ法教ハ、其ノ歴史的ト事業的トヲ問ハス、概チ隆

昌ナル法教タリシナリ、然ルニ慶長、元和ノ頃ヨリ下テ元治、慶應ノ頃ニ至ルマテ、彼ノ德川ノ治世ニ於ケル法教ハ、實ニ驚クヘキ一大變遷ヲ生シタリ、是レ此ノ時代ヲ畫シテ法教ノ近古ト爲シタル所以ナリ

顧フニ德川時代ノ法教ト雖モ、其ノ創業ノ時代ト、守成ノ時代ト、滅亡ノ時代トハ、各、同一ナル能ハス、今マ先ツ筆ヲ創業ノ時代ヨリ起サン

第二章 德川創業時代ノ法教

第一段 法教ヲ行政ノ機關ニ用ユ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古言人ヲ欺カスト云フヘシ、德川ノ治世二百七十年ノ泰平ハ、實ニ彼ノ士風ヲ遊惰ニシテ文弱ニ流レシメタルト共ニ、大ニ我カ法教家ヲシテ、懶惰放逸ノ境遇ニ陥ラシメタリ、其ノ懶惰放逸ニ流レタルモノ、主トシテ我カ法教家ノ罪ナラサルナシト雖モ、又々大ニ德川政府ノ保護厚キニ失シタルノ罪ナラスンハアラス、既ニ夫レ保護ト云フ、其ノ名實甚タ好シト雖モ、惡ソソ知ラン其ノ保護ノ厚キニハ、之レカ代償トシテ我カ法教ヲ行政ノ機關ニ用ヒタルノ實アルコトヲ、前キニ

ハ清盛、寺院ヲ破却シテ大ニ人心ヲ喪ヒ、後ニハ頼朝、堂塔ヲ建立シテ大ニ民心ヲ繫
 キ、前キニハ信長、法教ニ敵對シテ大ニ人心ニ負キ、後チニハ秀吉、佛事ヲ修行シテ大
 ニ民心ヲ迎フ、家康ノ慧敏ナル豈ニ其ノ故智ニ倣ハサランヤ、家康ハ眞ニ佛者ニ相違
 ナキモ、大ニ我カ法教ノ力ヲ假テ、行政上ノ機關ト爲シタルノ實相ニ至リテハ、又
 タ争フ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リシナリ、信長ハ南蠻寺ヲ建立シテ天下ヲ攪亂シタリト雖
 モ、秀吉ハ之ヲ毀テ、天主教ヲ嚴禁シテ天下ヲ治メント欲シタリ、家康モ亦天主教
 教ヲ嚴禁セリ、而シテ家康ハ増上寺ヲ以テ香花院ト定メ、大伽藍ヲ創シテ其ノ信佛ノ
 厚キヲ表シ、本願寺ヲ東西ノ二寺ニ分チ、天下ノ門徒ヲ分屬セシメテ其ノ勢力ヲ兩割
 シ、大ニ謀ル所アルヲ示セリ、三代將軍家光ノ世ニ至リ、創業ノ事稍ク其ノ完キヲ告
 ケントスルヤ、家光ハ寛永寺ヲ忍岡ニ創シテ東叡山ト號シ、竊カニ洛陽ニ比叡山アル
 ニ擬シテ、江戸城ノ鎮護ト爲セリ、且ツ清水寺、知恩院等ヲ再建シテ、壯麗舊ニ倍セ
 シム、加之、先キニ元和元年、秀忠ノ世ヲ以テ寺院條例ヲ定メタルニ續キ、寛永十三年
 始メテ神社奉行ヲ置テ、我カ寺院僧侶、及ヒ神社祠官ノ事ヲ聞カシメ、尋テ同十六年

ヲ以テ、宗判制度ヲ定メタリ、天下毎戶宗門改メテ爲シ、其ノ人民ヲシテ、悉ク我カ法
 教ニ屬シ、以テ天下一人ノ外教信徒ナカラスシメタルモノハ、是レソ德川政府カ人心ヲ
 統一シ、天下ヲ收攬スルノ一大秘策ノ存スル所ニシテ、我カ法教ヲ行政ノ機關ニ用ヒ
 タリト云フ所以ナリ

第二段 法教衰運ノ現象

德川氏カ我カ法教ヲ行政ノ機關ニ用ヒテヨリ、我カ法教ハ著ク衰運ノ現象ヲ見ルニ
 至レリ、蓋ハ我カ法教家カ、彼ノ宗判制度ヲ以テ德川政府ノ秘策ニ出テタルコトヲ辨
 セス、單ニ其ノ保護ノ厚キニ出テタルモノト妄信シ、之レニ依テ僧侶ハ又タ己レカ世
 俗的弄權ノ器具ト爲セリ、且ツ諸國ノ國主、藩主、及ヒ其ノ家老等ニ至ルマテ、自ラ香
 花院ヲ定メ、寺領施物、毫モ不足スル所ナキヨリ、内ニハ僧侶自ラ懶惰放逸ニ流ル、
 ノ端ヲ開ケリ、然ルニ彼ノ武門ノ一邊ヲ顧ミレハ、數百年ノ久シキ、只タ刀鎗弓馬ノ事
 ニノミ奔走シタル士分、及ヒ其ノ子弟ハ、往時一命ヲ刀鎗弓馬ノ間ニ賭シタルノ危キ
 ニ鑑ミ、父子離散、妻孥生別ノ悲劇ニ懲リ、而カモ元龜、天正年間ト云ヘル生命賭博的

過渡ノ急ヲ閱シ、以テ漸ク刀ハ鞘ニ入り、鎗ハ梁ニ掛リ、弓ハ塵ヲ掃ヒ、馬ハ汗ヲ拭フニ至レハ、茲ニ始メテ心ヲ文事ニ傾クルノ時機ヲ得タレハ、天下ニ庠序學校ヲ設ケ、士分ノ子弟ヲシテ、尙シク廢レタル孔孟仁義ノ學ヲ修メシメ、隨テ林道春(羅山)山崎敬義(闇齋)貝原篤信(益軒)熊澤伯繼(了介)等ノ碩學鴻儒輩出シテ、大ニ其ノ學ヲ興ス、茲ニ於テ乎、久シク我カ法敎家ニ依テ持續セラレタル文學藝術ハ、我カ法敎ノ手ヲ離レテ、全ク獨立ノ地位ニ達シ、剩ヘ彼ノ朱子派ノ儒學ヲ興サントスルノ徒ハ、彼ノ支那ニ於テモ儒佛二道ノ軋轢頗ル熾ナレトモ、其ノ勢ヒ敵シ難ク、唐宋以來佛敎最モ殷盛ヲ極メ爲メニ孔孟ノ道ヲ衰微セシハ、彼ノ國ノ儒士カ毎ニ憤懣シテ交、排佛毀釋ノ說ヲ主唱シ、之レカ爲メ大ニ精神ヲ費セシ所ナリ、又々本邦ニテモ欽明以來、大ニ皇室及ヒ武門ノ奉崇ヲ得テ、其ノ隆盛ヲ極メタレハ、我カ先來ノ儒道ヲシテ頭ヲ擡クルニ處ナカラシメタリ、今マヤ儒學ノ用ヒラル、ニ及ンテ大ニ之レヲ勃興シ、以テ支那ノ儒宗タル諸先哲ノ爲メニ其ノ恨ミヲ霽サ、ルヘカラスト云ヘルカ如キ觀念ヲ抱キテ、切ニ排佛毀釋ニカメタリ、爰ニ於テ乎、我カ法敎家ハ彼ノ朱印黑印ノ寺領

ト、宗判制度ノ俗權ニ依賴シテ、又々彼レニ抗抵スルノ力ナク、遂ニ彼ノ儒道ハ修身齊家ノ道ヲ説テ、士分以上ノ者ヲ敎育シ、我カ法敎ハ因果應報ノ道ヲ説テ、農工商ノ三民ヲ敎化スルニ過キササルニ至ル、嗚呼、我カ法敎衰運ノ現象、先ツ此ニ發シ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

第三段 法敎盛衰ノ關鑰

德川創業時代ノ法敎、夫レ斯ノ如ク衰運ノ現象ヲ示シタリト雖モ、敢テ一朝一夕ニ其ノ激變ヲ示シタルニアラス、既ニ前編論スル所ノ如ク、其ノ歴史的ノ觀察ニ於テハ、彼ノ應永ノ頃ヨリ、自然ニ衰運ノ兆候ヲ示シタルハ勿論ナレトモ、茲ニ德川創業ノ時代ニ入りテモ、亦々幾分カ前代遺風ノ法敎家トシテ其ノ盛衰ノ關鑰ト爲ルヘキ人ナキニアラス、彼ノ家康ニ重ンセラレ増上寺ヲ中興シテ勅願寺ノ綸旨ヲ得タル存應上人(普光觀知國師)ノ如キ、彼ノ後陽成天皇始メ、武田信玄、及ヒ家康、家光兩將軍ノ歸依尊崇ヲ得テ、東叡山寛永寺ヲ創建シタル天海僧正(慈眼大師)ノ如キ、彼ノ後水尾天皇、及ヒ將軍家光ノ敬崇殊遇ヲ得テ、東海寺ヲ開創シタル澤庵禪師(天應大現國師)ノ

如キ、彼ノ身ヲ深草ノ草廬ニ潜ミ、博學強記兼テ詞章ヲ善クシ、陳元賓、熊澤了介等ト友善ノ聞ヘ高キ元政上人ノ如キ等ハ、實ニ法教盛衰ノ關鍵タルモノニシテ、又々高ク當時常流ノ法教家ニ超絶シタルヲ見ルヘキナリ、然リト雖モ之レニ依テ法燈全體ノ光輝ヲ發揚スルノ功力少ナカラシメタルハ、時運ノ趨勢、自ラ已ムヲ得サルモノアリタルヲ知ルヘシ、偶々彼ノ百八十年間廢絶シタル宮中御修法ヲ復興シタマヒタルカ如キハ、往時我カ皇室ノ陵夷ヲ追懷スルニ足ルト共ニ、又々幾分カ法運挽回ノ現象タルカ如シト雖モ、此ノ一佛事ノ爲メニ我カ法教カ德川時代ノ衰運ニ、一臂ノ力アリタリトモ思ハレス、嗚呼悲ヒ哉

第四段 黃檗宗ノ開立

我カ國新古十數宗中、其ノ最後ノ開立トシテ傳來セシハ、實ニ黃檗宗ナリトス、而シテ其ノ時代ハ、德川創業時代ノ末期ヨリ、稍ヤ守成時代ニ入ラントスルノ際ニテアリシ、隱元禪師(大光普照國師)將軍家綱ノ請ニ應シテ來化シ、宇治ニ萬福寺ヲ創立シテ日本黃檗宗ノ開祖ト爲リ、大ニ後水尾天皇ノ崇敬ヲ得、二祖木庵禪師(慧明國師)モ亦

タ來化シテ此ノ道ヲ布演セシカハ、諸侯群臣歸依スル者鮮ナカラスト雖モ、如何ンセシ我カ國ノ禪門ハ、臨濟、曹洞ノ二宗天下ニ彌漫シテ、更ラニ新開ノ餘地ヲ剩サス、殊ニ衰運ノ潮勢又々如何ントモスル能ハサレハ、其ノ宗門モ我カ國大宗門ノ列ニ入ル能ハサリシハ、當然ノ結果ト云フヘシ

第三章 德川守成時代ノ法教

第一段 皮想的法教ノ隆昌

誰カ德川時代ノ法教ハ、概シテ衰頹シタリト云フヤ、殊ニ其ノ守成時代ノ法教ノ如キハ、甚々隆昌ナル形狀ヲ粧ヘリ、然レトモ若シ具眼者ノ見ル所ヲ以テスレハ、一ニ皮想的ノ隆昌タルニ過キサラン、故ニ其ノ外觀ニ於テハ隆昌ナルニ相違ナシト雖モ、其ノ内部神髓的ノ法教ニ至リテハ、實ニ云フニ忍ヒサルモノアリシナリ、今マ夫レ皮想的法教ノ隆昌ニ就テ云ハ、先ツ其ノ歴史のタルト事業的タルトヲ問ハス、其ノ法教家トシテハ彼ノ瑞龍寺ノ鐵眼禪師、一タヒ大藏經刊行ノ志ヲ發シテヨリ、一タヒ資金ヲ募集シテ飢饉ノ爲メニ之レヲ施シ、再ヒ募集シテハ飢饉ノ爲メニ又々散シ、漸ク三

タヒ募集シテ終ニ其ノ功ヲ成就セルモ、此ノ時代ノ初期ニアリ、亮賢律師、將軍綱吉ニ高田ノ藥園ヲ得テ、護國寺ヲ建立セシモ此ノ時代ノ初期ニアリ、東大寺ノ公慶上人カ、勅ヲ奉シテ天下ニ勸進シ、以テ奈良ノ大佛ヲ再建シタル、慈山上人ノ台教ヲ再興シタル、契仲阿闍梨ノ國典和語ニ熟達セル、風潭上人ノ華嚴宗ノ再興ニ苦心シタル、祐天上人ノ念佛ノ道力ニ堅固ナル、白隱禪師(神機獨妙禪師)ノ禪風ヲ扇揚シタル、皆ナ實ニ此ノ時代ノ中頃ニアリ、又々圓通上人ノ學、内外ヲ該テ、殊ニ梵曆ニ通曉シタル、又々月舟卍山ノ二禪師カ、大ニ曹洞宗ノ復古ヲ唱道シタル、又々彼ノ學德兼備ノ譽レ高キ葛城ノ慈雲律師自ラ眞言正法律ノ一派ヲ創シ、十善法語等ヲ著ハシテ大ニ戒律ヲ宣揚セラレシモ、實ニ此ノ時代ノ末期ニアリ、然レトモ上下百五十年間ニ涉レル長日月ニ於テ、各宗各派中、唯タ斯クノ如キ人々ノミ僅カニ史乘ノ光彩ヲ放ツモノアルモ、其ノ他一般ノ僧侶ニ於ケル風儀及ヒ心操ハ、頗フル墮落シ來リタリ、故ニ如上ノ法教家ノ如キハ、此ノ時代ノ光彩タルニ慚チサルモ、其ノ勢力タル恰モ猛火焰裏ニ雪片ヲ飛ハシタルカ如ク、頗ル僅少ノ勢力タルヲ免レス、茲ヲ以テ法教界ノ空氣

ハ、殆ント壅塞腐敗シ、彼ノ朝廷、幕府、諸侯、陪臣ヲ始メトシテ、其ノ他ノ檀越信徒ヨリ莫大ナル施物ヲ得テ、殿堂伽藍ヲ莊嚴シタル、錦衣紫服ニ臭皮袋ヲ掩フテ、國主大名ト對坐シタル、道路ノ通行ニ幾萬石ノ格式ヲ備ヘタル、宗判帳ノ捺印ニ故障ヲ唱ヘテ檀家ヲ平伏セシメタル等、我カ法教ノ威勢ハ實ニ隆昌ナリシナリ、夫レ徒々隆昌ナリト雖モ、實ニ虛勢的ノ隆昌ナリ、實ニ皮想的ノ隆昌ナリ、法教ノ本分トシテハ、實ニアルマシキコトヲ爲セリ、然レトモ是レ等ノ非分非行ニ於テ、誰レモ疑ハサリシカ如シ、此ノ際ニ當リテ、我カ神髓的ノ法教ハ、如何ナル景狀ニテアリシカヲ觀察セン

第二段 神髓的法教ノ衰微

人若シ其ノ指頭ニ於テ、微カナル金創ヲ負ハ、如何シ、人若シ感冒ニ罹リテ、涕唾僅カニ滴タレハ如何シ、其ノ治療藥養之ヲ忽諸ニ付セサルナリ、然ルニ彼ノ肺病ヲ患アル者ノ如キハ、却テ之レヲ緩漫輕忽ニ付シ去テ、更ラニ不攝生ヲ極ムルカ如キモノアルハ何ソヤ、是レ他ナシ、普通人情ノ弱點タル、其ノ外面ニ顯ハレタルモノニハ、些少ノ事ト雖モ之レニ驚キ、其ノ内部ニ隱レタルモノニハ、重大ナル事ト雖モ之レニ留

意セサルニアリ、以テ彼ノ體内一部ニ凝宿セル病症ノ如キ、漸ク各部ニ浸染シテ終ニ全身ノ衰弱疲勞ヲ感シ、藥餌功ナク、起臥適ハス、自ラ危篤ヲ覺ルニ至テ、始メテ當初ノ不攝生ヲ悔ユルカ如キハ、世上往々其ノ例ニ乏シカラス、著者ハ徳川守成時代ノ法教ニ於テ、幾ント之レト同一ノ感ナキ能ハス、徳川時代泰平ノ餘響ハ、皮想的ノ隆昌、俗目ヲ驚カシテ虚勢弄權ヲ逞クセシト雖モ、其ノ神髓的ノ法教ニ至リテハ、次漸ニ衰弱萎微シテ云フヘカラサルノ境遇ニ陥レリ、往時、教體法義ニ熟達セシ僧侶ハ去リテ、宗意安心ニ覺束ナキ僧侶ハ來レリ、往時、雪ヲ衾トシ、石ヲ枕トシ、麻ヲ衣トシ、藜ヲ食トセシ僧侶ハ逝キテ、岑殿層閣、金衣玉食ノ僧侶ハ代レリ、博學強記、持律堅固ノ僧侶ハ絶ヘテ、無學文盲、貪婪放逸ノ僧侶ハ起レリ、彼ノ「不許葷酒入山門」ノ禁牌ヲ建テタル寺院カ、門内葷酒ヲ入レテ怪マサルハ、一朝一夕ノ所以ニアラス、大地名藍ノ高僧カ、紅顔綠髮ノ扈從ニ狎レテ、其ノ心行ヲ亂リタルモ一朝一夕ノ所以ニアラス、雌欲寂靜、金錢ヲ毒蛇ニ譬ヘテ之レニ觸ル、スヲ汚穢ニ忍ヒスト云ヘル僧侶カ、却テ之レヲ蓄積スルノ風ヲ養ヒタルモ、一朝一夕ノ所以ニアラス、寒村僻地ノ寺院ニ

洗濯婆ナル者ノ出入シテ、檀徒ノ非難ヲ蒙リシモ、一朝一夕ノ所以ニアラス、動モスレハ小黠ナル尼僧カ、丈室庫院ノ全權ヲ併有シテ、和尚ヲ蔑視シ、徒弟ヲ虐待スルノ弊アルモ、一朝一夕ノ所以ニアラス、往時ハ貴顯富豪、大人君子カ自ラ發心入道セシ僧侶カ、何時ノ間ニカ貧窶下賤、菽麥未辨ノ童蒙ニアラサレハ出家得度スヘキニアラサルノ風ヲ爲シ、若シ富貴ニシテ出家スルカ如キハ、其ノ理由ヲ發顯スルニ苦ミ、若シ成年ニシテ得度セハ、却テ之レヲ晩年ナリトシテ輕賤スルカ如キモ一朝一夕ノ所以ニアラス、既ニ斯クノ如クシテ、知ラス識ラス其ノ病患ヲ我カ法教ノ全體ニ浸染シ、其ノ漫症固疾ノ甚シキ、自ラ其ノ苦痛疲勞ヲ感セサルニ至リタルハ、爭フヘカラサル事實ナリ、又々憐ムヘキ次第ナラスヤ

第四章 徳川滅亡時代ノ法教

第一段 法教衰運ノ極度

如何ニ不治ノ難病ト雖モ、其ノ性質緩漫ナルニ於テハ、平常ノ日ニ在テハ、辛クモ之レヲ支持シ得ヘシ、然ルニ若シ一旦氣候ノ激變、餘病ノ併發等急速ナル刺衝ニ遇ハ

、其ノ危篤ヲ感スルコト、蓋シ層一層ナルヲ知ラン、彼ノ徳川隆昌ノ極度ハ、實ニ文恭公ノ世ヲ以テ然リトスルト共ニ、其ノ衰運ノ源モ亦タ此ノ時ヲ以テ發スルコトハ、世人ノ察知スル所ナリ、然レトモ著者カ今マ茲ニ徳川滅亡時代ト云フモノ、實ニ弘化、嘉永ノ頃ヨリ元治、慶應ノ頃ニ至ルマテ、僅々二十年内外ノ短日月ニアルモノトス、顧フニ今ヲ去ル幾ント四百年ノ昔時ニ遡リ、歐洲ニ於テ航海ノ術漸ク開ケ、西班牙、葡萄牙ノ國民、進テ歐洲ノ航權ヲ獨占シタルノ頃ニ當リ、既ニ葡萄牙ノ商船、呂宋等ヲ經テ我カ國ニ來航シ、始メテ韓支以外ニ外交ノ端ヲ開キシヨリ、茲ニ阿蘭人ノ互市貿易ノ原ヲ造リ、延テ徳川ノ鎖國時代ノ中ニ於テモ、彼ノ文化、文政ノ頃ニ至リテハ、英魯ノ船舶交、長崎又タハ浦賀ニ來リタルトモ、其ノ今日ニ於ケル開國ノ端ヲ開キタルモノハ、實ニ米使浦賀ノ海門ヲ敲キタル時ニアリトス、此ノ際ニ當リテ、彼ノ朝廷、幕府、及ヒ諸侯ノ間ニハ、開國、鎖港、議論紛々、或ハ勤王ヲ唱フル者アリ、或ハ佐幕ヲ説ク者アリ、甲論乙駁、昨非今是、毫モ一定スル所ナシ、或ハ大老ヲ途上ニ要撃シ、或ハ志士ヲ刑場ニ梟殺シ、遂ニ天下ノ大勢ハ、何レノ處ニ向テ趨ルカヲ微見スルニ苦ム

ニ至ル、此ノ際ニ當リテ、彼ノ依ラシムヘクシテ、知ラシムヘカラサリシ農工商ノ三民カ、恟懼戰慄、身ヲ處スルニ處ナカリシハ無理ナラスト雖モ、我カ法教家ハ如何ナル感覺ト、如何ナル行爲トヲ以テ、此ノ國家顛亂、幕府危急ノ時代ニ處シタル乎、若シ僧侶ハ世外ノ道人ナルカ故ニ、世ノ治亂興亡、總テ關セスト云ハ、一應ノ遁辭ハ立チモスヘシ、然レトモ其ノ心行未ダ決シテ世外ノ道人ト相應セス、彼ノ徳川守成時代ノ陋弊ヲ襲套シテ、否ナ更ラニ弊害ノ極ニ達シテ、俗ノ更ラニ俗ナルモノト變化シ居レリ、彼ノ破戒無慚ニシテ數十名ノ僧侶、一時ニ日本橋ニ枷示セラレタル、彼ノ放逸濫行ノ餘リ、密賣淫ノ婦女ト共ニ北海道ニ流竄セラレタル、彼ノ學寮ノ僧侶カ願人非人ト混同シテ、徹衣赤脚、亂行急歩、見ルニ忍ヒサル醜體ヲ爲シテ娼家ノ軒頭ニ乞食シタル、白日青天、一寺ノ住僧カ村落ノ青年輩ニ捕ハレ、卑賤ナル老婆ト共ニ、十字街頭地藏堂ノ前ニ枷示セラレタル、堂々タル大叢林ニ勤奮ナル老僧カ、新到ナル幼僧ニ迫リテ、名狀スヘカラサル濫行ヲ爲シ、其ノ濫行ノ多々益、盛ナルヲ以テ、叢林ノ盛大ヲトシ、其ノ少ナルヲ以テ、叢林ノ衰微ヲ占フニ足ルト云フカ如キ、皆ナ是レ前時代

ノ陋弊ヲ繼紹シテ、更ラニ一步ヲ進メタルモノニシテ、法教衰運ノ極度モ、茲ニ至テ
 言辭ノ路絶ヘント欲ス、嗚呼、著者ハ苦言痛語、自ラ家醜ヲ外ニ揚クルノ屈辱ヲ忍ヒ
 テ、其ノ當時ノ形狀ヲ直寫スルモノ、豈ニ堪ヘ易キコトナランヤ、然ルニ之レヲ直寫
 スルノ止ムヲ得サルニ出テタルモノハ、至竟他ナシ、此ノ國家安危ノ急流ニ處シテ、
 毫モ顧慮スル所ナク、斯クノ如キノ心行ニ陥リ、斯クノ如キ心行ニシテ、自ラ己レヲ
 怪マサル僧侶ノ教育ヲ受ケタル僧侶カ、乾坤一變、明治ノ新世界ニ出テ、如何ナル
 戲劇ヲ演出スヘキ乎ヲ證シ以テ痛ク警ムル所アラシカ爲メナリ

第二段 憂國的法教育家

嗚呼斯クノ如キ時代ニ於テモ、先帝孝明天皇、深ク宸襟ヲ惱マセラレ、屢勅シテ國家
 ノ康寧ヲ七社（神宮、石清水、加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七寺（延曆、三井、興福、東
 大、仁和、東、興隆）ニ祈ラセタマヒ、且ツ清水成就院忍向（月照）法性院信海ノ二上人
 ニ密勅シテ、國家ノ康寧ヲ高野山ニ祈ラセタマヒタルコトスラアリシ、然ルニ我カ法
 教家ニシテ、單身能ク國家ヲ憂ヒテ其ノ事ニ處シタル者、清水成就院月照、周防妙滿

寺月性ノ二上人、及ヒ小石川處靜院祥瑞師等ノ數人ヲ聞クニ過キス、實ニ曉天ノ殘星
 ト云フヘシ、著者ハ元來僧侶タル者カ、其本分ノ布教ヲ忘却シテ、專ラ國家興亡ノ街
 路ニ狂奔セヨト云フ者ニアラス、其ノ國家ノ事ニ與カルヘカラサルヲ口實トシテ、却
 テ己レノ俗了ヲ掩ハントスル者ヲ惡ムノミ、而シテ此ノ時機ニ當リテ、彼ノ徳川政府
 カ、寺院ノ銅器梵鐘等ヲ銷シテ、兵器ヲ製造シタルカ如キハ、漫ニ自ラ其ノ幕府ヲ滅
 亡スルノ器具ヲ造ルヲ知ラサリシテ憐マスンハアラス、嗚呼、上ニハ天皇春日ノ神鏡
 ノ破ル、ニ遇フテ、親ラ深ク齋戒シタマフスラアルニ、下ニハ幕府故ヲ佛具ヲ破壊
 スルカ如キハ、如何ニ兵備ノ急ヲ要スルトハ云ヘ、其ノ法教思想ナクシテ、平常ニ於
 ケル保護干涉ノ徒ヲニ國家治安ノ政畧ニ出テタルコトヲ證スルニ足ル

第四編 世出間ト出世間トノ懸隔及ヒ混淆

既ニ世間ト云ヒ、出世間ト云フ、其ノ差別アリテ混淆スヘカラサルハ勿論ナリ、然ル
 ニ前來論述スル所ノ如ク、法教ノ近古、即チ徳川時代ノ法教ニ於テハ、彼ノ法教ノ中
 古以上、即チ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教ニ比シテ、頗フル其ノ趣ヲ異ニシ、其ノ差別スヘキ

ヲ混淆シ、其ノ和融スヘキヲ懸隔ス、實ニ顛倒ノ太ダシキモノ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何ヲカ差別スヘキヲ混淆スト云フヤ、曰ク、其ノ佛心僧行ヲ泯絶シテ、寺院ヲ俗了シ、以テ己ノ心行ヲ世人ト擇フナキニ至リタルコト乃チ是レナリ、何ヲカ和融スヘキヲ懸隔スト云フヤ、曰ク、往時ノ佛者ハ其ノ事業的ノ觀察ニ於テ、實力上ヨリ世間ヲ利益シ、他ノ世人ヲシテ、佛者ハ啻ニ出世間ノ一方ニ隱遁シテ、無爲寂靜ノ法門ニ樂ムノミナラス、其ノ餘力ノ及フ所、富強文明、護國利民ニ功カアルコトヲ知ラシメタルモ、此ノ時代ニ於ケル法教家ハ、概テ出世解脱ノ法門ト云ヘルコトヲ口實トシテ、世間ニ對スル事業的ノ觀察ヲ度外視シタルコト乃チ是レナリ、若シ斯クノ如ク出世解脱ノ法門ナルカ故ニ、超然世間ノ事ニ關係セスト云ハ、則チ良シ、果シテ然ラハ、何故ニ自ラ佛心僧行ヲ泯絶シテ、寺院ヲ俗了シタルヤトノ詰責ヲ免レサルナリ、爰テ以テカ乃チ云フ、其ノ差別スヘキヲ混淆シ、其ノ和融スヘキヲ懸隔ス」ト

法教ノ近古ニ於ケル、彼此ノ顛倒、法教ノ衰微、夫レ斯クノ如シ、遷リテ今代ノ法教ニ至リテハ、更ラニ之レヨリ太ダシキモノアルヲ知ラン、請フ次卷ニ論述スル所ヲ

見ヨ

第三卷 法教變遷ノ要點ヲ切論スルノ下

第一編 明治時代ノ法教

第一章 法教ノ今代

彼ノ徳川時代ノ法教ハ、元龜、天正以前ノ法教ニ比シテ、頗フル變遷セシ所アルハ、前卷既ニ論述セシカ如シト雖モ、其ノ明治時代ト爲ルニ於テハ、更ラニ其ノ變遷ノ孔マシキモノアルヲ見ル、是レ我カ法教ノ變遷興亡カ、毎ニ社會ノ變遷改革ト相ヒ追隨スル所以ナリ

然リ而シテ我カ社會モ、既往二十餘年間ノ短日月ニ於テ、幾千カ改革變更スル所アリタルト共ニ、我カ法教モ大ニ改革變更スル所アリ、依テ著者ハ明治時代ノ法教ヲ論スルニ當テ、之レヲ五期ニ分テント欲ス、然レトモ、五期共ニ徳川時代ノ法教(即チ近古ノ法教)ニ比シテハ、其ノ改革變更ニ大差アルヲ以テ、之レヲ法教ノ今代ト名ケタリ、是レ我カ國、現皇帝陛下ノ治世ヲ以テ、今代ト云フト相ヒ追隨スルモノナレハナリ

第二章 明治第一期ノ法教

第一段 明治維新ノ激變

鳥羽、伏見ノ交戰、敢テ猛烈ナラサルニアラス、東北、函館ノ兵亂、敢テ再奮ナラサルニアラス、然レトモ之レヲ以テ、彼ノ二百七十年ノ久シキ、我カ國文武ノ全權ヲ掌握シ、三百ノ諸侯ニ臨ミ、八萬ノ麾下ヲ從ヘ、天下無比ノ大鎮ニ據テ、風、枝ヲ鳴サス、雨、塊ヲ動かサ、ルノ泰平ヲ維持シタル、徳川政府ノ顛覆セル最後ノ運動ナリトシテハ、實ニ兒戯ニ類スルノ感アリ、而シテ其ノ徳川ノ祖先カ、彈丸雨注ノ中ヲ往來シ、血ヲ踐ミ、屍ヲ蹴リ、險ヲ冒シ、難ニ堪ヘ、辛クモ兵馬ノ間ニ得タル天下ヲハ、其ノ十五世ノ兒孫ニ至テ、神妙ニモ大政ヲ返上シテ、大義名分ノ存スル所ヲ明カニシ、且ツ親兵ノ到ルニ及テ、毫モ其ノ銚ヲ交ヘス、恭順、罪ヲ謝シテ退クカ如キ、偏ニ天運循環、時至レリ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然レトモ、若シ頭ヲ回ラシテ慶應丁卯、明治戊辰ノ交ニ於ケル、我カ國ノ形勢ヲ追懷スレハ、王政復古ノ隆運、明治維新ノ激變、實ニ夢現髣髴ノ感ナキ能ハサルモノアリ、而シテ此ノ激變ノ影響若クハ結果トシテ、我カ法教ニ

意外ノ現象ヲ與ヘタルハ、又々驚嘆スルニ餘リアリ、請フ序ヲ逐フテ之レヲ論セン

第二段 神佛判然

明治第一期ノ法教カ、將來悠久ノ計圖ニ於テ、實ニ一大幸福ノ端緒ヲ開キタルト共ニ、又々一大困難ヲ感シタルモノハ、神佛判然ノ令是レナリ、抑モ維新ノ最初ニ於テ、神佛ヲ混同シ、佛像ヲ神體ト爲スヲ禁スルノ令(明治元年三月)出ツルヤ、祠官又々ハ皇漢學ノ書生輩、從來我カ法教ノ旺盛ヲ遺恨ニ思ヒテ、己レノ横行跋扈ヲ試ミントシ、此ノ機ニ乘シテ朝意、排佛毀釋ニアリト流言シ、無智ノ頑民ヲ煽動シテ、往々暴擧ヲ逞クセリ、彼ノ北越ノ如キハ、最モ甚ダシカリシトス、茲ニ於テ政府ハ之レヲ嚴禁シ、本願寺等ニ命シ、門徒ヲ諭シテ之レヲ安撫セシメタリト雖モ、其ノ彼レ等ヲシテ、斯クノ如キノ擧ニ出テシメタル所以ノモノ、又々決シテ原由ナキニアラサルナリ、然ル所以ハ、政府ノ政略上、彼ノ數百年來武門ニ歸シタル政權ヲ擧ケテ、王政ノ古ニ復セシメ、而シテ其ノ根基ヲ堅カラシムルニハ、先ツ數百年來武門ノ權威ニ屈從シタル臣民ノ總テヲシテ、我カ天皇陛下御稜威ノ存スル所ヲ知ラシメサルヘカラス、其ノ之レ

ヲ知ラシムルニハ、天皇陛下ハ一系連綿ナル神ノ正統ニ渡ラセタマフカ故ニ、先ツ神道ヲ擴張シテ、國體ノ所在ヲ知ラシメサヘカラスト云フノ捷徑ヨリ、神佛判然ノ正理ハ、神道擴張ノ權道ト併行シテ、遂ニ神尊佛卑ノ結果ヲ生シタリ、茲ニ於テ乎、昔時ハ何神ノ本地ハ何佛ナリ、何菩薩ノ垂跡ハ何權現ナリト云ヒテ、兩部ノ神社ニハ、本地ノ佛體ヲ安置シ、寺院ノ境内ニハ、垂跡ノ神靈ヲ祭祀シ來リタル和光同塵ノ利益ハ、一朝ニシテ消滅シタルノミカ、彼ノ神道ハ政權ノカヲ假テ、揚々得色ヲ示スニ反シテ、我カ法教ハ實ニ悲慘ノ境遇ニ沈淪セリ、請フ當時ノ事實ニ徴シテ之レヲ論スヘシ

第二段 神道ノ雄飛

何ヲカ神道カ政權ノカヲ假テ雄飛セシ所ト云フヤ、願フニ當時ハ實ニ政教一致ノ方針ヲ取り、其ノ宗教ハ單ニ神道ニ限ラレタルコト是レナリ、而シテ彼ノ太政官ニ於ケル神祇科以下七科(元年正月)ノ制ニ在テモ、總裁局以下七局(元年二月)ノ制ニ在テモ、議政官以下七官(元年四月)ノ制ニ在テモ、神祇ノ官衙ハ實ニ他ノ諸官衙ノ上部ニ

位セリ、而シテ其ノ神道雄飛ノ最高度ニ達セシハ、太政官ノ官制ヲ改定シ、神祇官ヲ置テ太政官ノ上ニ班シ(二年七月)宣敎使ノ職員ヲ定メ(二年九月)宣敎使ヲ神祇官ニ屬シ(二年十月)天地神祇及ヒ皇靈ヲ神祇官ニ奉祀シ、且ツ宣敎使ヲシテ大敎ヲ宣布スルヲ諭サシメ(三年正月)當時政治輔弼ノ重任ニ於テ第一位ヲ占ムヘキ右大臣三條實美ヲシテ、宗教宣布ノ重任ニ於テ第一位ヲ占ムヘキ神祇伯并ニ宣敎長官ヲ兼テシメ(三年六月)且ツ勅シテ政教一致ノ要旨ヲ宣敎使ニ諭サシメタマヒタル(三年七月)等ノ頃ニアリトス、著者ハ是レ等ノ諸點ニ於テ、素ヨリ朝旨ヲ非議スル者ニアラスト雖モ、是レ等ノ朝旨ヲ誇張シテ、政治上弄權ノ器具ト爲シ、又タハ是レ等ノ朝旨ヲ誤解シテ、漫リニ虎威ヲ假リ、以テ我カ法教ヲ凌駕壓倒セントシタル、祠官及ヒ皇學書生等ノ不所存ヲ追責セスンハアルヘカラス

第四段 法教ノ悲慘

斯クノ如ク彼ノ神道カ時機ヲ得タルノ頃ニ當リテ、却テ我カ法教ノ情勢如何ンヲ追想スレハ、又タ云フニ忍ヒサルモノアリ、先ツ彼ノ別當社僧ノ類ヲシテ、悉ク蓄髮セ

シメ(元年三月)尋テ葬祭并ニ神式ニ從事セシメラレシヲ初メトシテ、親王ノ方々及ヒ堂上ノ子弟ヲ度シテ、僧侶ト爲スコトヲ禁セラレ(元年四月)且ツ法親王ノ方々及ヒ堂上ノ子弟ニシテ、僧侶ト爲リタル者ニ復飾ヲ仰付ラレ、又々八幡宮ニ菩薩號ヲ冒スヲ停メテ、八幡大神ト稱セシメラレ(八幡宮ヲ八幡大自在王菩薩ト稱セシムルコトハ延暦元年五月ニアリ)又々照高院宮ノ修驗道總管ヲ罷メラレ(二年三月)又々仁和、大覺、勸修三寺ノ永宣旨ヲ停メラレ(二年九月)又々華族(舊武家)隱居ノ剃髮セシ者ヲスラ蓄髮セシメラレ(三年十月)又々恭明宮ヲ創營シテ宮中安置ノ佛像、即チ列聖ノ御手彫及ヒ御信奉ノ者ヲ奉遷セシメラレ(三年五月)又々仁和、大覺兩寺以下ノ諸寺院ニ於ケル御所、門跡、院家、院室等ノ名稱ヲ廢セラレ(三年六月)又々普化宗ヲ廢シテ其ノ徒ヲ民籍ニ編セシメラレ(四年十月)又々僧侶ノ官位、永宣旨ヲ以テ授與セシ者ハ、一切之レヲ停メラレ(五年二月)、等見來レハ王政維新、神佛判然ノ結果トシテ生シ來レルモノ多クシテ、敢テ怪シムニ足ラサルカ如シト雖モ、他ノ一方ニハ彼ノ神道ガ揚々雄飛スルニ反シテ、我カ法教ハ從來ノ御修法、御佛事等モ悉ク廢セラレ、御

葬祭御追祀等モ總テ神道ヲ用ヒサセラレタルニ依リ、千有餘年來、我カ朝廷ヨリ得タル所ノ尊崇歸依ハ、一朝ニシテ地ヲ拂ヒタリ、茲ヲ以テ我カ僧侶ノ周章狼狽管ナラス、此ノ際ニ當リテ如何ニ朝旨ハ排佛ニアラスト云フモ、斯クノ如キノ激變ニ依テ、每次、彼ノ神道ト利害得喪ノ地位ヲ反對ニスルニ於テハ、何ソ能ク泰然自若タルコトヲ得ヘケンヤ

第五段 宗判制度ノ廢止

外ニハ神道カ雄飛跋扈シテ、我カ法教ヲ悲慘ノ境遇ニ沈淪セシメシト共ニ、内ニハ彼ノ宗判制度ノ廢止ニ遇フテ、我カ各宗寺院ノ大多數ハ、實ニ失望落膽セリ、抑モ宗判制度ノ事タル、前來既ニ論述セルカ如ク、徳川政府カ鎖國主義、人心糾合ノ政略ヨリ、我カ法教ヲ機關ニ用ヒタルニ過キスト雖モ、舊幕府時代、檀徒ヲ有セル多クノ寺院ハ、之レヲ以テ世俗の弄權ノ要具ト爲シタレハ、其ノ明治維新ノ後チニ於テ、我カ政府ハ素ヨリ有害無益ナルヲ曉リテ之レヲ廢シタルモ、其ノ世俗の弄權者流ノ身ニ取リテハ、失望落膽モ無理ナラサル點ナキニアラス、然ル所以ハ、彼ノ宗判制度ノ方法

ナル、士分ハ格別、農工商一般ノ人民ハ、必ス毎戸宗門ヲ定メテ、其ノ何宗、何派、何寺、何院ノ檀家ニ相違ナキノ證明ヲ受クルノ制ナレハ、其ノ弊害ノ甚シキ、其ノ毎年調査スル宗判帳ハ勿論、結婚、養子、相續、隱居、出産、死亡、凡ソ戸籍而ニ關スル異動増減ニ對シテ、寺院住職ノ權力ハ、庄屋名主ノ權力ニ超越シテ、毎事頗ル横柄ヲ極メタリ、爰ヲ以テ、其ノ平常ニ在テハ無難ナレトモ、若シ年頭、歳尾、月忌、征日ノ寺納物等ニ於テ、何分ノ怠慢匪忽アルカ如キハ先ツ其ノ宗判ノ押捺ヲ拒ミ、動モスレバ死骸ヲ抱キテ葬式ノ執行ニ難ミ、嫁娶ノ約整フテ寺送りノ出テサルニ苦ムカ如キコト、何處何宗ニ論ナク、其ノ例實ニ多シトス、顧フニ徳川政府ハ、宗判制度ヲ以テ行政ノ機關ニ用ヒ、僧侶ハ之レヲ以テ更ラニ弄權ノ器具ト爲ス、獨リ迷惑ナルハ曲躬低頭、苞苴公行、一ニ寺院僧侶ノ機嫌ヲ損セザランコトヲ希ヒタル檀徒ナラスヤ、然ルニ王政復古、萬機革新ノ時運ニ際シテ、是レ等ノ弊害ヲ洗除ス、本來怪ムニ足ラスト雖モ、其ノ廢止ニ遇フテ倏忽ニ手足ヲ奪ハンタルノ感ヲ爲シ、自ラ周章狼狽セルハ僧侶ノ愚蒙實ニ憐ムヘキモノナル哉

第六段 本願寺ノ所爲

神道ハ跋扈シ、法教ハ沈淪シ、宗判ハ廢セラレ、排佛毀釋ノ俗論ハ、只々俗論ニ止マラスシテ、佐渡、薩摩、富山、松本、其ノ他ノ各藩ノ如キハ、實地上ニ廢寺合寺ノ處置ヲ行ヒ、爲メニ北陸地方ニ於ケル或部分ノ僧侶、及ヒ信徒ノ如キハ、紛擾惑亂ヲ醸スニ至レリ、抑モ此ノ時期ニ際シテ、兩本願寺、殊ニ東本願寺ノ如キハ、或ハ内旨ヲ請問シ、或ハ朝命ヲ稟ケ、或ハ官ニ請フテ屢々末派及ヒ門徒ヲ教諭スルコトヲカメ、剩ヘ私ニ其ノ末派及ヒ門徒ヲ京都ニ招集シテ、其ノ專擅ヲ譴責セラル、ニスラ至ル、且ツ東本願寺ハ、此ノ法教恐慌ノ日ニ當リ、他ノ諸宗ハ其ノ守ルニ汲々トシテ、遂ニ茫然自失スルヲ以テ常トスルニモ拘ラス、超然トシテ獨リ進取ノ氣象ヲ鼓舞シ、早クモ彼ノ北海道教田開墾策ニ眼ヲ注キ、同道ニ於ケル新道ヲ創開シ、其ノ人民ヲ教諭センコトヲ請フテ其ノ聽許ヲ得ルニ至ル、著者ヲ以テ之レヲ見レハ、當時本願寺カ斯クノ如キ學ニ出テタルモノ、其ノ然ルヘキ原因事態ノ存スルヲ見ルカ故ニ、格別驚歎スルモノニアラスト雖モ、亦々其ノ處スヘキノ方法ニ處スルコトヲ誤ラサリシヲ稱セスノハア

ヲス、且ツ本期ノ終リヨリ、第二期ノ始メニ涉リテ、西本願寺ニ於テハ、島地黙雷、梅上澤融、赤松蓮城等ノ諸師ヲ洋行セシメ、東本願寺ニハ光瑩上人自ラ石川舜台、松本白華等ノ諸師ヲ率ヒテ歐洲ニ遊フ等、他ノ諸宗ノ本山カ概テ皆ナ理財困弊、堂宇廢頽ノ秋ニ當リ、如何ニ黃白能ク光ルノ所以ニ出ツルアルモ、他ノ諸宗ニ比シ、毎ニ先見ノ明ニ於テ贊揚スヘキモノアリト云フヘシ

第七段 同盟會ノ組織

然ルニ此ノ際ニ當リテ、他ノ各宗各派ハ如何ナル運動ヲ爲セシカヲ見ルニ、先ツ維新ノ始メニ於テ、其ノ宗派ニ元勳トモ稱スヘキ人々、及ヒ頭角ヲ一時ニ顯ハセル人々、有志相ヒ結合シテ連衡合從ノ策ヲ取レリ、之レヲ同盟會ノ組織(二年四月)ト云フ、而シテ其連衡合從ノ力ニ依リテ、時勢ノ風潮、將サニ我カ法城ヲ顛サントスルヲ支ヘ、以テ教基ヲ確立センコトヲカメマリ、而シテ其ノ同盟員凡ソ七十名ノ中、最モ其ノ名ノ傳ハリタルハ

天德院奕堂 加賀

朗惺寺日因 東京

本門寺文嘉池 上
學寮(後日蔭)

大行滿願海 山門

寒松院孝泉 東京

明王院增隆 高野

大雄房靈照 高野

根生院俊海 東京

淨國寺徹定 武藏

回向院行誠 東京

増上寺現有 東京

檀那院韶舜 山門

善福寺義徹 品川

等ノ人々ニシテ其ノ清規及ヒ問題ハ左ノ如シ

清規十條

一定公學法

公學法拔擢博識雄才者二請二

朝裁ニ總督各國、官制ニ歴任僧正僧都法印法眼等階位ニ以テ法門棟梁商量教法ニ勿テ挾私意ニ害公議ヲ

一 罪ニ建學校

設ニ經律論三科ニ試ニ戒定慧三學ニ以至五明四章ニ博達其義ニ立ニ微ニ綜藝種智院之制

一 立ニ試業式

試業式如ニ及第法ニ精選才器ニ以テ各宗經論ニ爲ニ科目ニ覆背誦讀屢問ニ數戰ニ中者得第不レ中者下第

一 必正ニ賞爵

正賞爵ニ在レ與ニ各各國寺職ニ與奪若不レ中雖二月試日令何以振興起行也各山學校階位亦准レ焉

一 教ニ諭民間

各國散寺有テ遊說ニ民間者上精ニ通經旨運ニ奉祖法立講ニ非勸懲之旨ニ是乃陰翊ニ

王綱ニ之術也去レ然知レ足勿テ爲ニ俗士ニ所嘲笑上

一 防禦耶教

耶教國禁也吾徒不可不務而禦之近時耶徒闖入諸方一破禁犯律猖獗日甚非香蠶害佛門一實國家之大患也宜運籌略一以驅除之

一 游歷萬國

洋學日盛醫藥月與知我不知彼其學愈頑固蓋古昔高僧重法輕生或涉沙漠或踰惡嶺一經傳法今也海路大開萬里如比隣各藩諸士傳統法學醫術者絡繹來往然未聞吾徒一人有二航海者一蓋失之出家者之本色二竊為吾人一愧之

一 結盟建言

不結盟不能吐志氣不建言不得論法軌宜虛己誠力而潤色宗猷也

一 購求書籍

新論奇說日多一日宜折衷內外諸說以備博覽之用矣僻鄉陋邑乏挾書者須購寫一本以披閱焉

一 二洗舊弊

弊之生必由廢業立課嚴約懲弊去垢懲偷惰黜奸滑要命而提耳而遞相警策

問題

- 一 商量真俗論
- 一 防禦邪宗論
- 一 三教鼎立論
- 一 一洗舊弊論
- 一 教諭民間論
- 一 研察內外論
- 一 鼎建學校論
- 一 登庸人才論

明治維新ノ激變ニ際シ、自ラ新舊時勢ノ關鎖ヲ以テ任スル各宗有志者カ、理想的ノ企望ハ實ニ斯クノ如クニシテ、其ノ愛國護法ノ精神、又マ掬スヘキモノアリ、然レトモ其ノ考案ヤ未ダ熟セス、其ノ資力絶テアルナク、爲メニ折角ナル同盟事業モ、亦ダ只マ沙漠上ニ大建築ヲ爲サントスルト一般ニシテ、詮シ來レハ一ノ空論的結合タルニ過キス、以テ我カ法教界ニ何分ノ重キヲ爲ス能ハサリシハ爭フヘカラサル事實ナリシ、然ル所以ハ、第二期ニ於ケル法教ノ形勢如何ニ依テ、愈々證スルコトヲ得ン、何ニモセヨ此ノ第一期ノ法教ハ、彼ノ神道ノ揚々得色アルニ反シテ、日本古來、未曾有ナル恐慌悲慘ノ地ニ呻吟シ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

第八段 外教ニ對スル處置

更ラニ眼ヲ一轉シテ、我カ政府カ當時外教ニ對スルノ處置如何ヲ顧ンハ、既ニ信教自由ノ萌芽ヲ發生シタルコト明カナリ、抑モ外教ノ我カ國ニ渡來シタル歴史ニ就テハ、彼ノ足利ノ末路ニ當リテ、始メテ外交ノ端開クルニ際シ、單ニ互市貿易ノミニ限リテ交通スルコトヲ許シ、其ノ宣教主義ヲ附帶シタルノ交通ハ、終ニ我カ國人ノ拒絕

スル所ト爲リヤントモ、天文十二年、大隅ノ種子島ニ外船始メテ銃砲ヲ傳ヘテヨリ以
 來、西船ノ我カ國ニ來レルモノ年ニ盛ニシテ、同十八年葡國ノ宣教師サビル、トル
 ス、フエマンズノ三人、鹿兒島ニ來リテ始メテ本邦ニ天主教ヲ齎ラセリ、爾後九州諸
 方ノ如キハ、漸ク外教ノ傳播スルニ至レリ、彼ノ豐後ノ大友宗麟、肥前ノ大村純益、有
 馬義純ノ諸侯伯カ、西教ヲ尊信シタルハ乃チ此ノ間ニアリ、其ノ後天正ノ頃、織田信
 長、西人イルマンバテレント呼ヘル者ヲ安土ニ招キ、京師四條坊門ニ方四丁ノ地ヲ與
 ヘ、南蠻寺ヲ建立シ、寺領五千貫ヲ給シ、更ラニ本國ヨリ同徒ヲ召集セシメテ、寺中漸
 ク西人ノ數ヲ加ヘ、京洛ノ乞丐、病者ニ慈惠ヲ衍ヒ、醫藥ヲ施シ、漸次宗教ヲ宣布シタ
 ルヲ以テ、畿内諸國、其ノ宗教ニ歸スル者日ニ盛ナリ、而カモ九州地方ノ如キハ、固
 ヨリ西人ノ通航繁キヲ以テ、日ニ歸教者ノ數ヲ増シ、遂ニ中國ヨリ關東諸國ニモ傳ハ
 リ、北ハ加州金澤ニマテ及ヒタリ、然ルニ天正十四年、秀吉、南蠻寺ヲ毀テ、天主教ヲ
 嚴禁シ、後チ慶長十六年ニ至テ、家康更ラニ天主教ヲ嚴禁シテ、天下悉ク我カ法教ノ
 教徒ヲヲシメ、茲ニ全ク外教ノ跡ヲ我カ國ニ絶ヤント欲セリ、然ルニ此ノ際ニ當リ

テ、仙臺藩主伊達政宗、其ノ臣支倉常長ヲ使節トシテ、羅馬法王ポール第五世ト交ヲ
 通セリ、政宗因ミニ詩アリ、曰ク「邪法迷レ人唱不レ終、欲征ニ蠻國ニ未レ成功、圖南鵬翼
 何時奮、久待扶搖萬里風」ト、願フニ政宗羅馬交通ノ事ニ就テハ、或ハ政宗竊カニ國禁
 ヲ犯シタリトモ云ヒ、或ハ政宗幕府ノ密旨ヲ承ケタリトモ云ヒ、今日猶ホ議論一定セ
 スト雖モ、若シ右ノ一絶ニ依テ政宗ノ心事ヲ推サハ、其ノ信教上ノ交通ニアラスシ
 テ、他ニ雄圖ヲ抱キタルノ實アルヲ見ルニ足ル、又々彼ノ款ヲ羅馬法皇ニ通シテ、幕
 府ヲ顛覆セント欲シタルノ陰謀露顯セシト云ヘルカ如キ結果ヨリシテ、幕府ノ外
 教ヲ惡ムコト益、甚シク、遂ニ彼ノ天草、島原ノ大亂ヲ惹起シ、亂民ノ勢太ク猖獗ヲ極
 メ、辛クシテ平定スルニ及ンテハ、永ク外教ノ布演ヲ嚴禁シ、違フ者ハ處スルニ酷刑
 ナテテセリ、爰ニ於テ乎、畢ニ鎖國ノ政令ハ、單ニ通商貿易ヲ目的トスルモノト雖モ、
 斷シテ外船ノ來航ヲ禁シ、唯々支那、朝鮮、和蘭ノミ僅カニ商船ノ數ヲ定メテ長崎ニ
 通商スルコトヲ許シタリ、是レヨリ以後、幕末安政、文久ノ頃ニ至リテモ、尙ホ開港場
 ニテ洋書ヲ買フ者ハ、必ス檢印ヲ受クシメ、耶蘇教書ヲ賣買スル者ヲ嚴刑ニ處セシメ

タルカ如キ、又タハ横濱ニテ耶蘇說教ヲ聽キシ邦人三十二名ヲ佛人禮拜堂ニ捕ヘタルカ如キハ、幕府カ飽マテ外教ヲ禁遏スルノ處置嚴重ナルヲ證スルニ足ル、然ルニ世局一變シテ明治ノ時代ト爲ルニ於テモ、尙ホ其ノ嚴禁ヲ解カス、元年一月、舊幕府ノ掲榜ヲ撤去シ、更ラニ五條ノ揭示ヲ爲スニ當リ、其ノ第三榜ニ「切支丹邪教ハ舊ニ仍テ之ヲ嚴禁ス」トノ一條ヲ設ケ、更ラニ永世ノ定法ト爲スノ旨ヲ示セリ、爾後、參與木戸孝允ヲ長崎ニ遣シテ、天主教徒ヲ處分セシメ、豫メ加賀、薩摩以下ノ三十四藩ニ命シテ、之レヲ保管セシメ、先ツ其首魁百餘人ヲ逮捕シ、之レヲ長門、福山、津和野三藩ニ分付シ、後チ竟ニ餘黨三千四百三十餘人ヲ逮捕スルニ至ル、之レニ先立チテ彼ノ掲榜中、切支丹邪宗門ノ邪ノ字ヲ削リ、別ニ邪宗ヲ禁スルノ一條ヲ加ヘタリ、然レトモ、時運ノ趨勢、我カ政府ハ漸次ニ信教自由ノ方針ヲ取り、彼ノ岩倉大使歐米回覽ノ次ヲ以テ、我カ國カ信教自由ヲ公認スルノ意旨ヲ宣言シタリト云フカ如キ、何時トナク彼ノ榜示ノ制禁ヲ無効ニスルノ傾向ヲ生シタリ、是レ我カ法教ニ取リテハ實ニ鮮ナカラサル影響ニシテ、種々之レカ防禦ニ苦辛シタルモ、止ムナキ次第ト云フヘキ

ナリ

第九段 歸農歸商

前來既ニ陳述スル所ノ如ク、明治ノ機運ハ我カ法教ニ向テ、直接又タハ間接ニ、斯クノ如ク種々ナル不利ヲ與ヘタリ、加之、多クノ僧侶カ依テ以テ生計ノ富庫ト頼ミタル、朱印黒印ノ寺領ハ擧ケテ之レヲ沒收セラレ、世俗的弄權ノ器具ヲ奪却セラレタルニ就テハ次漸ニ寺院ノ收納ヲ減シ、且ツ將來ノ變遷如何ノヲ杞憂シタルノ僧侶ハ、己レ自ラ履ミ止マリテ、此ノ危勢ヲ挽回セントスルノ念慮ナク、却テ袈裟ヲ腿却シテ歸農歸商スルコトノ先見ナルカ如ク思惟シ、其ノ結果タル、嘗ニ平々凡々タル小院骨山ノ住僧ノミニ止ラス、或ハ天下ノ大叢林ヲ以テ稱セラレ、或ハ國主ノ香花院ヲ以テ遇セラル、名藍巨刹ノ住僧ニ至ルマテ、動モスレハ還俗シ、以テ生涯ノ方向ヲ誤ル者少ナカラス、縱ヒ世間ノ見聞ヲ憚リテ、公然歸農歸商スル能ハサル者ト雖モ、他ノ地方ニ於ケル廢寺合寺ノ處置ハ、端ナクモ彼レ等カ爲メノ風聲鶴唳ト爲リ、何時變災ノ身ニ及ハンコトヲ恐レテ、或ハ寺有財産ヲ隱匿シ、或ハ殿堂ヲ毀チテ金錢ニ博ヘ、種

々無量ノ經畫ヲ爲シテ、銜カニ一身ノ計ヲ爲ス者アリ、他ヲ顧眄スレハ既ニ斯クノ如キ形情ナレハ、其ノ未タ然ラサル者ト雖モ、彼レカ胸中ノ恟々タルコト、其ノ去就ノ戰々タルコト、實ニ名狀スヘカラス、嗟呼、明治第一期ノ法教ハ、斯クノ如ク不幸不運ノ境遇ニ於テ經過セリ、然ラハ明治第二期ノ法教ハ乃チ如何ン

第三章 明治第二期ノ法教ノ上

第一段 教部省ノ設置。祭教ノ分離

憐ムヘシ神道、彼レ焉ソ盛者必衰ノ因果ヲ免ル、コトヲ得ン、彼ノ第一期ノ末ニ於テ、神祇官ヲ改メテ神祇省トセラル(四年八月)、ニ當リテハ、官制ノ改革上、其ノ然ルヘキ理由アリト雖モ、之レカ爲メ神道ハ實ニ一大挫折ニ遭ヘリ、今マ第二期ノ始メニ於テ、神祇省ヲ廢シテ教部省ヲ置カル(五年三月)、ニ當リテハ、前者ニ比シテ更ラニ甚シキ大挫折ニ遭遇セリ、何ントナレハ彼ノ神祇省以前ニ在テハ、神道ト云ヘル宗教(假リニ名ク)カ、皆ニ政教一致ノ上ニ於テノミ雄飛セシノミニアラス、實ニ祭教一致ノ上ニ於テマテ其ノ弄權ヲ試ミタリ、然ルニ元神祇省御鎮座ノ天神地祇八神兩座

ヲ宮中へ御遷座仰セ出サレ、祭事祀典ハ式部寮ニ於テ執行セラル、ニ就テハ、先ツ祭教分離ノ上ニ於テハ、長レ多キコトナカラモ、彼レカ弄權ノ利器ヲ失ヒタルモノナリ、而シテ其ノ宗教トシテノ神道ハ、我カ法教ト齊ク教部省ノ下ニ屬シテ、其ノ權衡ニ高下ナキニ至リタリ、茲ニ於テ乎、俗眼的法教家ノ歡喜想フヘシ

第二段 理論上ノ平衡。教導職及ヒ三條ノ教則

既ニシテ教導職ヲ置カレ(五年四月)教則三條ヲ教導職ニ頒チテ宣教ノ大憲トセラル、ニ當テヤ、其ノ名、既ニ祭教分離ナリト雖モ、神宮祭主出雲大社大宮司等ヲシテ、教導職ヲ兼テシメ、且ツ神官ヲ教部省ニ隸スルニ就テハ、神道教導職ハ尙ホ神祇省以前ノ舊夢ヲ追懷シテ、我カ法教ヲ凌駕スルノ實ヲ示シ、我カ法教家モ徒ラニ其ノ理論上ノ平衡ニ甘ンシテ、實際上ニ於ケル屈從ヲ念トセサルノ實ナキ能ハス、遂ニ彼ノ神佛合併大教院ナル一大怪物ヲ造出スルニ至リタリ

第三段 神佛合併大教院ノ建設。倒行逆施

神佛合併大教院ハ、實ニ一大怪物ナリシナリ、而シテ其ノ一大怪物ヲ造出スルノ原因

ニ於テ、既ニ咄々怪事ヲ示セリ、試ミニ神佛合併大教院ハ、如何ナル原因ニ依テ造出セラレタルカヲ見ヨ、是レ彼ノ大教院建設ノ願書ニ徴シテ、明カナル證據ヲ得ン、其ノ願書ニ曰ク

今般新ニ教部省ヲ置セラレ、兩官僧徒數科ノ數正ヲ徵シ、朝旨ヲ普ク海内ニ其徹セシメント欲ス然ルニ僧徒皆時事ニ疎濶ニシテ口高遠ヲ説テ足實地ヲ踐ムコト能ハス、四分五裂各一隅ヲ守リ知識狹隘ニシテ之ヲ方今ニ施スニ爛舌說論スト雖トモ愚民ノ疑惑ヲ解キ、朝旨ノ所嚮ヲ奉體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サルヘシ是ニ於テ堂下ニ大教院ヲ設ケ神道ヲ始メ釋漢洋諸科學ヨリ宇内各國ノ政治風俗農功物産ニ至マテ悉ク之ヲ講習シ海外ノ講師ニ愧サラシメ人才ヲ揀育シ頑固迂僻ノ惡習ヲ一洗シ今日實用ノ學ヲ起サシメ且各府縣ニ小校ヲ置其制ハ大教院ニ倣ヒ文明開化ノ氣運ヲ領シテ家毎ニ設キ戶毎ニ諭サハ縱令奸民アリテ愚民ヲ煽動スト雖モ之ヲ施スニ術ナカラシテ以テ各宗合議注目スル所ニニ教院ニアリ仰冀ハ大小教院ノ許可ヲ賜ヒ各宗報國ノ微旨ヲ達シメンコトナキ其創築穴費生徒俸給等ハ各宗本支ノ寺院ヘ課シ敢テ官費ヲ不仰民ニ募ラス各衣鉢ノ費ヲ損テ無用ノ器物ヲ沽却シ之ヲ辨シ永久ノ策ハ信者講中ト相謀テ會社ヲ結ヒ之レニ備シ其學科規則金數會計ノ如キハ同心協力方法相立可中間前件御開屆奉願上候也

壬申五月

諸宗本山連署

教部省御中

願之趣開屆候事

五月晦日

嗚呼、衰ヘタル哉、法教ノ形勢何ソ此ノ極ニ至ル、王政維新ノ激變、我カ法教家ノ惰眠ヲ驚攪シテ、日猶ホ淺シト雖モ、其ノ睡眼朦朧トシテ、事理ノ真相ヲ看破スルノ明ナキハ、實ニ言語ニ絶シタリト云フヘシ

試ミニ思ヘ、明治ノ初年ニ於ケル神佛判然ノ令ハ、本地、垂跡、和光同塵ノ舊事實ヲ打破シテ、又々混同スルコトナカラシメ、之レカ結果トシテ彼ノ神道者ハ、政治上ノ權道ヲ利用シテ、天下ニ横行跋扈スルニモ拘ラス、我カ法教家ハ云フヘカラサル悲惨痛苦ノ境遇ニ呻吟シ、刺サヘ廢佛毀釋ノ風聲鶴唳ニスラ驚キ、薄ノ穂ノ戰クニモ、水鳥ノ羽音ニモ、心思ヲ安ニスル能ハサルノ時機ヲ經テ、漸ク今日アルニ至リタレハ、此處ソ一大猛省シテ、自ラ其ノ勇氣ヲ鼓シ、大ニ彼ノ神道ト對抗競争シテ、以テ明カニ分離ノ實ヲ舉クヘカリシニ、左ハナクシテ却テ神佛合併大教院ノ建說ヲ企圖シタルハ、倒行逆施ノ甚シキモノト云フヘシ、何ヲカ倒行逆施ト云フ、先キニハ神佛判然ノ令旨ニ依リテ、未タ信仰歸崇ノ目標タルニ過キサル佛像、神躰スラ分離スルノ必要ア

リ、爲メニ兩部ノ神社ヨリハ本地ノ佛像ヲ驅逐シ、寺院ノ境内ヨリハ垂跡ノ神跡ヲ追放シタルニモ拘ラス、斯クノ如キ異性質ノ宗教ヲ弘通スル、僧侶ト祠官トヲ混同シテ、一ノ大教院内ニ伍テ爲サシメ、以テ和合ノ意ヲ表シ、布教傳道ノ實ヲ擧ケント欲スルハ、前後撞着、彼此矛盾ヲ妄レタルノ甚クシキモノナリ、是レヲシモ倒行逆施ト云ハスシテ、何チカ倒行逆施ト云ハン

第四段 法教ノ一大屈辱

神佛合併大教院ニ於ケル倒行逆施又々是非モナシ、然レトモ、之レニ依テ得タル我カ法教ノ一大屈辱ハ、千秋雪クヘカラザルモノアリ、何トナレハ、既ニ理論上ニ於ケル神道ト法教トノ平衡ハ、僅カニ之レヲ回復シタルモ、其ノ實際上ニ於ケル不權衡ハ、燈籠尙ホ喩トスルニ足ラサルモノアレハナリ、然ル所以ハ、既ニ前陳ノ如ク、維新以來兩者ノ懸隔、斯クノ如キ甚シキモノアリタル以上ハ、容易ニ之レヲ回復スヘカラサルハ勢ノ止ム能ハサル所ナリ、爰テ以テ我カ法教家、殊ニ其ノ樞要ノ地ニ當ルノ人々ハ、銳意熱心ニ教權ノ擴張ヲ圖ラサルヘカラス、然ルニ事茲ニ出テスシテ、醜テ自ラ

神佛合併大教院ノ建設ヲ企ツ、其ノ經歷上ノ緣故ヨリ、神道者ノ下風ニ立タサ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サルナリ、况ンヤ其ノ教院建設ノ趣旨ニ於テ、其ノ主要専門ノ教學ヲ次ニシ、自ラ「神道ヲ始メ釋漢洋學」云々ト云ニ至リテハ、他未タ侮ラサルニ先ツ自ラ侮ルモノナリ、其ノ甚シキニ至リテハ、平生其ノ門未信徒ヨリ、活如來ナリ、生菩薩ナリトマテ尊崇セラレタルノ身ヲ以テ、微々タル禰宜祠掌ノ末班ニ列シ、剩ヘ法教弘通ノ主標タル大教院内ニ在テ、西瓜ヲ欺クノ頂顛ニ烏帽子ヲ戴キ、袈裟ヲ腿却シテ直衣ヲ着シ、跪居拍手、以テ神ヲ拜セントス、佛祖ノ正統ヲ嗣キテ人天ノ大導師タル者、無法ニモ己レノ衣冠ヲ腿却シテ、禰宜祠掌ノ衣冠ヲ借被ス、狂ト云ハンカ、痴ト云ハンカ、實ニ言語同斷ト云フヘシ、然ルニ此ノ奇々怪々ノ現象ニ對シテ、己レ素ヨリ疑ハス、他モ亦タ之レヲ訝ルナシ、之レヲ名ケテ狐憑病者ノ集合ト云ハンカ、妖怪變化ニ甞ハレタリト云ハンカ、其ノ名狀スル所ヲ知ラス

我カ法教家ハ、實ニ斯クノ如ク自ラ求メテ屈辱ノ地位ニ陷レリ、是レ至竟從來ノ睡眼、尙ホ未タ醒覺セサルヨリ、維新當初ノ境遇ニ較ヘ、彼ノ神官ト伍テ爲シテ、共ニ教

導職ノ列ニ入リタルヲ無上ノ光榮ナリト夢想シタル結果、遂ニ其ノ是非得失ヲ慮ルノ明ヲ失シタルニ因ラスンハアラス、其ノ上流ニ位スル法道家、既ニ神道ニ向テ斯クノ如ク屈辱ス、滔々タル無數ノ凡僧輩、又々何ソ尤ムルニ足ランヤ、嗟呼悲ヒ哉

第五段 主客ノ顛倒

當時ニ於ケル我カ法道家カ、卑屈、無氣力、不見識ナル、既ニ前ニ云ヘルカ如シ、而シテ其ノ獨立自治ノ精神ナク、自ラ求メテ政府ノ干涉ヲ仰カントスルノ念ニ至リテハ、更ラニ慨嘆ニ堪ヘサルモノアリ、試ミニ左ノ建白書ニ依テ之レヲ證セン

各教導職ヨリ大教院起立奉願上已ニ御許可ヲ賜候旨不堪感佩就夫私教院ニ相成候テハ内ニ主宰ナク外規則ナク紛々ノ事ニ成行可申ニ付建白

方今教法ヲ天下ニ布ント欲スル先 證下ニ一大教院ヲ設ケサルヘカラス其設タルヤ神佛混同シ華土族祠官僧侶平民ヲ論スルナク其器ニ適スル者ヲ舉テ其院ニ充テ神トナク佛トナク其僻見ヲ去リ善ヲ取り短チステ、正大ノ一教法ヲ布クヘシ若不然ハ佛ハ佛ノ教院ヲ立テ神ハ神ノ教院ヲ立ル時ハ齊ク三條ヲ遵奉説諭スルモ其未達ニ彼我分裂シ兄弟鬩牆遂ニ 皇國ノ大患ニ至ルコト必セリ故ニ前ニ論スル所ノ神佛混同ノ一院ヲ設クヘシ其之ヲ設ルヤ説教等ノ事ハ皆擧テ教正已下ニ委任スト雖モ其院ヲ建テ方法ヲ施設スルハ其官ナカル可ラス依テ本省七等已上ノ諸官ニシテ二三員專ラ教院事務ニ勾當シ已下ノ諸官モ亦准之事

務ニ預ラシメハ彼我職掌專ハラニシテ教法大ニ興隆シ我 皇國ニ溢レ遂ニハ海外萬國ニ波及センコト知ルヘキ也夫事急ニスヘキアリ緩ニスヘキアリ今教法ノ如キハ急ニセサルヘカラサル者ナリ若急ニセサルハ事機失誤大ニシテハ天下ノ大患ヲモ醸シ小ニシテハ異論蜂起シ事遂ニ敗セン仰願クハ今一日内ヲ以テ商議決定センコトヲ冀フ

壬申六月二日

洞官 僧侶 六名

教 部 省 御 中

既ニ斯クノ如ク政府ノ干涉保護ヲ求ム、而シテ其ノ結果タル、遂ニ教導職ノ試験ニ官吏立會ノ止ムヘカラサルニ至レリ、既ニ教導職ノ補任ハ官吏ノ補任ニ準ス、其ノ濫撰妄擧ナカラシカ爲メニハ、官吏ノ立會、素ヨリ當チ失シタルモノニアラス、然レトモ、其ノ立會ノ職務タル、本來立會ニ過キサルナリ、然ルニ其ノ弊害ノ甚シキ、彼レ立會官吏ハ、自ラ進テ専門ノ試験者カ管掌スル所ノ試験ノ點數ニマテ闖入シテ、與奪取捨ノ權ヲ掌握セリ、是レ何等ノ咄々怪事ソ、彼レ官吏ハ奏任ナル乎、判任ナル乎、其ノ官吏トシテノ職務ニ於テハ、官等相應ノ技倆アラシ、然レトモ、其ノ宗教家トシテノ價直ニ於テハ、道理上彼レハ純然タル門外漢ナリ、既ニ夫レ門外漢ナリ、法教ノ極意解釋、素ヨリ領知スルノ筈ナシ、然ルニ之レニ反シテ、我カ法道家ハ、其ノ試験者ハ勿

論、其ノ受驗者ト雖モ、小少ヨリ以來、其ノ法義ノ研究ニ於テ、其ノ教理ノ修學ニ於
テ、法燈ヲ相續シ、檀越信徒ヲ教化スヘキ大任ヲ有スル専門家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
然ラハ彼ノ官吏ト雖モ、其ノ宗意教理ノ上ニ於テハ、所度衆生ノ一分ノミ、然ルニ門
外漢却テ専門家ノ試験ニ立入リテ、漫ニ其ノ職權ヲ弄スルノ奇觀ヲ呈ス、主客ノ顛倒
モ亦マ酷シカラスヤ、是レ素ヨリ當該官吏ノ罪ニシテ、政府ノ本意ニアラスト雖モ、
其ノ彼レヲシテ斯ク弄權ノ弊ヲ逞クセシメタルモノハ、却テ我カ法教家ノ罪ニシテ、
毎ニ政府ノ干涉ヲ求メ、其ノ官吏ヲ恐ル、コト、鬼神ヲ恐ル、ヨリモ尙ホ甚ダシキ結
果ナリ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知ルヘシ、當時ノ試験タル、唯タ俗務上規則的ノ試験ニ
シテ、未ダ法教々理ノ何タルヲ討究スルニ遑ナカリシコトヲ

第六段 迂濶迷蒙

當時ノ法教家カ、迂濶迷蒙ノ甚ダシキ、平生ニ於ケル自己ノ本職ノ那邊ニ存スルカヲ
知ラサルアリ、而シテ一意、官吏ノ願指ニ從ヒ、只管、祠官ノ舉動ニ擬ス、偶、眇乎タル
睡眼ヲ開キテ云々スレハ、稍ク左ノ如キ伺書ヲ出マシテ、自ラ迂濶迷蒙ヲ披露ス其ノ

文ニ曰ク

說教ニ付奉伺書

先般教導職ヲ被爲殿尋テ三條ノ御布令アリ各拜 命說教仕候ニ付テハ兼テ三條ノ御趣意ヲ奉體シ従前ノ
弊習ヲ除キ 朝旨貫徹民心歸嚮仕候様願繼說教致スヘク奉存候然處僻遠ノ地方往々說教ヲ尤ムルニ純ラ
三條ヲ說カス雜テ其宗意ヲ說テ以テス獨僻遠ノミナラス都下ト雖モ或ハ此意ヲ以テ之ヲ尤ムル者アリ臣
等謹テ案スル所ト異レリ右三條ハ是レ教ヲ說クノ規ニシテ各部各宗其教義ヲ說ニ當テ三條ノ御趣意ニ不
悖様注意說教致スヘキ御趣意ト奉存候抑縱令三條ニ不悖モ只其宗意ヲ說キ 皇澤ノ深キ所以 朝旨ノ所
在人々自務ノ理ヲ諭サ、ルトキハ斯民ヲシテ奉體遵守セシムル能ハサルヤ必セリ是說教者ノ最モ選ラ
ヒ擇ラフヘキ所以ナリ雖然偏ニ三條而已ヲ說キ其宗意ヲ說カサルハ却テ御趣意ニ非ル様奉存右ノ願如
何相心得可申耶乍恐奉伺候以上

壬申八月廿七日

諸宗管長中

教部省御中

願フニ當時ニ在テハ、無智橫柄ノ小官吏カ、僧侶ノ說教ヲ是非シテ、其ノ宗意ノ弘通
ヲ防遏シタルモ事實ナラン、虎威弄勢的ノ祠官カ、僧侶ヲ神道弘通ノ奴隸視シテ、其
ノ說教ヲ可否シタルモ事實ナラン、左レハコソ、堂々タル諸宗管長ノ名ヲ以テ、斯ク
ノ如キ伺書ヲ呈出スルニ至リタルナリ、嗚呼、當時ノ諸宗管長ハ、獨自卓立ノ見識ナ

シ、僧侶ノ本分ハ、何レノ處ニアルカヲ瞭知セサリシモノ、如シ、僧侶カ僧侶ノ資格ヲ以テ説教ス、其ノ三條ノ趣旨ニ背反スヘカラサルハ勿論ナリ、敢テ政府及ヒ祠官ノ催促監督ヲ受クルマテモナシ、然レトモ、大ニ佛祖ノ法義ヲ宣揚シテ、布教傳道ノ大本ト爲スハ素ヨリ其ノ分ヲ盡スナリ、若シ之レカ防遏障礙ヲ試ミント欲スルカ如キ者アラハ、宜シク其ノ理義ヲ盡シテ、彼レカ邪念ヲ攪破スヘキナリ、然ルニ却テ其ノ辨明ヲ求ムヘカラサル所ニ求メ、迂濶ニモ「其宗意ヲ説カサルハ却テ御趣意ニ非ル様奉存」ト云ヒ迷蒙ニモ「右ノ齟齬如何相心得可申耶」ト云ヒ卑屈ニモ「乍恐奉伺」ト云フカ如キニ至リテハ、自ラ其ノ本分ヲ失却セルノ甚シキモノト云フヘシ、更ラニ眼睛ヲ一轉シテ、教部省ノ指令如何ノヲ見ルニ

書面三條之大旨ヲ體認シ宗意謹説ノ儀ハ不苦候ヘ共單言集辭上旨ニ不悖戻様厚可致注意候事

壬申九月

教部省

苟クモ人天ノ大導師ト爲リテ佛祖ノ法義ヲ宣揚スヘキ重擔ヲ荷シナカラ、自ラ毛ヲ吹テ創ヲ求メ、他ノ俗人世界ヨリ「宗意謹説ノ義ハ不苦」ト云ヘルカ如キ許可ヲ蒙リ「單言隻辭上旨ニ不悖戻様厚可致注意」トノ命令ヲ受クルニ至リアハ、豈ニ呆然タラ

サ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ヘケンヤ

第七段 無用ノ穿鑿

米商ニシテ米ヲ鬻ク、書肆ニシテ書ヲ賣ル、是レ法、々位ニ住シテ世間相常住ナルナリ、將タ何ノ不思議カ之レアラソ、將タ誰人ヲカ憚カラソ、然ラハ僧侶ニシテ佛祖ノ法義ヲ宣揚ス、米商、米ヲ鬻キ、書肆、書ヲ賣ルト一般ナリ、然ルテ他ノ俗人世界ヨリ、米商ニ向テ米ヲ鬻クコト苦シカラス、書肆ニ向テ書ヲ賣ルコト苦シカラスト云ヘルニ齊シキ指令ヲ得テ、敢テ自ラ慚耻ヲ知ラス、意氣揚々、鬼ノ首ヲ得タルカ如キ顔色ヲ呈シ、彼ノ三條ヲ説クノ傍ラ、宗意ヲ説クコトヲ得ルコトヲ歡ヘリ、其ノ結果タル、手數ニモ、教部省ヲシテ、左ノ如キ説諭ヲ爲サシムルニ至リタリ、其ノ文ニ曰ク

僧侶ノ内説教ニハ公席ニテ三條ヲ略シ解キ私席ニ於テ既法談義法談ト唱ヘテ專ラ宗意ノミヲ辨シ三條ニ悖戻スル不少哉ノ趣キ以テノ外ノ事ニ候方今三條ニ悖戻スルノ宗意ハ絶テ不可用儀ニ付如此表裏有之テハ庶民疑迷ヲ生シ候向後表裏無之様可有之事

當時ニ於ケル僧侶ノ宣教モ亦不自由ナル哉、彼レ教部省ヲシテ、其ノ公席ノ説教ノミナラス、其ノ私席ノ法話ニマテ立入ラシメ、以テ無用ノ穿鑿ヲ爲サシメタリ、外教

ハ總テ問ハス、我カ法教ハ、宗意安心ノコトヲ説クト共ニ、皇圖鞏固、寶祚長久、國家安寧、人民快樂ハ、各宗ノ高祖カ立教開宗ノ曉キヨリ、夙夜祈念シテ自ラ止ム能ハサル所ナリ、况ンヤ王法爲本ノ宗旨ヲ顯揚スルスラアルニ於テチヤ、若シ或ル經卷ヲ繙キテ、其表紙ノ裏面ヲ見ヨ、直チニ「佛日增輝、帝道遐昌」ノ文字ヲ見ン、又々總テノ寺院ニ到リテ、其ノ本尊ノ正面ヲ仰ケヨ、直チニ「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々歲」ト記セル靈牌ヲ拜スルヲ得ン、是レ我カ法教カ、國體ヲ重ンシ、君主ニ忠誠ナルノ止ム能ハサルヨリ出テタルナリ、何ソ事々シク三條教則ノ出ツルヲ俟テ、始メテ其ノ忠君愛國ノ顔色ヲ銜フ者ナランヤ、是レニ由テ之レヲ見レハ、我カ法教中、何レノ宗門ニカ三條ニ悖戻スルノ宗意アラシ、若シ其ノ弊害アラハ、其ノ弊害ヲ矯正シテ可ナリ、何ソ宗意ニ及ホサン、然ルニ教部省ヲシテ、其ノ裏面、殊ニ見當違ヒノ裏面ニマテ立入ラシメ「專ラ宗意ノミヲ辨シ三條ニ悖戻スル不少哉ノ趣キ以テノ外ノ事」ト云ハシメ「三條ニ悖戻スルノ宗意ハ絶テ不可用儀ニ付」ト云ハシメ、敢テ宗意ヲ是非セシムルニ至リタルハ、教部省カ無用ノ穿鑿、素ヨリ論ナシト雖モ、亦々我カ僧侶カ屈身低頭、百事求

メテ政府ノ干涉羈輓ニ服從シタルノ罪ナラスノハアラス

第八段 十一兼題

奇ナル哉、怪ナル哉、教部省設置ノ翌春ヲ以テ、十一兼題ナルモノ、教部省ノ天上ヨリ教導職一般ノ頭上ニ墮落シ來レリ、而シテ大講義以下ハ、毎月一説ツ、講録ヲ認メテ同省ヘ呈出セシメ、訓導以下ハ、教院ニ於テ之レヲ批評セシメタリ、謂ユル兼題トハ

神德皇恩之說

人魂不死之說

神天造化之說

顯幽分界之說

愛國之說

神祭之說

鎮魂之說

君臣之說

父子之說

夫婦之說

大祓之說

ノ十一説ナリトス、神德皇恩ヤ、愛國ヤ、君臣ヤ、父子ヤ、夫婦ヤ、既ニ三條教則ノ中ニ孕胎シテ洩ス所ナシ、而シテ人魂不死ヤ、顯幽分界ヤ、其ノ宗義ノ所立ニ於テ、我カ法教ハ既ニ神道ト其ノ軌轍ヲ混スヘカラス、又々此ノ宗義ノ極意ニ至リテハ、専門家ナル法教家ト雖モ、深密奧妙ナル研究ヲ要スルナリ、何ソ門外漢ナル俗人ノ容喙批評スヘキコトナランヤ、而シテ自餘ノ神天造化ヤ、神祭ヤ、鎮魂ヤ、大祓ヤ、彼ノ神道ニ於テコソ、必要ノ説題ナレ、我カ法教ニ於テハ何等ノ關係ヲモ有スルコトナシ、然ルニ

神佛總テノ教導職ニ向テ、平等一齊、文句ヲ此ノ十一題中ニ點綴セシメタルモノハ、
 教部省ノ抑壓、甚タ其ノ度ヲ失シタリ、而シテ彼レ神道者ハ、己レカ專門學ノ上ニ於
 テ、最モ便利ナル兼題ヲ得テ、衷心ヨリ得意ニ之レヲ講說セリ、我カ法道家ハ、三世因
 果トカ、六趣輪廻トカ、依正二報トカ、轉迷開悟トカ云ヘル說題ニ向ハ、其ノ專門學
 上ヨリ、得意ノ技倆ヲ伸フルヲ得ン、然ルニ斯クノ如キ說題ニ向テハ、彼レ神道者ニ
 及ハサルヤ遠シトス、然レトモ、其ノ說ノ精粗當否ハ、教導職ノ等級ヲ上下スルノ權
 衡ト爲レハ、已ムヲ得ス己レノ良心ヲ欺キ、己レノ宗乘ニ背クヲモ願ルニ違マナクシ
 テ、其ノ說ヲ演ヘサルヘカラス、茲ニ於テ乎、其ノ點票自テ神道者ニ及ハサルハ勿論
 ナリ、嗚呼、我カ當時ノ政府ハ、神道ト法教トヲ以テ、齊ク宣教ノ標準ト爲シ、祠官ト
 僧侶トヲシテ、同ク教導職ニ補ス、然ルニ之レカ學力ヲ闘ハスノ器具ニ於テ、一方ニ
 ハ利劍ヲ與ヘ、一方ニハ鈍刀ヲ與フ、教部省、若シ我カ僧侶ニ向テ、神天造化、神祭、鎮
 魂、大祓等ノ題ヲ講究セシメント欲セハ、惡ンソ彼レ神道者ニ向テモ、六趣輪廻、三世
 因果、護摩供養、授戒會等ノ題ヲ講究セシメサル、茲ニ於テ乎、教部省カ其ノ干涉ノ度

ヲ踰越シタルハ論ヲ俟タス、其ノ設題ノ方法ニ於テモ、實ニ不公平ヲ極メタルヲ證ス
 ヘシ、嗚呼、現今ノ法道家ハ、當時此ノ抑壓ナル繼子主義ノ取扱ニ涕泣シタルヲ忘レ
 タル乎、否ナ涕泣セスシテ却テ之レヲ歡ヒタル乎、或ハ之レヲ歡ヒタル者モアラソ、
 何トナレハ、當時或ル有名ナル禪林等ニ在テ、五則會ノ法問ニ「神天造化」又タハ「日
 輪即天照大神」等ノ句ヲ以テ法戰シタルノ事實アルヲ以テナリ、若シ此ノ一例ヲ以テ
 セハ、當時ニ於ケル神道熱ハ、我カ法教世界ノ如何ナル處ニマテ流行シタルヤヲ知ル
 コトヲ得ン、嗟呼

第九段 神佛合併大教院ノ廢止。妄見者流

神佛合併大教院ナルモノハ、實ニ前段論スルカ如キ一大怪物ニシテアリシナリ、此ノ
 一大怪物、何レノ時ニマテ明治ノ天地ニ存在スヘケン、必スヤ尾巴ヲ顯ハシテ暗黒
 世界ニ入ラサルヘカラス茲ニ於テ乎、之レカ分離ヲ主張セシ者ハ眞宗ナリ、彼レ眞宗
 ハ、既ニ排佛毀釋ノ俗論喧シキ時代ニ在テモ、別ニ一頭地ヲ占メテ、其ノ風聲鶴唳ニ
 驚カサレサルノ觀アリ、今マ又テ神佛合併大教院ノ分離論ニ就テモ、嶄然トシテ頭角

ヲ露シ、猛敢勇烈ノ勢力ヲ以テ、其ノ意ノ如ク決行セントス、此ノ勢力ヲ以テ、教院建設ノ當時ニ實行セシメサリシハ惜ムヘキコトナリト雖モ、蓋ハ是非モナシ、然レトモ、其ノ弊害言フヘカラサルノ日ニ當リ、斷然分離論ヲ擴張シテ動カサリシハ、當時ノ情勢ニ照シテハ、天晴レノ行爲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既ニ然ラハ、各宗各派モ、直ニ之レニ同意シテ、分毫ノ異議アルヘカラサルヘキニ、左ハナクシテ、器々非分離論ヲ主張シ、遂ニ彼ノ「協同義務論」ト題スル一篇ノ俗論、世ニ顯ハル、ニ至リテハ、妄見モ亦タ酷シ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中ニ就テ「一種偏黨ノ惡漢アリ眞宗分離論ヲ發シ眞善ヲ偽善ト云ヒ協同ヲ雷同ト云フ」ト嘲リ「人民協同論ヲ破ル罪魁ナリ」ト嘗リ「神官ヲ欺誑ス」ト誣ヒ「天下人心ノ疑惑ヲ醸ス」ト説キ「擅ニ私意ヲ挾ンテ教憲ノ公法ヲ妨ク」ト論シ、其ノ極終ニ「彼徒洋行シテ洋教ノ奴隸トナリ歸朝シテ面革ノ形ヲ變シ誦詐百端倣然トシテ神道各宗ヲ壓倒シ新ニ一妖教ヲ開カント欲ス」トマテ説スルニ至リテハ、其ノ名クル所ヲ知ラス、顧フニ當時ノ情況、各宗派疲弊ノ折柄、彼ノ眞宗カ獨立無伴ノ舉動、幾分カ各宗派ヲ凌駕睥睨スルノ傾キアリテ、大ニ各宗派ノ感情ヲ損シ

タルノ實ナキ能ハサルヘシト雖モ、謂ユル神佛合併ナト云ヘル途轍ヲ外レタル運動ニ就テハ、條理ノ存スル所、何人ト雖モ速カニ首肯セサルヘカラス、然ルニ其ノ反對ノ餘勢、延テ斯クノ如クナルニ於テハ、徒ラニ神道ニ諂諛シテ、自己ノ教權ヲ毀クルコトヲ顧ミサルノ妄見ニシテ、既ニ内外親疎ノ分界ヲ紊リ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宜ナル哉、其ノ抗論未ダ止マサルニ、太政大臣ノ命令ヲ以テ教部省ヘ

神道各宗合併大教院相立布教候儀被差止候條自今各自可致布教此旨教導職ヘ可相違候事

ト云ヘル霹靂一聲ノ落ツルニ至テ、無慘ヤ神道、各宗カ金城鐵壁ト恃ミテ、之レニ依テ眞宗分離ヲ攻撃シタル大教院モ、啻ニ眞宗カ分離セシノミナラス、各宗派モ是非ナク、神道ト分離セサルノ已ムヲ得サルニ出テタルハ、何等ノ外聞ソ、於處、其ノ開設以來、横行跋扈、我カ法教ヲ魔魅シタル一大怪物モ、彼ノ霹靂一聲ノ爲メ、倉皇尾巴ヲ垂レテ暗黒世界ニ逃走セシコトノ痛快ナル

第四章 明治第二期ノ法教ノ下

第一段 僧侶ノ食肉娶妻蓄髮ノ解禁

法律ハ神聖ナラサルヘカラス、賞罰ハ分明ナラサルヘカラス、徒ラニ告朔ノ餼羊ヲ設ケテ、不罰ノ罪人ヲ造ルカ如キハ、宜ク揀辨スヘキコトナリ、明治第二期ノ最初ニ當リテ、教導職ノ設置ト同時ニ、我カ政府カ僧侶食肉娶妻蓄髮勝手タルヘシトノ一令ヲ發シタルハ、我カ法教ニ對シテ、實ニ異常ノ激變ヲ與ヘタルカ如ク、鑿鑿、怡悅、議論百出セリト雖モ、明治政府ノ處置トシテハ、唯タ是レ尋常一樣ノ政令ニシテ、當サニ斯クナカルヘカラサルナリ、而シテ比丘尼ノ還俗婚嫁ヲ許シ、又タ女人結界ノ地ヲ廢ス、敢テ不思議ノ事ニアラス、既ニ寺領ハ沒收シ、信教ハ自由ニス、政府何ノ必要アリテカ僧侶ノ行狀ヲ檢束セン、將タ何ノ權力アリテカ佛戒ノ區域ニ立入ルコトヲ得ン、況ンヤ舊幕時代ト雖モ、政府カ我カ法教ヲ保護シ、之レニ干涉スルノ結果止ムヲ得スシテ、破戒ノ僧侶ヲ處分スルカ如キ、大ニ迷惑ヲ感シタルノ實アラン、僧侶ニシテ食肉、娶妻、蓄髮スル、普通ノ國禁ニ於テ何等ノ關係ソ、其ノ之レヲ禁スルモノ、素ヨリ佛戒ノ制スル所ナレハナリ、其ノ佛戒ト云ハンヨリハ、寧ロ宗規ノ制スル所ナレハナリ、既ニ佛戒ト云ヒ、宗規ト云フ、若シ此ノ點ヨリ觀察スレハ、縱令政府ノ官吏ト雖

モ、所度衆生ノ一分ナレハ、我カ法教ノ信徒ナルノミ、既ニ衆生ナリ、信徒ナリ、衆生信徒ノ身ヲ以テ、能化ノ僧侶ヲ處分スル、豈ニ能所顛倒ノ甚シキニアラスヤ、其ノ之レヲ處分スル、既ニ能所顛倒ナリ、其ノ能化分上ノ身ヲ以テ、衆生信徒ノ爲メニ處分セラル、將タ之レヲ何トカ名ケン、彼ノ舊幕ノ時代ニ於テハ、彼ノ普化宗ヲ除キ、自餘ノ諸宗ニハ、僧侶ニシテ蓄髮セシ者ハナカラン、何トナレハ舊幕時代ノ蓄髮トハ、結髮スルノ謂ヒナレハナリ、既ニ結髮ス、是レ僧侶ニアラサレハナリ、彼ノ眞宗ヲ除キ、自餘ノ諸宗ニハ、娶妻セシ者ハナカラン、實ニ娶妻セサリシナリ、否ナ國禁ノ存スル所、娶妻スルヲ許サ、リシナリ、然ルニ公式上ノ娶妻コソスル能ハサレトモ、私ニ梵妻ト名ケラレタル一種ノ娶妻ハ大ニ行ハレ居リシナリ、而シテ其ノ國禁ト宗規トヲ犯スカ故ニ、之レヲ女犯ト名ケタリ、僧侶カ身ヲ女人ニ觸ル、名ケ之レヲ女犯ト云ヒ、大ニ世出世ノ賤惡スル所ト爲レリ、然ルニ彼ノ少年男子ニシテ女粧セル者ノ、僧侶ニ昵狎スルカ如キ、實際上女犯ノ罪ニ倍蓰スルコト幾許ソ、緋衣錦服ノ僧侶、大地名藍ノ住持、或ハ此ノ中ノ人タルコトヲ免レス、然ルニ是レ等ノ極惡大罪ヲ放棄シ

テ、之レヲ不問ニ措クノミナラス、自他共ニ怪マサルカ如キハ何ソヤ、又々彼ノ飲酒ノ如キ、如何ナル名僧知識ト雖モ、其ノ性來ノ嗜好ナキヲ除キ、自餘ノ僧侶ニシテ、此ノ戒ヲ犯サ、ル者殆ント少レナリ、然ルニ敢テ之レヲ怪ム者アラサルハ奇怪ト云フヘシ、若シ佛戒ノ性質ヨリ推サハ、女犯モ、飲酒モ、罪ニ輕重アルコトナシ、然ルニ甲ハ立テ、大罪ト爲シ、乙ハ敢テ不問ニ措ク、是レ何等ノ現象ソ、至竟習慣ノ然ラシムル所タルニ過キス、習慣ノ弊害モ亦甚タシヒ哉

既ニ斯ノ如キ理勢ナルカ故ニ、明治ノ政府カ、食肉、娶妻、蓄髮ノ禁ヲ解キタル、寔ニ當然ノ事ナルノミ、而シテ明カニ之レヲ勝手ニセヨト云フ、唯々國禁ヲ以テ宗規ニ混セサルヲ示シタルノミ、信教ノ自由ヲ明カニシテ、政府ノ干涉ヲ解キタルノミ、告朔ノ餼羊ヲ棄テ、法律ノ神聖ヲ維持シタルノミ、我カ法教ニ於テ何カアラン、爰ヲ以テ此ノ一令ノ爲メニ、擧蹙スルモ不可ナレハ、怡悅スルモ亦タ不可ナリ、無智ナル頑僧、偏僻ナル土地、或ハ此ノ解禁ノ令ヲ誤認シテ、陽守陰犯ノ弊ヲ暴露セシ者モアラノ、從前僧侶ノ言行ヲ非難セシ檀越信徒モ、此ノ一令ノ解釋ヲ謬リテ、僧侶ノ失行ヲ

尤メサリシ者モアラン、然レトモ、著者ハ此ノ令アリタルカ爲メニ、從前持戒堅固ナル僧侶カ、始メテ食肉娶妻セシトハ思ハス、唯々從前佛祖ヲ欺キ、信徒ヲ誑カシ、且ツ己レノ良心ヲ枉ク來リタル僧侶カ、幾分カ表面的ニ事ヲ爲スノ一機會ヲ與ヘタルニ過キスト思フ、若シ持戒堅固ニシテ一定ノ所見アル僧侶ナレハ、何ソ政府ノ一令一令ニ依テ、其ノ言行ヲ豹變センヤ、然レトモ、僧侶モ素ト是レ普通ノ人間タルニ相違ナシ、何ソ愛着執心アルヲ怪マン、而シテ戒律、殊ニ現今ノ戒律ナルモノハ、或ル習慣的ノ規定ニ依テ、之レカ持犯ノ標準ヲ畫セラレタルニ過キス、若シ或ル意味ヨリ觀察スレハ、日本現今ノ法教家中、一人トシテ持律堅固ノ人ナキヲ斷言シ得ヘシ、彼ノ習慣的ノ持戒破戒、素ヨリ論スルニ足ラサルモノアラン、果シテ然ラハ、持戒モ、破戒モ、規定ノ如何ニ依テ分タル、モノタルニ過キス、彼ノ内外一枚的ノ持犯ノ如キハ、其ノ何レニアルニモセヨ、實ニ佛祖ト信徒ト且ツ己レノ良心トニ對シテ、正直愛憐ナル者ト云フヘシ、彼ノ區々タル陽守陰犯ノ舊弊、尙ホ脱シ難キカ爲メ、彼ノ告朔ノ餼羊ヲ以テ、宗規ノ嚴重ヲ銜ハンカ爲メ、彼ノ俗眼の虛勢虛位ヲ貪ラントスルカ爲メ、

表面生身ノ菩薩ノ如ク、外形應身ノ如來ノ如ク、恬然以テ我カ法教界ヲ魔魅スル者ノ如キハ、眞ニ是レ人ニ似タルノ畜生ニシテ、極罪極惡、向テ其ノ面ニ唾スルモ、尙ホ唾ノ汚ル、ニ禁ヘス、嗚呼彼レ等ヲ人天ノ導師トシテ、安心立命ノ教化ヲ委ス、盜賊ニ行李ヲ托スルヨリモ、尙ホ危シト云フヘキノミ

第二段 僧官僧位ノ廢止

明治第二期ノ始メニ於テ、僧侶ノ官位、永宣旨ヲ以テ授與セシ者ハ、一切之レヲ廢スルノ旨ヲ達セラレタリ、是ヨリ先キ、第一期ノ中ニ於テハ、彼ノ仁和、大覺、勸修三寺ノ位階官名ヲ以テ、醫師、畫工、諸工匠等ニ授與スルヲ禁シ、其ノ既ニ授與セシ者ハ、悉ク之レヲ停メ、其ノ後チ又タ右三寺ノ永宣旨ヲ停メ、其ノ既ニ授與セシ僧官ハ一世ヲ限リ、又タ諸宗寺院ニ下ス所ノ繪旨ヲ改メテ宣旨ト稱シ、又タ仁和寺以下諸寺院ニ於ケル、御所、門跡、院家、院室等ノ名稱ヲ廢スル等、次第ニ之レカ地歩ヲ造レリ、而シテ茲ニ全ク其ノ名實ヲ拂フニ至レリ、彼ノ推古天皇ノ世ニ當リ、始メテ僧正、僧都、法頭ノ僧官ヲ置カレ、淳仁天皇ノ世ニ當リテ四位十二階ノ僧位ヲ置カレ、清和天皇ノ世ニ當

リテ法眼位ヲ置カレ、醍醐天皇ノ世ニ當リテ門跡ヲ置カレ、爾來連綿相續シ來リタルモノヲハ、世運ノ變遷ニ追隨シテ、一朝ニ之レヲ廢セラル、是レ我カ法教獨立ノ地歩ニ對シテモ、當サニ然ルヘキ次第ナリト雖モ、其ノ空名虛位ヲ以テ、他ノ俗眼ヲ驚カシタル寺院及ヒ僧侶ニ取リテハ、實ニ落膽ヲ察スルニ堪ヘタリ、然ルニ政府ハ是レ等ノ制ヲ廢シタルニモ似ス、教導職ヲ置テ僧侶ヲ准官吏ト爲ス、制令ノ畫一ハ然ルヘシト雖モ、其ノ實、我カ法教界ヲ累ハシテ、朝三暮四ノ譏ヲ免レサリシハ、誠ニ惜ムヘキ處置ト云フヘシ

第三段 僧侶ノ姓氏。僧尼ノ族籍

既ニ食肉、娶妻、蓄髮ノ禁ヲ解キ、僧官、僧位ヲ廢スル以上ハ、僧侶ヲシテ姓ヲ稱セシメ、且ツ僧尼ノ族籍ヲ定メシムルカ如キハ、又タ當然ノ事ト云フヘシ、四姓出家シテ同ク釋氏ト稱スルハ佛說ノ示ス所、爰ヲ以テ古來ノ佛者ハ、彼ノ役小角、弓削道鏡、鴨長明、吉田兼好ト云ヘルカ如キ少數ナル抽象的ノ人物ヲ除キテ、自餘ノ佛者ハ、咸ナ俗姓ヲ稱スル者ナシ、且ツ其ノ族籍ノ如キモ、既ニ寺院ヲ以テ其ノ住所ト爲シ、高ク世

外ニ超出セル道人ト云ヘルノ意味ヨリ、之ヲ定ムルノ必要アラス、然レトモ、維新以來、萬機畫一ノ制ヲ立ツ、其ノ本姓ヲ稱セシメ、族籍條規ヲ編成ス、素ヨリ怪ムニ足ラサルナリ、然ルニ當時或ル沙門姓氏辨ヲ作レル人ノ如キハ、之ヲ以テ單ニ我カ國姓氏ヲ尊フノ所以ニ歸ス、又々之ヲ怪ム者ノ如キハ、僧尼ニシテ姓氏ヲ稱シ族籍ヲ定ム、以テ法教湮滅ノ兆候ト爲ス、認レルモ亦甚シト云フヘシ

第四段 宗門ノ廢合

行政權ヲ以テ宗門ヲ廢合スルコトハ是カ否カト云フコトハ、素ヨリ問題トスルマデモナシ、宗門ノ開立スル所以、毫モ俗人世界ノ關知スル所ニアラサレハナリ、若シ之ヲ爲スコトアラハ、大ニ法教ノ獨立權ヲ毀損スルモノナリ、然ルニ維新創業ノ際、從前ノ制規ニ對シテ、幾分カ之レカ處置ヲ爲サ、ルヲ得サルモノアリ、彼ノ第一期ノ終リニ於テ、普化宗ヲ廢シタルカ如キ、又々本期ニ入テ修驗宗ヲ廢シタルカ如キ、宗意ハ且ラク措キ、其ノ宗門ノ歴史ニ於テ、行政上ノ處分、實ニ止ムヲ得サルノ理由アルヲ見ル、然ルニ本期ニ入テ、法相、華嚴、律、兼學、融通念佛ノ五宗ヲシテ、其ノ望ミ

ノ總本山へ隸屬セシメタルノ一事ニ至リテハ、其ノ處置宜キニ出テ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カラス、何トナレハ宗門ノ各々別立スル所以ノモノハ、其ノ宗意安心ノ他ト同シカラサル所アルカ爲メナレハナリ、顧フニ合宗ノ處置タル、寺院ノ多少ヲ標準トセシニ過キス、宗門豈ニ寺院ノ多少ニ依テ存廢スヘキモノナランヤ、然ルニ當時ノ政府ハ、斯クノ如ク寺院最少ノ宗門ノミニ限リテ、合併ノ處置ヲ行ヒタルニモ拘ラス、一步ヲ進メテ教理ノ多岐ニ基因スルノ旨ヲ證セリ、然ル所以ハ本件ニ關スル歎願ニ對シ、教部省ハ(六年三月)左ノ指令ヲ與ヘタルヲ以テ知ルヘシ、其ノ文ニ曰ク

法相宗以下古宗並別派獨立本山及口無本山等相當望ノ宗内總本山エ所轄被仰出候儀ハ從來宗派分裂各意趣ヲ異ニシ區々之教諭ニ出候ヨリ終ニ民心維持ノ統紀ヲ紊亂シ今日之御治體ニ悖戾候段不都合之筋ニ付夫々現今七宗之總本山ニテ教導筋一般所轄取調可爲致上旨ニ候條其旨篤ト相心得所轄之願書可差出候事

既ニ合宗ノ理由ヲ以テ、宗派分裂、各意趣ヲ異ニシ、區々ノ教諭ニ出ツルヲ以テ、治體ニ悖戾スルモノト爲ス、果シテ然ラハ、豈ニ法相宗以下ノ古宗ノミニ限ランヤ、若シ此ノ點ヨリ論出セハ、彼レ等ハ小宗微力、如何ニ分裂スレハトテ何程ノ利害影響ヲモ與フルモノニアラス、寧ロ天台、眞言以下ノ大宗門コソ、其ノ分裂ニ依テ區々ノ教諭

ヲ爲スノ利害甚シキモノト云フヘシ、既ニ宗派ノ分裂ヲ以テ、民心維持ノ統紀ヲ紊亂スルモノト爲ス、何ソ誣ユルノ甚シキヤ、若シ眞實斯クノ如キノ大害アラハ、何ソ各宗各派ヲ打シテ一團ト爲シ去ラサル、夫レ唯々法相宗以下ノ合宗ヲ以テ、其ノ目的ヲ達セント欲ス、豈ニ迂ナラスヤ、案スルニ當時ノ政府カ此ノ合宗、並ニ獨立本山所轄ノ令ヲ發シタルモノハ、唯々數理上ノ比較ヨリ、少數分裂ノ煩ヲ避ケント欲シタルモノニシテ、之レカ指令ハ宗意ノ分裂ニマテ及ホシタルモノナレハ、誤謬ニ誤謬ヲ重チ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况ンヤ各其ノ傳來ヲ異ニセル、臨濟、曹洞、黃檗ノ三宗ヲ混合シテ、單ニ禪宗ト稱スルカ如キニ於テヤ

第五段 僧侶ノ服制

若シ其ノ根源ニ遡リテ、釋尊立教ノ本意ヲ推サハ、各宗ノ分裂何カアラシ、然レトモ、既ニ開宗ノ所依ヲ異ニスレハ、其ノ服制ノ如キ、自ラ他宗他門ト差別アルコト自然ノ結果ナリトス、且ツ其ノ差別ノ必要ヲ見ルコトアリトス、况ンヤ僧侶ニシテ、公然ノ儀式上、其ノ服制ヲ以テ他ノ俗人ニ混スルカ如キハ、非ノ更ラニ非ナルモノナリ、爰

ヲ以テカ我カ政府ハ(七年三月)僧侶禮服ノ制ヲ定メテ

一諸宗教導職ハ大禮服用ノ節法衣ヲ可相用事

一僧侶ハ法用之外禮服用之節通常禮服又ハ法衣可相用事

トノ二箇條ヲ設ケタリ、然ラハ各宗各派ノ法衣ハ、既ニ僧侶ノ大禮服ト定メタリ、政府カ宗門合併ノ處置ニ於テ不當ノ事アルニモ拘ラス、其ノ古式ヲ重シ、法衣ヲ尊フコト斯クノ如シ、然ルニ各宗ノ有力者ハ、之レニ先立チテ、左ノ如キ願書ヲ政府ヘ呈出シテ、自ラ一場ノ懾懼ヲ招キタリ、其ノ願書、并ニ指令ノ文ニ曰ク

僧侶衣服之儀ニ付願

今般各宗僧侶八大區へ派出ノ儀ニ付衣服ノ制從前之通ニテハ門戶ノ見テ競ヒ同心協力ノ姿不相見各宗集會ノ節不都合ノ儀有之候テハ不相濟候間各宗教正協議ノ上僧侶教導職ノ衣服制度別冊ノ通り等級ヲ分チ一様ニ致確定度存候此段速ニ御許可被成下候様奉願候也

明治六年二月十四日

大教正

由利 滴水

外六名連署

教部省 御中

書面服制之儀ハ當分從前ノ儘被差置候事

明治六年四月二日

願フニ斯クノ如キ制度ハ、政府縦ヒ之ヲ命スルコトアルモ、僧侶ハ法衣ノ制、其ノ重キ所以ヲ論シ、且ツ其ノ衣體ノ異ルハ、其ノ宗門ノ異ル所以ヲ表明スヘキノ章ナルコトヲ説キテ、其ノ自重ヲ示スヘキニ、自ラ一時ノ風潮ニ狂奔シテ、衣體一定ノ制ヲ政府ニ上願シ、他ノ政府ノ爲メニ、却テ願意ヲ廢棄セラル、カ如キハ、果シテ何等ノ醜體ヲ、幸ニシテ政府ノ廢棄スル所ト爲リタレハコソ、辛クシテ僧侶服制濫逸ノ弊源ヲ防遏スルヲ得タルナリ、此ノ一事ヲ以テモ、當時ノ法敎家カ、其ノ自重心ニ乏クシテ、各宗門ノ古例式典ヲ輕々ニ付シタルヲ證スヘシ

第六段 僧侶ノ身代限條規

或ル一部分ノ論者ハ乃チ云フ、僧侶ハ三衣一鉢、樹下石上ノ境界ナリト、知ラスヤ時勢ノ變遷ニ追隨シテ、僧侶モ亦マ身代限條規ヲ設ケラル、ノ必要ヲ感シ、其ノ抵償トシテ、差押フヘカラサル品類ヲ左ノ如ク定メラレタルコトヲ

僧侶借財滯出入ニ付身代限規則左之通被相定條條此段相違候事

僧侶身代限規則

抵償トシテ差押フ可ラサル品類

- 一 食料 寺内ノ人口ヲ量リ僧侶ハ一日ニ五合麥ハ一升雜穀ハ一升五合尼及ヒ婦女幼少ハ四合麥ハ八合雜穀ハ一升二合宛一ヶ月間用フル飯米ヲ殘シ置クヘキ事
 - 一 建物 法用ニ必要ナル箇所 但本堂等ヘ建添候トモ榮耀ニ屬スル箇所ハ此限ニアラス
 - 一 寄附帳ニ記載スル部分
 - 一 什物帳ニ區別シテ記載スル古來傳承ノ寶物 並法用ニ必要ナル部分
 - 一 法衣 寺主並所化及尼共各一通宛
 - 一 時服着替共 寺主並所化及婦女共各二通宛
 - 一 夜具 寺主並所化及婦女共各一通宛
 - 一 鍋釜及炊具類 各一通
 - 一 本人職ヲ爲スニ必要ナル金額五十兩ニ至ル迄ノ物品ヲ差除ク等其他ノ方法ハ華士族平民身代限ニ同シ
- 當時ノ政府カ、其ノ身代限處分ニ於テ、斯クノ如ク注意至レル特典ヲ設ケタルヲ感スルト同時ニ、更ラニ之レカ條規ヲ要スルニ至レルノ時勢ヲ感セスンハアラス、而シテ此ノ時勢ナルモノハ、倏忽トシテ來ルモノニアラサルヲ知ラハ、憮然トシテ今昔ノ感ナキ能ハサルニ至ラン

第五章 明治第三期ノ法敎

彼ノ第一期、及ヒ第二期ノ法教カ、世間ト出世間トノ雙方ヨリ、共ニ我カ法教ヲ認リタルコト、概略上ニ述フルカ如シ、然ルニ彼ノ神佛合併大教院廢止以後、即チ第三期ノ法教ニ至リテハ、一時狐憑病ニ襲ハレタルカ如キ誤謬ノ熱度モ、漸ク醒メ、以テ些カ正ニ反ルノ端ヲ開ケリ、請フ是レヨリ序ヲ逐フテ論出セン

第一段 宗派ノ分立

既ニ大教院ヲ廢止シテ、真正ナル神佛判然ノ實ヲ見ル、爰ニ於テ乎、何ソ進テ各宗各派ノ分立ヲ見サルコトアラシヤ、先ツ彼ノ禪宗ト混稱シタル臨濟宗ト曹洞宗トハ、各分立シ、後チニ黃檗宗モ亦テ臨濟宗ト分離シ、更ラニ臨濟宗中、天龍寺派、相國寺派、建仁寺派、南禪寺派、妙心寺派、建長寺派、東福寺派、大徳寺派、圓覺寺派ハ各分立シ、且ツ江州永源寺派モ亦テ分立スルニ至レリ、而シテ曇キニ合併セラレタル五宗ノ中、融通念佛宗モ獨立シ、彼ノ天台宗(單稱)ト同宗寺門派トノ分立ニ加フルニ、眞盛派ノ別立ヲ許シ、彼ノ日蓮宗中、一致、勝劣ノ兩派名ヲ廢シテ、一致派ヲ日蓮宗(單稱)トシ、勝劣派ヲ同宗妙滿寺派、同宗興門派、同宗八品派、同宗本成寺本隆寺派トシテ各分立

セシメ、尋テ同宗不受不施派ノ再興ヲ許シ、更ラニ後レテ同宗不受不施興門派ノ別立ヲ許ス、又テ彼ノ眞宗佛光寺派ヲ除クノ外、眞宗五派一管長ノ制ヲ廢シテ、同宗本願寺派、同宗東派(後ニ大谷派)同宗專修寺派、同宗木邊派、同宗眞正寺派ハ各一管長ヲ置テ分立シ、更ラニ後レテ同宗出雲路派、同宗山元派、同宗誠照寺派、同宗三門徒派モ各別派獨立スルニ至ル、而シテ彼ノ淨土宗ノ如キモ、中項東西兩部ノ制ノ如キモノアリタルトモ、遂ニ淨土宗(單稱)及ヒ同宗西山派ノ兩種ニ分立シ、彼ノ眞言宗ノ如キハ、仁和、大覺、廣隆、神護、法隆、藥師、西大、招提ノ八寺ヲ以テ西部ト稱シ、別ニ一管長ヲ置キタルトモ、幾クモナク新義派西部ノ別立ヲ停メテ、宗制ヲ一途ニ歸セシメ、後チニ一長者一管長ノ制ニ變更ナキモ、其ノ布教興學ノ上ニ於テハ、古義、新義ヲ別立シテ、各其ノ自由ヲ得ルニ至ル、而シテ更ラニ下リテハ、法相、華嚴兩宗スラ、各獨立スルニ至レリ、如上ハ此ノ第三期中ニ編スヘカラサル部分モアレトモ、其ノ分立別派ノ自由ヲ得ルニ至レルハ、全ク合併大教院廢止以後ノ結果ニシテ、稍ヤ誤謬ノ絶頂ヲ通過セシテ證スルニ足ルモノアリ、又テ或ル一方ヨリ考フレハ、小宗、小派、分裂ノ

弊害ヲ免カレ難シト雖モ、凡ソ法教ノ事タル、感情ノ如何ニ依テ其ノ盛衰ヲ見ルコト、常ノ數ナレハ、其ノ傳來及ヒ歴史上ノ緣故ニ依リテ、獨立別派スヘキモノヲ強テ合併混淆シテ、彼此ノ感情ヲ損スルカ如キハ、如何ニ和合界中トハ云ヘ、其ノ尺度ノ用法ヲ誤リタルモノ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

第二段 教部省ノ廢止

神佛合併大教院ノ我カ法教ヲ誤リタルハ、爭フヘカラサル一大事實ナリト雖モ、其ノ禍源ハ實ニ教部省ニアリトス、我カ政治衙門中、教部省ナル一大衙門ノ他ノ諸省ト肩比シテ、政教一致ノ旨趣ヲ布演スルニ至リテハ、我カ柔弱未練ノ法教家、安ソソ官ニ對シテハ其ノ鼻息ヲ窺ヒ、外ニ對シテ其ノ庇蔭ニ據テ虎威ヲ弄スルノ卑屈ヲ免レンヤ、况ソヤ政府カ本來干涉スヘカラサル法教ノ爲メニ、堂々タル一大衙門ヲ存立シテ、國庫ノ負擔ヲ重モカラシムルニ於テヤ、是レ我カ政府カ從前ノ干涉其ノ度ニ過キタルヲ曉リ、無益ノ國費ヲ省減センカ爲メ、斷然教部省ヲ廢シテ其ノ事務ヲ內務省ニ屬シ、僅カニ社寺ノ一局ヲ設ケタル所以ナラン、且ツ之レト同時ニ、彼ノ前陳弊害ノ甚

シキ教導職試験ニ、官吏ノ立會ヲ廢シタルカ如キ、經費上ノ影響或ハ然ラシムルモノアルヘシト雖モ、共ニ是レ法教ノ獨立權ヲ證明シテ、其ノ自治體ヲ登保スルノ兆候ナラスンハアラス、然ルニ當時ニ於ケル我カ法教家ノ多數ハ、之レニ依テ從前ノ羈絆ヲ脱シタルヲ喜ヒ、自ラ其ノ驥足ヲ伸ヘンコトニカメスシテ、却テ十字街頭、父ヲ失ヒタル孤兒ノ如ク、失望落膽云フヘカラス、以テ竊カニ法教廢滅ノ原因ナランカヲ疑フ者スラアリタリキ、嗚呼、實ニ憐ムヘキ哉

第六章 明治第四期ノ法教

第一段 教運挽回ノ兆候。宗祖ノ謚號

彼ノ教部省廢止以來、我カ法教各宗各派、稍ヤ教運挽回ノ兆候ヲ現ハセルハ、實ニ嘉スヘキコト、云フヘシ、今マ其ノ二三ヲ舉クレハ、彼ノ各種ノ宗學校次第ニ興リテ、一般ニ學事ヲ獎勵シタルカ如キ、彼ノ維新ノ當初ニ於ケル、托鉢廢止ノ禁ヲ解キ、其ノ制限ヲ定メシメテ、僧侶ノ淨命食ヲ得セシメタルカ如キ、彼ノ弘教書院ニ於テ、縮刷大藏經ヲ刊行シタルカ如キ、彼ノ東寺ニ於ケル宮中後七日御修法ヲ再興セラレタル

カ如キ、概子然リトス、而シテ彼ノ眞宗開祖親鸞上人ニ、見眞大師ノ號ヲ勅諭セラレタルカ如キ、彼ノ曹洞宗高祖道元禪師(佛性傳東國師)ニ、承陽大師ノ號ヲ勅諭セラレタルカ如キ、彼ノ眞宗中祖蓮如上人ニ、慧燈大師ノ號ヲ勅諭セラレタルカ如キ、彼ノ臨濟宗妙心寺二祖授翁禪師ニ、圓鑑國師ノ號ヲ勅諭セラレタルカ如キ、彼ノ黃檗宗二祖木菴禪師ニ、慧明國師ノ號ヲ勅諭セラレタルカ如キ、他ノ名聞的非難ヲ蒙ルノ點ナキニアラスト雖モ、明治ノ初年頃ニ比シテ、亦々教運挽回ノ兆候タルヲ證スルニ足レリ然ルニ彼ノ托鉢解禁ノ一例ノ如キ、其ノ政府力之レヲ禁止シタルニ當リテハ、東西南北、甲乙丙丁、口ヲ尖ラシ、舌ヲ爛シテ、乃チ云フ、嗚呼維新ノ爲メニ沙門ノ淨命食ヲ奪ハレタリト、又々云フ、嗚呼政府ノ爲メニ出家ノ咽喉ヲ把捉セラレタリト、而シテ苦情百出、悲歎器々、或ハ論文ニ、或ハ演說ニ、或ハ建白ニ、或ハ歎願ニ、種々ノ手段ヲ盡シテ以テ漸ク解禁ノ特典ヲ得レハ、幾クモナクシテ弊害續起シ、以テ自ラ之レヲ停止スルニ至ルモノ、概子皆ナ然リ、嗚呼、何ソ僧侶ノ言行相反シ前後矛盾シテ、自ラ己レヲ輕ニスルノ甚シキヤ

第二段 教導職ノ廢止

明治第四期ノ終リニ於テ、政府カ我カ宗教世界ニ向テ與ヘタル一大英斷ハ、彼ノ教導職ノ廢止是レナリ、然ルニ其ノ廢止セラレ、ノ理由如何ソテ考フレハ、又々是レ尋常一様ノ出來事ニシテ、毫モ英斷ノ痕ヲ見出ス能ハサルナリ、蓋ハ政府カ彼ノ教部省廢止以降、政教分離ノ方針ニ向テ歩ヲ進メ來リタルノ實ヲ全フセシメンカ爲メ、又々或ル意味ヨリ觀察スレハ、政治ヲ以テ宗教ニ干涉スルノ繁冗ヲ避ケンカ爲メ、又々立憲テ、其ノ獨立ヲ鞏固ナラシメンカ爲メ等ナレハ、實ニ斯クアルヘキコトナリトス、然ルニ一方ニハ此ノ機運ニ遇フテ喜フノ僧侶アルト共ニ、一方ニハ愚蒙ナル僧侶ノ、情實、門閥、年老、苞苴等ニ依テ稍ク昇リタル職級ノ、忽チ無効ニ歸シタルヲ悲ムアレハ、又々之レヲ認メテ法教廢滅ノ原因ナラント誤ルコト、彼ノ教部省廢止ノ時ヨリモ更ラニ甚シキモノアルカ如キハ、果シテ之レヲ何トカ云ハン

第七章 明治第五期ノ法教

第一段 法教ノ獨立自治

明治第五期、即チ教導職廢止以後ノ法教ハ、未タ完全ナル獨立自治ヲ得タルモノニアラスト雖モ、先ツ我カ法教カ漸次ニ彼ノ第一期ニ於ケル壓制虐遇、又タハ第二期ニ於ケル干涉束縛等ノ害累ヲ脱シテ、獨立自治ノ境遇ニ達シタルモノト云フヘシ、然ル所以ハ、彼ノ明治二十年ノ頃ニ於ケル淨土宗ノ紛擾ニ對シ、内務大臣カ特ニ訓令ヲ發シタルノ文中、左ノ數語アルヲ見ル、曰ク

抑々管長ト五本山住職ハ其宗ノ棟樑ニシテ互ニ其志ヲ同シ其力ヲ戮セ數千ノ未寺ヲ指揮シ幾百萬ノ信徒ヲ教導シ上ハ國家ノ治安ヲ補助シ下ハ永ク佛門ノ德澤ヲ社會ニ蒙ラシム可キノ責任アルコトヲモ顯ミス互ニ約ニ背キ義ニ違ヒ遂ニ宗内ノ紛爭收拾スヘカラサルニ至リ到底明治十七年十九號布達ニ據リ自治ノ特典ヲ享有スルコト能ハサル者ト本大臣ハ之ヲ認定ス

是レニ由テ之レヲ觀レハ、彼ノ明治十七年、教導職廢止ニ關スル布達ハ、明カニ政府カ從前我カ法教ニ對スル干涉束縛ノ繩ヲ解キテ、獨立自治ノ特典ヲ與ヘタルコトヲ證明スルナリ、然レトモ是レ我カ政府カ從前干涉束縛ノ度ニ過キタルコトヲ自省シテ、其ノ獨立ヲ許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未タ我カ法教自身カ、能ク獨立自治ノ機運ニ達シタル

カ故ニ、此ノ布達ヲ發シタルニアラサルコトハ、先ツ彼ノ十九號達ノ明文ニ「寺院ノ住職ヲ任免シ及教師ノ等級ヲ進退スルコトハ總テ各管長ニ委任シ」云々ノ語アルヲ以テモ明ラケシ、然ラハ管長ハ政府ノ委任ヲ受ケタルモノニシテ、其ノ實權ハ依然トシテ委任者ナル政府ニアルモノト云フヘシ、是レ著者カ未タ完全ナル獨立自治ヲ得タルモノニアラスト云フ所以ナリ、然ルニ以下段ヲ逐テ論述スル所ヲ見ハ、我カ法教ノ大概カ、嘗ニ獨立自治ノ境遇ニ達セントスル能ハサルノミナラス、却テ其ノ依頼スヘカラサル政府ニ依頼シ、以テ自ら干涉束縛ヲ求メント欲スルノ實アルコトヲ諒照セン

第二段 信教ノ自由及ヒ制限

彼ノ鎖國的宗判制度一タヒ廢サレ、又タ祭教一致、政教一途ナト云ヘル政略的法教時代既ニ過キテヨリ、我カ國ハ一定ノ國教ヲ設クルコトモナク、宗教ノ事ハ其ノ信仰ノ自由ニ任シタリ、是レ眞ニ我カ國ノ一大美政ヲ證スルニ足ル、而シテ信教ノ自由カ、明カニ法文上ノ公認ヲ得タルモノハ、實ニ帝國憲法第二十八條ニ「日本臣民ハ安寧秩

序ヲ妨ケス及臣民タルノ義務ニ背カサル限ニ於テ信教ノ自由ヲ有ス」ト云ヘルノ明文アルヲ以テ證據ト爲スニ足ル、然レトモ、既ニ其ノ明文ニ示セルカ如ク、此ノ信教ノ自由ナルモノハ、嚴重ナル制限ノ下ニ立タル自由ニシテ、決シテ放埒ナル自由ニアラス、彼ノ不忠ナル臣民ハ、動モスレハ制限アルノ自由ヲ以テ、自由ノ本旨ニ背クモノナリトス、是レ其ノ建國ノ體ヲ諦ラメサルノ罪ナリ、既ニ始メヨリ「日本臣民」ト云フ、日本臣民トハ何ヲ云フ歟、萬國ニ絶對無比ナル國體、即チ神胤一系、皇統連綿、天壤ト共ニ無窮ナル寶祚ヲ紹カセタマフ我カ皇帝陛下ノ臣民タルヲ云フハ論ナシ、而シテ我カ國ニ於ケル信教ノ自由ナルモノハ、自由ノ下ニ附帶セル制限ニアラスシテ、制限ノ中ニ享有セル自由ナルコトハ、憲法ノ明文ニ照シテ一目瞭然タリトス、若シ眞正ニ日本臣民タルノ本分ヲ體得スルモノナレハ、素ヨリ此ノ制限ノ規定ヲ受クルノ要ナシ、縱令其ノ自由ニ任セテ如何ナル宗教ヲ信奉スルニモセヨ、我カ皇帝陛下ニ對シテ、臣民タルノ義務ニ負カサラント欲スルノ念慮ハ、政治、教育、宗教、社交、其ノ他萬事ノ上ニ就テ忘ルヘカラサルノ事ナリトス、著者ハ元來信教ノ自由ヲ唱道シ、苟ク

モ憲法ノ制限ヲ犯サル限リハ、唯々宗教ノ種類ニ依テ、可否ヲ其ノ間ニ論定スルヲ好マサルモノナレトモ、若シ其ノ信徒ノ心操行爲ハ、直チニ其ノ宗教々意ノ涵養スル所ナリトセハ、勢ヒ自ラ宗教ノ種類ニ論及セサルヘカラス、今茲ニ著明ナル證左ヲ擧ケテ、彼ノ外教ノ信徒トカ、我カ法教ノ信徒トカ、日本臣民トシテ、我カ皇帝陛下ニ對シ、其ノ心操行爲ノ上ニ於テ、如何ナル差別ヲ存スルカヲ論辨スヘシ

試ミニ彼ノ外教徒カ教育上ニ於ケル心操行爲ノ如何ヲ見ヨ、彼レ等ハ動モスレハ紀元節、天朝節ナトノ如キ重要ナル國祭日ニモ、尙ホ學業ヲ休セス、却テ耶蘇ノ紀念日等ニ學業ヲ休セリ、彼ノ外教徒ノ建設、若クハ管理セル學校ニ於テ、其ノ休業日ノ多キコトハ、其ノ學生及ヒ父兄ノ痛歎スル所ナリ、而シテ其ノ學業課程ノ上ニ於テモ、彼レ等カ奉スル神ニ對シテ、讚美歌ヲ唱へ、祈禱ヲ爲スカ如キニハ、隨分多クノ時間ヲ費ヤセリ、而シテ其ノ時間ヲ嚴ニ勤メ、又タハ神ニ奉スルノ觀念ニ於テ、能ク其ノ教意ニ契當スルモノ、如キハ、其ノ點票ノ多數ヲ與フルヲ以テ例トセリ、無邪氣ニシテ優等ノ及第ヲ欲スルノ生徒、豈ニ知ラス識ラス、其ノ教化ヲ蒙ラサルヲ得ンヤ、

然ルニ彼ノ外教徒ハ、國家教育ヲ重ニスル政府ノ下、官立學校ノ教員ヲ奉職スルカ如キ場合ニ於テスラ、動モスレハ教育上ノ勅語捧讀式等ニ於テ、不敬ノ行爲ニ涉リ、己レ他ノ生徒ヲ教育スルノ職分ヲ以テ、却テ他ノ生徒ノ憤懣激昂ヲ買ヘリ、己レ日本臣民タルノ身分ヲ以テ、却テ宗教上ノ觀念ヨリ、臣民タルノ義務ニ背ケリ、然ルニ是レ等ノ行爲ヲ以テ、若シ一己人ニ於ケル迷想誤惑ニ過キサルモノトセハ、其ノ教意ニ關係ナキモノトシテ、敢テ之レヲ齒牙ニ掛ケストスルモ、彼レカ同教徒、殊ニ同教徒中ニ何分ノ名ヲ知ラレタル同教徒等ハ、敢テ彼レヲ警誡セス、啻ニ警誡セサルノミナラス、却テ彼レヲ辨護シテ、益々其非ヲ飾ラントセリ、而シテ其ノ言ヲ所ヲ聞ケハ、失體ニモ、無禮ニモ「我カ皇帝陛下ヲ政治上ノ王トシテハ敬事スルモ宗教上ノ王トシテハ之レニ敬事セサルモノナリ今マ紙ニ寫セル文字(勅語)ニ對シテ漫ニ敬禮ヲ表スルカ如キハ宗教上ノ迷信ヲ教育上ニ混用スルモノニシテ當ヲ得タルモノニアラス我レ等斯クノ如キコトヲ爲サハ罪ヲ神ニ得ルモノナリ若シ強テ我レ等ヲシテ斯クノ如キコトヲ爲サシメント欲スル者アラハ我レ等死力ヲ盡シテモ之ント抗爭セサルヲ得ス」

トノ意ヲ以テセリ、是レ我カ國體ト宗教トヲ混同シタルノ罪ナラスンハアラス、我カ國教育ノ主眼ニ於テハ、其ノ國民思想ヲ養ヒ、小少ヨリ我カ國體ノ本旨ヲ諦認シテ、皇帝陛下ニ忠誠ナル臣民タランコトヲ期スルハ最も重要ノコトナリトス、豈ニ宗教ト關係アラシヤ、且ツ彼レ等ハ此ノ宗教ト關係ナキ忠君ノ事ヲ以テ、直ニ宗教上ノ迷信ヲ教育上ニ混用スルモノト誣ユ、何ソ先ツ内ニ向テ、彼レ等自身カ建設管理セル學校ニ於テ、最モ宗教ト教育トノ限界ヲ誤リ居ルコトヲ正サ、ル、嗚呼、彼レ等カ宗教上ノ妄念ニ執拗ナル、上ニ神聖冒スヘカラサル皇帝陛下ヲ戴キ、下ニ幾千萬倍ノ敵、即チ我カ法教ニ圍繞セラル、ニモ拘ラス、些少ノ間隙アレハ、忽チ其ノ妄念ヲ實地ニ應用セント欲セリ、若キ此ノ傾向ヲ以テ將來ヲ測ラハ、太々惡ムヘク憂フヘキモノアルヲ知ラン

然リ、然ルニ、我カ法教カ皇室ニ對スル心操行爲如何ニテ顧ミンハ、其ノ忠誠愛護ノ念、實ニ測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リ、既ニ前ニモ云ヘルカ如ク、各宗各派ノ寺院ニ就テ、其ノ本堂ニ詣レハ、概チ「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々歲」ヲ祝延スルノ靈牌ヲ設ケサルハ

ナク、又々某宗門ノ如キハ、新年三日、及ヒ毎月朔望ノ辰ヲ期シテ、祝聖ト稱シ、皇帝陛下ノ寶祚長久ヲ祈ルノ式アリ、且ツ某々宗門ノ如キ、大地名藍ニ住持スル者ハ、先ツ其ノ入院ノ始メニ於テ、祝國開堂ナル法式ヲ舉行シ、國家安寧、聖算無窮ヲ祈ルテ以テ第一義ノ法要ト爲シ、又々某宗門ニ於ケル授戒會五則會等ノ上堂ニ於テモ、先ツ皇帝陛下ノ萬歳ヲ祝禱セザルハナシ、而シテ其ノ法要ノ嚴肅整然タル、之レヲ見聞スル者ノ覺ヘス感動スル所ナリ、是レ我カ法教カ、敢テ言論ノ流行甚シキ今日ニ於テ、始メテ之レヲ舉行スルニアラス、其ノ宗門開闢ヨリ以來、國家ヲ愛念シ、皇室ヲ擁護スルノ忠誠、勃々トシテ溢ル、モノアルカ爲メナリ、而シテ之レアルカ爲メニ、我カ法教カ、敢テ彼ノ神道ト混交スルニモアラス、敢テ法教ノ神聖ヲ毀損スルニモアラス、唯々法教トシテハ、其ノ功力ヲ以テ國家ノ安寧幸福ヲ輔ク、日本臣民トシテハ皇室ニ忠愛至誠ヲ盡スノミ、而シテ古來ノ朝廷、我カ法教ノ國家ト皇室トニ忠愛ナルヲ信認シテ、其ノ勅請住持ニ賜ハル所ノ綸旨ノ如キモ、概テ「某寺住職事應ニ勅請ニ宜レ奉レ祈ニ國家安全 寶祚長久」者依 天氣執達如件」ノ語アルヲ見ル、是レ綸旨ト、教

意ト、實ニ冥契スル所ト云フヘシ

我カ法教ト彼ノ外教トカ、國家及ヒ皇室ニ對スル觀念、實ニ天淵月窟ノ差ノミナランヤ、我レハ自ラ其ノ内心ニ發スル所ノ忠愛至誠、溢レテ其ノ行爲ニ顯ハレ、彼レハ自家衝突ノ理論ヲ唱ヘテ、不忠不義ノ心操行爲ヲ遂ケント欲ス、而シテ彼レカ心行、若シ彼レカ信スル教意ニ契當スルモノトセハ、彼レカ宗教、豈ニ安寧秩序ヲ妨ケサランヤ、彼レカ信徒、豈ニ日本臣民タルノ義務ニ負カサランヤ、其ノ身、徒ラニ日本臣民ニシテ、其ノ心、既ニ日本臣民ニアラス、是レ日本臣民ノ籍ヲ賊スルモノト云フヘシ、然ルニ政治ノ權力ハ、其ノ行爲ニ及ホシテ、其ノ心操ニ及ホス能ハス、法教ノ權力ハ、先ツ其ノ心操ニ入テ警鍼ス、著者ハ茲ニ信教ノ自由ヲ享有スヘキ機運ニ達シタルト共ニ、先ツ其ノ制限ノ犯スヘカラサルヲ陳ヘ、宗教ヲ揀辨スル人ノ資ニ供フルコト斯クノ如シ

第三段 宗門ノ紛亂

信教ハ自由ノ境域ニ達シ、法教ハ獨立ノ機運ニ至ル、然ルニ我カ法教ノ紛擾感亂、日

ニ益、其ノ劇キヲ加フ、穢キニ淨土宗之レカ備ヲ作り、日蓮、曹洞、踵ヲ接シテ起ル、俗了又々俗了、陰險又々陰險、而シテ他ノ諸宗モ多少ノ俗了沙汰ナキハアラス、又々何時風波ノ生セサルヲ期シ難シ、其ノ之レナクシテ、平穩無事ナル宗門ノ如キハ、幾ント冷灰枯木ト一般、亦々纖毫ノ活氣ヲ帶フルナシ、著者ハ茲ニ彼ノ日蓮、曹洞二宗ノ紛擾惑亂ニ就テ、現時ヲ誠メ向來ヲ規スル所アラントスレトモ、自ラ毫端ノ煩ハシキニ堪ヘサルカ故ニ、茲ニ之レヲ省クヘシ、其ノ汎論トシテノ要點ノ如キハ、彼ノ法教ノ時弊ヲ痛論スルノ一卷ニ於テ、略ホ之レヲ論述シ盡シタリ

第四段 公認教制定ノ可否

我カ僧侶カ卑屈無氣力ニシテ、獨立自治ノ境遇ニ達スル能ハサルハ、今マ更ラ論ヲ跋マサレトモ、其ノ干涉束縛ノ繩ヲ解キ、信教自由ノ方針ニ向テ進歩セル政府ニ向テ、彼ノ外教排斥的ノ條件ヲ設ケ、以テ公認教制定ノ請願ヲ爲サントスルカ如キニ至リテハ、著者其ノ何ノ心事タルヤヲ了知スルニ苦ムナリ、彼ノ外教ヲ見ヨ、如何ニ信教自由ナリト云フモ、我カ政府ノ眼中ニハ、未タ其ノ宗教ナキナリ、彼ノ教會堂ハ、如何

ニ高樓傑閣雲ヲ凌キテ屹立スルモ、政府ノ眼中ニハ、唯々普通一般ノ家屋アルヲ認メテ、未タ布教傳道ノ道場アルヲ認メサルナリ、彼ノ宣教師ハ、如何ニ大音朗聲、人ヲ感動セシムルノ說教ヲ爲スモ、政府ノ面前ニハ、尋常一樣ナル談話アルヲ認メテ、未タ宗意宣布ノ說教アルヲ認メサルナリ、之レニ反シテ我カ法教ハ、軒傾キ、壁破レ、僅ニ佛像ヲ安シ、住僧ノ膝ヲ容ル、ニ足ルノ寺院ト雖モ、寺院アレハ則チ寺籍アリ、僧侶アレハ則チ僧籍アリ、彼ノ寺門ノ保護ニ責任ヲ有スヘキ檀家總代、若クハ信徒總代ノ如キハ、行政上ノ規定ヲ以テ設置スル所ニ係ル、僅カニ一步ノ田畑ト雖モ、若シ租稅ヲ滯納スルカ如キハ、國民ノ義務ヲ缺ケルモノトシテ、直チニ之レカ處分ヲ受ク、然ルニ我カ殿堂ノ建設地ニハ、其ノ地稅ヲ免除セリ、是レ我カ法教カ布教傳道ノ道場タルヲ公認スルカ故ナラスヤ、又々我カ法教各宗派ノ管長ハ、其ノ宗派ヲ代表シテ、國家ノ大祭祝日ニハ、參内スルノ權義ヲ有セリ、彼レ豈ニ此ノ權義アラシヤ、而シテ其ノ彼レニナクシテ我レニアル者、皆ナ我カ法教カ實地上ニ於ケル公認教ナルカ故ナラスヤ、而シテ其ノ之レアル所以ノモノ、必ラス又々然ルヘキノ事由アルナリ、既往

業ニ實地上ノ公認教ナリセハ、何チ苦シシテカ更ラニ公認教ノ名チ付スルチ須ヒソ、笠上ニ笠ヲ安シ、履下ニ履ヲ穿ツカ如キハ、癡兒モ尙ホ爲サ、ル所ナリ、彼ノ政府ニシテ、若シ故ラニ其ノ名チ附セハ、猶ホ之ヲ忍フヘシ、堂々タル人天ノ大導師ニシテ、他ノ政府ニ向テ、公認教制定ノ請願ヲ爲サントスルカ如キニ於テハ、實ニ卑屈ノ極ト云フヘシ、區々タル公認教ノ名稱、至竟何スルモノソ、若シ公認教ヲラントスレハ、安ソソ先ツ自ラカメサル、徒ラニ公認教ノ虛名ニ依テ、其ノ虛勢ヲ張ラントス、誤謬モ亦々甚シト云フヘシ、其ノ之レヲ唱道スル所ノ者ハ、種々ノ可ナルチ陳フルト雖モ、著者ハ未タ一モ其ノ可ナル所以ヲ見出タス能ハス、適マ見出タス所ノモノハ、我カ法教家カ、之レニ依テ彼ノ幕政時代ノ舊夢ヲ追懷シ、徒ラニ政府ニ依頼シテ、桃花源裏ニ春ヲ弄セントスルノ感アルノミ、豈ニ思ハサルノ甚シキモノナラスヤ、著者曾テ「新日本」ナル雜誌ヲ讀ミ、誌中偶マ「佛教蓋ソ獨立セサル」ト題スル論中、左ノ數語アルヲ見ル、抄シテ以テ公認教制定請願論者ノ頭上ニ硯セン、曰ク

宗教ハ獨立タルヘシ、否ナ獨立タラサルヘカラス、何トナレハ、宗教ハ俗外ニ在ルカ故ナリ、奉教ハ自由タ

ルヘシ、否ナ自由タラサルヘカラス、何トナレハ、奉教ハ心内ニ在ルカ故ナリ(乃至)宗教ニシテ政略ノ境
 過ニ便入シ、以テ其ノ威權ニ藉リテ亦ノ濟ランコトヲ冀フハ、其ノ本分ヲ失ヒ、其ノ面目ヲ汚スモノニシ
 テ、是レ明カニ人心ヲシテ之レヲ自然ニ感發セシムルノ効用ナキヲ示スニアラスヤ、見ツヘシ、西教ノ日
 ニ益ス旺盛ナルニ係ハラヌ、佛教ノ年ニ彌ヨ衰頹スル所以ノ原由(乃至)讚美歌ノ音、祈禱ノ聲、説教ノ響
 ハ、鷓鴣狗吠ト共ニ千里ニ達シタリ、東山西海ノ隅ニ至ルマテ、所謂獨一上帝ヲ崇拜スルノ一隊ハ既ニ
 崩然トシテ其ノ頭角ヲ中原ニ顯ハシ、今ヤ殆ソト千有餘年ノ久シキ民心ヲ支配シタル佛教ヲ壓倒セント
 ス、是ニ於テ乎、佛教徒ハ此ノ勢ヲ見テ猖獗シ、近來頻リニ政權ノ力ニ頼リテ佛門ヲ維持セント欲シ、政治
 ノ保護ヲ恃ンテ佛教ノ衰頹ヲ挽回セント欲シ、政府ノ翼中ニ隱レテ佛徒ノ安全ヲ計ラント欲シ(乃至)其
 ノ徒中ノ有力者ハ八宗諸派ノ大同團結ヲ爲シ、頻リニ高貴權門ニ出入シテ、佛教ヲ國教ト爲サントヲ請
 願スルノ準備最中ナリト云ヘリ、蓋亦惑矣(乃至)而シテ今日ニアリテモ亦々汲々乎トシテ偏ヘニ政權ノ
 庇蔭ニ據リ、其ノ命脈ヲ緊カントス、是レ豈ニ其ノ感化ノ能力乏キコトヲ自白スルモノニ非サランヤ、何
 ソ少シク其ノ本ニ反ラサル(乃至)現時我カ邦ノ僧徒ハ何爲レソ其ノ本意ニ背遠スルコト斯クノ如クナル
 ヤ、何爲レソ其ノ意氣地ナキコト一ニ茲ニ至ルヤ、教祖ノ行爲ニ及ハサルヘキハ勿論ナカラ、我輩ハ餘リ
 ニ其ノ墜落ノ太甚タシキニ驚カサルヲ得ス(乃至)果シテ然ラハ佛教家即チ我カ國僧侶ノ徒ハ、宜シク奮
 テ獨立シ、兼テ改良ヲ施シテ、以テ其ノ基礎ヲ固フシ其ノ根石ヲ確カムルノ長計ヲ勉ムヘキノミ、斯クシ
 テコソ一切衆生初メテ能ク佛氏カ精神ノ存スル所ヲ認ムヘク、亦々善ク宗教ノ世道ニ必須ナルチ悟ルヘ
 クシテ、而シテ其ノ大用鴻効、此ニ之レヲ盡クルヲ得ントス、彼ノ權門ニ拜趨シ、貴顯ニ結托シ、政事上ニ

侵入シ、政府ノ力ヲ仰キ、其ノ干渉ヲ求メ、其ノ保護ヲ請ヒ、其ノ厄介ト爲リ、其ノ奴隸ト爲リテ、恬然耻チサルノミナラス、剩ヘ之レヲ以テ佛敎ヲ維持スル唯一ノ手段トスルノ形状アルニ至リテハ、其ノ處爲ノ鄙俗ニシテ賤劣ナルコト、卑陋ニシテ拙惡ナルコト固ヨリ論ナク、適マ敎法ノ腐敗ヲ醸モシ、宗門ノ衰滅ヲ招クモノニシテ、我輩カ彼レ佛氏ノ爲メニ切ニ取ラサル所トス

是レ單ニ公認敎ノ事ニ關シテ云々セシモノニアラスト雖モ、我カ法敎家カ、此ノ事ニ狂奔スルノ熱ヲ冷ヤスノ大氷塊ト爲ステ得ルナリ、著者ハ如上ノ言論ヲ擧ケテ、逐一首肯スル者ニアラスト雖モ、亦々茲ニ云ハント欲スル所ヲ既ニ云ヒ盡セルニ於テハ、頗フル痛切ナル所アルヲ覺フ、彼ノ世間ノ雜誌上、在家ノ菩薩ヨリ斯クノ如キ説法ヲ聽聞スルノ法敎家ハ、如何ニ之レヲ感シタル乎

第五段 僧侶ニ於ケル參政權ト兵役免除トノ衝突

明治二十二年ノ春、帝國憲法發布ト同時ニ、衆議院議員撰擧法ヲ公布セラレ、其ノ第十二條ニ「神官及諸宗ノ僧侶又ハ敎師ハ被選人タルコトヲ得ス」ト云ヘルノ規定アルヨリ、我カ僧侶殊ニ眞宗ニ於ケル或ル部分ノ僧侶ノ如キハ、專ラ之レニ激昂シ、東奔西走、從晝至夜、類ヲ呼ヒ、友ヲ集メ、以テ衆議院議員ヲランコトヲ熱望セリ、而シテ

其ノ熱度ノ上騰セル最高點ハ、實ニ明治二十三年春夏ノ候ニアリシトス、而シテ僧侶カ其ノ本分ヲ忘レテ、政治界ノ事ニ狂奔スルノ結果ハ、自ラ政談演說會ヲ開カントシテ、警察ノ爲メニ演題全部ノ不認可ヲ蒙リ、更ラニ之レニモ懲リスシテ、再ヒ政談演說會ヲ開カントシテ、其ノ開會ヲ差止メラル、此ノ際ニ當リテ、更ラニ他ノ一方ヲ顧ミレハ、啻ニ世間ノ人士カ、僧侶ノ政治ニ干渉スルコトノ不可ナルヲ難詰スルノミニラス、我カ法敎家ノ多數ハ、最モ之レヲ不可トシテ、辨難攻撃スル所アリ、爲メニ彼ノ徒モ、痛ク其ノ勢力ヲ滅殺シ、大ニ其ノ勇氣ヲ挫折シテ、其ノ講スル所ニ苦メリ

然ルニ又々他ノ一方ヲ顧レハ、我カ僧侶中、參政權ヲ得サルノ代償トシテ、僧侶兵役ノ免除ヲ企望スル者起レリ、而シテ此ノ說ノ起レルハ、彼ノ僧侶參政論ノ旗色惡シキ反動ノ勢力トシテ起レリ、且ツ參政權ノ企望者ハ、概シ眞宗中或ル一部分ノ僧侶ニ止リ、兵役免除ノ企望者ハ、眞宗中他ノ一部分ノ僧侶ニ加フルニ、各宗各派ノ僧侶、概シ之レニ賛同セリ、然レトモ、全ク其ノ目的ノ方向ヲ異ニセル參政權ト兵役免除トノ論議カ、同一法敎中ニ起リテ、未タ何レノ一方モ廢滅ニ歸セサルハ、兩者ノ衝突甚シキ

モノ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

參政權企望論者ハ、乃チ云フ「僧侶ト雖モ齊ク是レ日本帝國ノ臣民ニシテ納税及ヒ服役ノ義務ヲ有ス然ルニ他ノ瘋癲白癡者等ト同一ニ參政ノ權利ヲ與ヘサルハ其ノ當ヲ得サルモノナリ」ト、其ノ理由トスル所、種々アルヘシト雖モ、其ノ主要トスル所、概テ斯クノ如キニ出テス、是レ大ニ其ノ理由ノ採擇ヲ誤レルモノナリ、既ニ其ノ土地ヲ有シ、其ノ他ノ所得ヲ有ス、僧侶ト雖モ豈ニ納税ノ義務ヲ免ルヘケンヤ、又タ僧侶ニ參政權ヲ與ヘサルハ、他ノ瘋癲白痴等ト同一ニ見做シタリトハ、甚タ比例ノ適用ヲ失ヒタルモノナリ、何トナレハ、彼レハ撰被撰ノ兩權、共ニ之レヲ有セサルナリ、僧侶ハ縱ヒ被撰權ヲ有セサルモ、撰擧權ハ明カニ之レヲ有シ居ルモノナリ、焉ソ瘋癲白痴者ト同視シタリト云フヘケンヤ、若シ其ノ理由ヲ適用シ得ヘクンハ、彼ノ第九條ニ謂ユル「宮内官裁判官會計検査官收税官及警察官ハ被撰人タルコトヲ得ス」ト云ヘルノ條項ヲコソ適用シ得ヘケン、而シテ僧侶カ被撰人タルヘカラサルノ理由ハ、右等ノ人ノ被撰人タル能ハサルノ理由ヨリモ、更ラニ甚シキモノアルヲ見ルナリ、唯タ彼ノ僧侶

服役ノ一事ニ至リテハ、著者素ヨリ至當ノ事ト信スル能ハサレトモ、其ノ之レアルカ爲メニ、更ラニ進ンテ立法權ニマテ參與セント云フノ點ニ至リテハ、東京ヲ發シテ西京ニ行カントスル者ノ、誤テ仙臺ニ到リ、誤リノ次ヲ以テ、北海道マテ行カントスルト一般ナルヲ笑ハサルヲ得ス

僧侶ニシテ參政權ヲ有セサルハ、啻ニ法教ノ神聖ヲ保ツニ益アルノミナラス、大ニ法教ノ獨立權ヲ鞏固ニスルノ利アルナリ、著者ハ僧侶カ兵役ニ服スルノ一事ヲ以テ、直チニ彼ノ政治界ニ侵入スルホト、我カ法教ヲ俗了スルモノナリトスル者ニアラスト雖モ、忍辱柔和ノ法衣ヲ着シ、慈悲善根ノ心行ヲ持ツヲ以テ本分トスヘキ者ナリト云フノ點ヨリ觀察スレハ、縱ヒ亂臣賊子、敵國外患ヲ征伏スル爲メトハ云ヘ、時ニ或ハ屍ヲ蹴リ、血ヲ踐ミ、甲ヲ被シ、戎ヲ帶フルニ忍ヒサルカ故ニ、宜シク僧侶ノ本分ヲ守ルカ爲メニ、兵役ノ免除ヲ請フト云ハ、著者ハ此ノ意ニ贊同セント欲ス、然ントモ僧侶今日ノ形勢、或ハ之レヲ口實トシテ、國民ノ重要義務ヲ逃レント欲シ、或ハ參政權ヲ殺クノ代價トシテ、之レカ免除ヲ請フト云フカ如キニ至リテハ、痛ク之レヲ辨駁

攻撃セサルヲ得ス

茲ヲ以テ若シ明カニ著者ノ欲スル所ヲ云ハ、彼ノ參政權ノ事タル、本來法教ノ性質上ヨリ、之レヲ非トスルモノニシテ、政府縱ヒ之レヲ與フト云フモ、之レヲ排除スルヲ以テ可トシ、又々僧侶兵役免除ノ事タル、法教ノ性質上ヨリハ、之レニ贊同ノ意ヲ表スルニ躊躇セサントモ、其ノ實行ニ覺束ナキト、其ノ弊害ヲ豫想スルトノ點ヨリシテ、未タ之レカ主動者タルノ地位ニ立ツ能ハサルモノナリ、且ツ夫レ法教ノ獨立權上ヨリ云ハ、凡ソ政府ヨリ一ノ特典ヲ得ハ、之レニ伴フ一ノ干涉束縛ヲ甘ンセサルヘカラス、是レ政府ト、我カ法教トノ、共ニ欲セサル所ナルカ故ニ、已ムナクンハ兵役ノ義務ニ服シテモ、我カ法教ノ獨立權ヲ毀傷セサランコトヲ企望シテ已マサルナリ

第二編 既往。現今。將來

既往ハ歷々トシテ蹤蹟ヲ存シ、將來ハ茫々トシテ摸スヘカラス、而シテ其ノ中間ニ在ルヘキ現今トハ、如何ナルモノソ、若シ語ヲ切ニシテ之レヲ云ハ、一呼ハ既往ニ屬シ、一吸ハ將來ニ屬ス、一呼一吸ノ中間ナル一刹那、之レヲ現今ト云フヘキ乎

斯クノ如キ學理的ナル議論ハ今マノ要用ニアラス、依テ著者ハ茲ニ我カ法教上ノ既往、現今、將來ノ區域ヲハ、左ノ如ク分メシト欲ス

抑モ我カ法教、日本ニ傳來シテヨリ、上古、古代、中古、近古ノ時代ヲ過キ、其ノ今代ニ至リテモ、明治第一期ヨリ第四期ニ至ルマテハ、之レヲ既往ニ屬セント欲ス、何トナレハ、其ノ法教上ノ形勢、自ラ現今ノ形勢ト異ルモノアレハナリ

次ニ現今ノ法教トハ、今代ノ中、明治第五期ノ法教ヲ云フ、然ル所以ハ、本期ノ形勢ハ實ニ目下ノ形勢ニシテ、若シ何分ノ變遷スル所ナクンハ、此ノ機運ハ將來ニマテ繼續シ行クヘケレハナリ

爰ヲ以テ既往及ヒ現今ノ法教ニ關スルコトハ、前卷及ヒ本卷ニ於テ、大略論評シ畢リタリ、知ルヘシ、第一卷ニ於テ痛論シタル時弊ノ源泉、其ノ深キコト斯クノ如クナルヲ、然リ而シテ其ノ近古以降ノ法教カ、其ノ中古以上ノ法教ニ比シテ、大ニ法教ノ真相ヲ誤リ、以テ今代ノ上半ニ於ケルカ如キ法教ノ形勢ヲ招キタルコトモ、敢テ偶然ニアラサルコトヲ、然ルニ現今ノ法教ハ、既往ノ法教ニ比シテ、稍ヤ濁浪怒濤ヲ挽回ス

ルノ機運ニ向ヒタルハ喜フヘシト雖モ是レ唯々外物ノ刺撃ニ依テ斯ク爲リタルモノニシテ、其ノ内部ノ紛争喧シク、益々各宗門ヲ俗了スルコトノ甚シキニ至リテハ、日月ニ其ノ勢焰ヲ高シメト欲ス、豈ニ痛嘆ニ堪ヘザランヤ

然ラハ將來ノ法教ハ乃チ如何シ、將來ノ事、素ヨリ豫メ期スヘカラス、然レトモ既往ヲ以テ現今ニ照ラシ、現今ヲ以テ將來ヲ推サハ、又々未タ窺知シ得ヘカラサルニアス、顧フニ我カ法教家ノ通弊タルヤ、其ノ眼孔ノ透見スル局面、極メテ狭ナルニ在リ、故ニ已レテ見テ他人ヲ見ス、自宗ヲ見テ餘宗ヲ見ス、法教ヲ見テ諸外教ヲ見ス、又々一地方ヲ見テ他ノ地方ヲ見ス、日本ヲ見テ海外ヲ見ス、殊ニ東洋及ヒ西洋諸強國ノ我カ東洋ニ處スル所ノ趨勢如何シテ照察シテ、各宗教上ノ趨勢如何シテ對照シ、以テ我カ法教ノ是非ニ獨立自治ノ勢力ヲ鞏保セサルヘカラサル所以ヲ觀破シテ、當サニ其ノ處スヘキ處ニ處スル者ノ如キハ、寥々トシテ望ムヘカラス、若シ此ノ形勢ヲ以テ將來ニ持續シ行カハ、折角將サニ到ラントセシ法教獨立ノ氣運モ、唯々其ノ外形上ノ獨立ニ止リテ、内部ノ脆弱愈々其ノ甚シキヲ加ヘ、又々救フヘカラサルノ大患ニ陷

ラサルヲ期シ難シ、切ニ眼孔ヲ濶大ニ開キテ、我カ法教及ヒ國勢ノ如何シテ達觀シ、眞際着實ニ法教獨立ノ方策ヲ講セスンハアルヘカラス、請フ次卷ニ論出スル所ヲ見

ヨ

第四卷 法教獨立ノ必要ヲ概論ス

第一編 東洋ノ勢形ヲ論シテ日本ノ安危ニ及フ

第一章 東洋ノ大勢

看來レハ須彌南畔ノ一部洲ナリ、那レノ邊ニカ濛溟ヲ鑿リ、何レノ處ニカ墻壁ヲ築カ
ン、然レトモ洋ニ東西ノ別アレハ、自ラ彼此對峙ノ感ナキ能ハス、國ニ強弱ノ差アレ
ハ自ラ勝敗興亡ノ數ナキ能ハス、試ミニ東洋ノ地圖ヲ披キテ、其ノ版圖ノ如何シテ見
ヨ、試ミニ東洋ノ歴史ヲ緝キテ、其ノ變遷ノ如何シテ察セヨ、僅カニ日本、支那ノ二帝
國ヲ除カハ、他ニ一モ其ノ獨立ノ軀面ヲ全フスルノ國ナキヲ知ラン

第一段 印度ノ滅亡

顧フニ亞細亞ノ疆域ハ頗ル廣シ、然レトモ、亞細亞洲中ノ一大邦タル昔時ノ印度帝國

ハ如何ノ、其ノ一百五十五萬方里ノ地積ト其ノ二億五千六百萬ノ人口トヲ擧ケテ、克雷武ノ征略、容易ニ彼ノ狼狽饜クナキ英人晚餐ノ卓上ニ陳列セラレ、其ノ人民ハ重斂苛政ノ下ニ呻吟シテ、空ク亡國ノ怨ヲ吞メリ、廣大ノ疆土、夥多ノ人衆、内ニ風教ノ隆昌ナルナク、外ニ軍國ノ經紀スルナクンハ、何ヲ以テ其ノ悠久ノ獨立ヲ期セン、又々哀シカラスヤ

第二段 安南ノ滅亡

然ラハ彼ノ安南ハ如何ノ、彼ノ佛安條約ノ結果トシテ起リタル、佛將リウヰールノ遠征軍ヨリ、延テ順化府條約ノ成ルニ及ンテ、遂ニ安南ハ其名、佛ノ保護國タリト云フト雖モ、其ノ實、純然タル佛ノ屬邦タルニ歸シ、南北二圻、三十三省ノ中、其ノ國民カ賴テ以テ衣食ノ倉庫トスル所ノ地ハ、總テ佛人ノ占奪橫領スル所ト爲リ、其ノ王家阮氏スラ、僅カニ疲瘠一塊ノ山地ヲ保チテ、制テ佛人ノ颺指ニ受テ、以テ稍ク其ノ餘喘ヲ繋クニ過キス、此ノ叢爾タル一小國、素ヨリ永ク獨立ノ地歩ヲ占ムルコト能ハストスルモ、其ノ鄰境ナル清國ニ屬セシムルト、之レヲ彼ノ歐洲列國ノ中ニ於テ、互ニ雄

霸ヲ競ハントスル佛國ノ下ニ屬セシムルトハ、我カ東洋ノ面目ニ關スルコト、敢テ鮮少ニアラサルヲ知ルヘシ

第三段 緬甸ノ滅亡

然ラハ彼ノ緬甸ハ如何ノ、緬甸ハ實ニ亞細亞東方ノ一大王國トシテ聞ヘ、東ハ暹羅及ヒ支那雲南省ニ境シ、西ハ英領印度ニ接セリ、此ノ國舊ト南洋ニ面シタリシモ、今テ距ル既ニ五十餘年ノ昔時ニ於テ、彼ノ英人、印度兵一萬ヲ以テ其國ヲ攻撃セシヨリ、數度ノ激戰一モ利アラズ、或ハ償金ヲ出シ、或ハ英國使節ノ京城ニ駐劄スルヲ聽シ、或ハ南境ナルヤンコワン等ノ地ヲ割キテ和ヲ講シタリ、然レトモ、其面積ハ尙ホ二萬四千百八十平方里アリテ、幾ント我カ日本全國ニ比スヘキモノアリ、然ルニ近年ニ及ンテ、終ニ上緬甸ノ全地ヲ擧ケテ英國ニ併吞セラル、ニ於テハ、彼ノ英國カ東方亞細亞ニ於ケル勢力ハ、更ラニ一層ヲ加フヘキナリ

然リ、然ルニ緬甸亡國ノ慘狀ニ就テハ、著者、筆ヲ下スニ忍ヒサルモノアリ、請フ強テ之レヲ忍テ其ノ梗概ヲ陳セン、願フニ明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緬兵全ク敗レ、英

軍ノ總督ブレネルガスト將軍ノ王軍ニ進入シテ、國王ノ降伏ヲ受クルヤ、緬甸ノ全軍ハ悉ク離散シテ、王宮ハ空屋ヲ爲セリ、國王提保ハ英國大佐某ニ面シ、嘯々怨言シテ、我カ諸相及ヒ官吏ハ、先キニ開戦ノ事ヲ以テ我レニ勸メナカラ、其ノ危急存亡ナルニ及ンテハ、一人モ忠節ヲ存シテ其ノ身ヲ致サント憤發セシモノナキコトヲ訴ヘ、且ツ將軍ニ向テ國家ノ滅亡亦タ是非モナシ、唯々住慣レタル王宮ヲ出ツルノ悲哀ヲ怨ヤリ、切メテ暫時ノ名殘ヲ惜ムヲ容ルサレタシト云ヒケレハ、將軍ハ之レニ答ヘテ、憂情ハ左モアルヘシ、然レトモ我レノ國命ヲ帶ヒテ此ニ臨ム、私意ヲ以テ其ノ時間ヲ延ハスヲ得ストテ、左右ヲ顧眄シ悲涙ニ咽フ國王々妃ノ手ヲ取テ牽出タシ、之レヲ攜ニシテ印度ニ送り、尋テ英國ハ緬甸ヲ以テ印度太守ノ所轄ニ屬スルノ旨ヲ達セリ、嗚呼、是レ何ニ依テ然ルカ、蓋シ專制政府ノ弊習、滿朝ヲ腐敗シ、抑壓殘酷ノ處置、民心ヲ離散シ、柔弱未練婦女子ノ如キ者ヲシテ、國命ヲ執ラシメタルノ罪ナラスンハアラス

第四段 暹羅ノ安危

然ラハ彼ノ暹羅ハ如何ノ、亞細亞洲中、赤道地方ノ一王國トシテ、稍ク獨立ノ體面ヲ保テリ、然レトモ、其ノ面積ハ僅カニ二十五萬英里、其ノ人口ハ總テ六百萬、其ノ兵士ハ僅カニ一萬、國民ノ氣象ハ孱弱小膽ニシテ、國家ノ富力モ未ダ強大ト云フヘカラス、况ンヤ西北ナル緬甸ノ全土、既ニ英領ニ歸シ、東方ナル南安ハ、既ニ佛人ノ據ル所ト爲ル、唇亡ヒテ齒寒シ、安ソソ其ノ獨立ノ悠久ヲ期セン

第五段 朝鮮ノ安危

然ラハ更ラニ一步ヲ退キ、我カ隣境ナル朝鮮王國ノ形勢ハ如何ノ、其ノ空名ハ尙ホ獨立ナリト雖モ、百事支那ノ羈輓ヲ受ケ、終始其ノ威嚇ニ戰キ、爲メニ獨立ノ體面ヲ維持スル能ハズ、且ツ貧弱ナル一小邦ナリト雖モ、其ノ地勢正シク東洋ノ咽喉ニ當ルヲ以テ、今ヤ他ノ亞歐諸強國ノ一大爭地ト爲レリ、殊ニ勇悍猛烈、遠謀雄略ヲ以テ毎ニ亞細亞ノ全面ニ羽翼ヲ張ラントスルコトニ汲々タル露國ハ、圖南萬里、其ノ右脚ヲ既ニ中央亞細亞ニ翹テ、彼ノ阿富汗問題ヨリ先ツ英ト衝突シテ、遠ク印度ヲ併略セントシ、其ノ左脚ハ彼ノ西伯利亞鐵道ノ利便ニ依リテ、將サニ朝鮮半島ヲ據マント

ス、而シテ其ノ芳餌トスル所ハ、朝鮮ヲ己レノ保護國トシテ、支那ノ干涉束縛ヲ脫離セシムヘシト云フニアリ、是レ今日ノ夢想タルニ過キサル乎、然リ、是レ等ノ言ヲシテ永ク夢想ヲラシメハ、實ニ東洋ノ幸ナリ、然レトモ今日ノ夢想、不幸ニモ他日ノ現象ト爲ルコトアラハ、我カ國及ヒ清國カ、通商、兵事、總テノ國權上ニ於ケル利害如何ン、彼ノ清國ハ忽チ猛鷲胸下ノ物ニアラサル乎、我カ國ハ彼レガ銳眼利爪ノ邊ニ點在スル物コハアラサル乎、茲ニ於テ印度及ヒ緬甸、香港等ニ於ケル英國ノ地位、安南ニ於ケル佛國ノ地位、尙ホ思議スヘキモノアラン、此ノ際ニ當リテ、彼ノ最爾ナル暹羅ノ安危、亦々何ソ論スルニ足ラン、嗚呼、我カ國ハ僅カニ一葦帶水ヲ隔テ、朝霞暮烟相ヒ望ム、朝鮮ノ安危ハ實ニ我カ國ノ休戚ニ關スルモノ多キヲ知ラン

第六段 日。清。露。英。佛

印度、安南、緬甸ノ三國今マハ亡シ、而シテ暹羅、朝鮮ノ安危モ實ニ關心スヘキモノ多シ、現今及ヒ將來ノ東洋ニ於テ、互ヒニ其ノ雄霸ヲ競フヘキモノハ、實ニ日、清、露、英、佛ノ五國ナリトス、而シテ日、清ノ二國ハ、主位ニ在テ競ヒ、露、英、佛ノ三國ハ、賓

位ニ在テ競フモノナリ、若シ兵事上用語ヲ以テ之ヲ云ハ、日、清ノ二國ハ防衛的ニ競ヒ、露、英、佛ノ三國ハ攻撃的ニ競フモノト云フヘシ、尤モ商業上ノ利害得喪ヨリ論スレハ、彼ノ北米合衆國ヤ、獨逸ヤ、和蘭ヤ、伊太利ヤ、何レノ國カ其ノ競争場裏ニアラサルモノソ、然レトモ今マ列國ノ形勢ニ就テ、兵力上ヨリ東洋ノ局面ヲ大觀スレハ、彼ノ露、英、佛ノ前途、甚々我カ東洋ノ爲メニ深慮スヘキモノアルナリ

先ツ試ミニ彼ノ露國ヲ見ヨ、西曆紀元千五百年代ノ頃ニ於テハ、其ノ疆域僅カニ北歐ノ中央ニ點在セル、墨斯科ノ一侯國タルニ過キサリシト雖モ、其ノ堅忍剛邁ノ氣象、次第ニ其ノ版圖ヲ膨脹シテ、今マヤ其ノ疆域ノ廣大ナル、北ハ北氷洋ヨリ、南ハ黑海ニ及ヒ、東ハ大平洋ヨリ、西ハ波羅的海ニ至ルマテ、其ノ廣袤南北ハ六百三十一哩、東西ハ一千四百四十六哩ノ遠キニ徑リ、其ノ面積ハ世界陸地ノ六分ノ一ヲ占メタリ、而シテ其ノ地勢タル、歐亞二大洲ニ跨リテ、恣マニ其ノ鵬翼ヲ張レリ、而カモ亞洲ニ於ケル露領ハ、歐洲ニ於ケル露領ヨリモ、其ノ版圖ノ廣キコト、大約三倍ノ面積ヲ有ス、而シテ其ノ廣大ナル西伯利亞ノ如キハ、他ノ諸國人士カ、概テ認メテ五寒瘡瘡ノ地方